

海南叢書

第八集 闡道堂

雲茂琦著

海
南
禁
取
書

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編印海南叢書小啓

瓊崖島峙南陲。內聳五指蒼翠之高峰。外環萬里汪洋之大海。山川鍾毓。代有達人。其勳業氣節。載在史籍。昭昭然矣。至道德之蘊。發爲文章。或詞藻紛披。或名言至理。各有專集。未廣流傳。追念前哲。遺訓欲墜。滋可懼也。敝書局有見及此。爰搜集歷代諸先達家藏遺稿。彙刊成書。名曰海南叢書。凡章奏、記序、論辨、傳贊、銘誄、碑誌、行畧、祭文、祝文、簡札、公牘、以及詩詞歌賦、體無不備。計二十一種。分訂九集。定價大洋十二元。四折發售。各界人士。人手一篇。處則可以問學淑身。出則可以輔家敝國。尤其是瓊崖人士。欲窺見鄉先達之文章氣節。道德經濟者。更不可不口誦心惟。以步武前賢。啓迺後學也。此啓。

南海叢書全集目錄

集五			集四	集三			集二	集一		
張事軒	鍾筠溪	陳檢討集	陳中秘稿	天池草	傅芳集	涓丘集	鷄肋集	備忘集	瓊臺會稿	
張子翼	鍾芳	陳縉	陳是集	王宏誨	唐胄	邢宥	王佐	海瑞	丘溶	
集九		集八	集七	集六						
抱經閣	志親堂	白鶴軒	關道堂	筠心堂	揚齋集	松谿小草	許忠直集	梁中丞集	北泉草堂	石湖遺稿
馮驥聲	林燕典	韓錦雲	雲茂琦	張岳崧	王承烈	王懋曾	許子偉	梁雲龍	林士元	鄭廷鶴



闡道堂遺稿



闡道堂遺稿目錄

卷之一

序

重修沛邑歌風書院勸捐序

重修沛邑南大門橋勸捐序

籌捐六邑緝捕經費序

籌捐六邑種德堂序

勸捐六邑賑濟序

募修文邑東門外大路序

雲族賓興序

重修雲氏族譜序

種義田序

目錄

稿 遺 堂 道 關

目錄

同善社賓興序

同文社賓興序

文邑陳氏賓興序

一德社序

萃英社賓興序

海口文邑公所序

馬里馮氏族譜序

定邑胡氏族譜序

記

重修沛邑歌風書院記

新建六邑 萬壽宮記

改建六邑書院記

稿 遺 堂 道 闡

木山韓副使祠堂記

韓氏祠堂記

新設總管哨管鐵箭永靖黎境碑記

墓表

馳封文林郎增生雲定岸公墓表

例贈文林郎附生雲克齋公墓表

福建邵武令何玉沙先生墓表

慎齋王先生墓表

墓誌銘

王天爵先生墓誌銘

范月溪公暨林太君墓誌銘

傳

目錄

稿 遺 堂 道 闡

目錄

烈女馮氏傳

韓遵素暨配林孺人傳

像贊

王天爵先生贊

何玉沙先生贊

范月溪公暨林太君贊

韓 先生贊

祝文

沛邑祈晴文二

六合祈雨文三

六合祈晴文二

祭翰山張師入鄉賢祠文

稿 遺 堂 道 闡

告示

沛邑考觀風示

六邑考觀風示

曉諭忍忿息訟示

諭生童示 四條

初任六合通諭示

訓俗八則示

通諭士民示

戒訟示

諭衆家丁示

通諭示

查災曉諭示

目錄

稿 遺 堂 道 闡

目

嚴禁包漕示

通諭教門示

諭慎選保長鄉約示

創六邑賓興諭書院董事執掌示

通諭示

諭書役回任示

嚴禁妄控示

改建 先農社稷示

力勸節儉示

雜著

除邪編跋

安全社引

稿 遺 · 堂 道 關

雲氏祠堂條規

家勸 十六條

琼臺書院學規 五則

稟藩府辦災賑摺

請修考棚暨瓊臺書院呈

請修文昌縣城呈

請修文邑青藍炮臺呈

責前警後二箴

自箴

詩

雲少時作

端溪書院中偶成在崖廨府城

目錄

關 道 堂 遺 稿

目錄

都中春興三首

九月往興安途中二首

夜中有感二首

過潼關

過秦棧

甲申秋入秦客中閒遣八首

山行

途宿

雨後郊行

秋夜

野步二首

偶成

夜坐

關道堂遺稿

戊戌都中冬夜獨坐二首

北莊福地

碧池秋月

南極文峯

古寺晨鐘

西溪帆影

茅亭觀稼

東嶺霞光

雙樹團陰

端溪春日登揆天閣

嘉慶丙子入都五藍店中題壁

丙子入都途中寄懷道明叔父二首

丙子入都途中寄勉家中諸弟二首

關道堂遺稿

目錄

京邸送謝上舍旋里三首

送瓊郡太守朱海喬帥移任九江五首

京邸寄懷以美家四兄三首

過秦嶺

山行有感

冬樹

近俗每惑於鬼神風水日子有問及者詩答之六首

沛署夜讀有感即寄示書院諸生十二首

沛署夜坐四首

過義塚

留別沛邑士民六首

題孫鐵夫桐陰補讀圖二首

曉發

稿 遺 堂 道 闡

一醉

途中阻雨二首

秋夜六首

都中秋懷三首

丙申夏赴楊山任過滁州三首

晨起二首

晚眺二首

久雨

入道途中夜宿

題門生王鳳沼之父一枝居課讀圖二首

題廉訪陳敍齋師望雲追慕圖二首

道光甲辰告養回籍過梅嶺三首

燕京書懷百韻

稿 遺 堂 道 圃

目錄

寄友人王書軒六十四韻

輓翰山張師五十韻

卷之二

書

上節相蔣礪堂師書三

上相國湯敦甫師書二

上相國王定九師書

上方伯陳蓮史師書五

上方伯張翰山師書十九

上廉訪陳紱齋師書

上制軍林少穆書六

上中丞趙竹泉書

致觀察徐穉蘭書三

關 道 堂 遺 稿

- 致觀察朱紹庭同年書
復承德太守圖園橋書
復徐州太守潘書
復貴陽太守平樾峰書
致江蘇溧水明府劉眉士書
致江蘇金匱令江石生同年書
致文昌明府郭味蔗同年書
致勾容進士斐印川書
致徐聞廣文葉星峰書
致友人王書軒書
致友人林仁圃書三
致友人韓子布書二
致孝廉鄭栢山書

關 道 堂 遺 稿

目 錄

致林仁圃門人書

復江右吳子樸書

復符宗誼書

致范 岳父書

致大理正卿倭良峰同年書

致給諫蘇慶堂書

致殿撰朱朶山同年書

致太史任階平同年書

致農部正郎張仲昇世兄書二

致滇南學使吳和甫門人書二

復中丞陳勿齋同年書

復方伯蔣濂生世兄書

致廉訪黃壽臣書

閣 道 堂 遺 稿

致觀察龔衍庭書二

致觀察羅六湖同年書

致觀察陳春腴書

復太守王季海書

復粵西鬱林州牧葉西屏書

復山右保德州牧莫毅農書三

復粵西明府蒯婁生門人書二

復江右明府金子晉門人書二

復順德廣文范訂五書

致肇慶廣文孔貫亭書

致某書二

寄胞次伯父定岸公書二

寄胞六叔父榕莊公書

閣 道 堂 遺 稿

目錄

- 致胞弟茂瑰書十二
致家中諸兄書
致家中諸弟書二
致七弟茂瑞書二
致八弟茂瓚書三
致十三弟茂瓚書
致從弟以聘書
致族叔子魁書三
致族叔儀廷書六
致族叔祖瑜圃書
示長兒逢隴書十
初任須知
語錄

關道堂遺稿卷一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序

重修沛邑歌風書院勸捐序

竊以道不自宏。樹人實百年之計。義須急赴。成城在衆志之堅。安講院之興。模。廬生何幸。作荒庄之領袖。陸氏堪師。創建鴻圖。既風徽之未逸。振興駿業。詎籌畫以無方。是則馬帳空懸。孰周行之示我。鱣堂再構。賴將伯之助。予也。沛邑歌風書院舊矣。前宰迭更肇造。多士已荷陶鎔。無如經費無幾。輪藏未裕。董帷方下。孔鐸已停。市自散夫槐花。廷空陳夫匏葉。芸煙半榻。何來問字之車。夜雨一廬。嚶語鑿顏之術。此經營恢復。諸士不介而爭。而夢寐縈思。輒生遙逢其盛。茲值深秋之月。各盟仗義之心。矢寸念丹誠。一舉而虎闌比盛。共四鄉鼎力。百年之蟻術以興。攘臂爭先。富者固義形於色。樂肩其任。貧者亦力贊其功。務商榷乎悠長。匪補苴乎旦夕。毋謂親朋

序

一



可諉。灰心而徒事依達。湏知機會難逢。鼓氣而立回氣運。果其進憑一篲。諾等千金。倒篋傾筐。挾慕道之誠以吐露。成裘集腋。本急公之意以輸將。行見桃李新陰。冠童並集。經爲手版三千弟子之行。坐此春風六一先生之座。世沐詩書之澤。家推文獻之宗。道且將南。學何羨北。凡同捐之姓氏。行當壽以貞珉。士也無寒。看今日庇萬間廣廈。仁乎何讓。知此舉爲百代芳規。是爲序。

道光七年秋九月譔

重脩沛邑南大門橋勸捐序

沛邑南門外有感山。山外有縷水堤。堤外有小河。旱則衣帶水耳。澇則類巨浸。行者病涉。昔人曾伐石而橋之。今圯矣。鴨頭波蕩。雁齒痕鎖。當泥塗受辱之時。杯渡者誰。慈航難覓。履斯土者。日謀商復此橋。未舉也。余下車將三閱月。聞之甚喜。夫人心苟有陷溺。尙力爲拯救。況其身。吾志苟懷利濟。

尙欲遍天下。况一方。吾義所宜創建。尙自欲阻皇。况同心者衆。欲修是橋。吾知斯人樂善之誠。勃鬱難遏。其志其力。可大與有爲也。自古行方便者。不求便已。此亦可便已。談施濟者。不必濟衆。此則可濟衆。聞其風。覩此舉。孰不踴躍鼓舞。恐後爭先乎。吾願闔邑紳耆與客遊此地者。一乃心力。或贈滿籩或遺足陌。駕此長虹。成以不日。雖出一時慷慨。而驢背辱詩之客。春風側帽之徒。撫豐碑而頌某年某月某姓氏之力。詎有極哉。雖然。功非衆所貪。名非衆所市。蓋義氣發於自然。仁心本於素抱耳。他日有進履之子房。題柱之司馬。當有以識其微意云。

道光七年九月撰

籌捐六邑緝捕經費序

蓋以人身具天地之象。一邑亦具天下之局。身即天地。故不容私欲之留。而後身治。邑等天下。故不容奸慝之藏。而後邑治。六合當水陸衝衢。壤連九

邑。生斯土。涉斯境者。固多良善。而宵小竄伏。或亦難淨。夫吾民生聚多年。教訓多年。鄉井間友助扶持。匍匐如也。樂其何極。乃自有狗偷鼠竊之徒。逞狶突鴟張之勢。而雞犬桑麻爲不安矣。有何長計。僉曰。鳴官可。然官恃以緝匪者。捕役耳。維此窮役。果有鋤非種之誠。去害馬之策乎。卽使其誠。有其策。而力而拘以獻之官。解費多寡。惟捕者是問。彼役有何身家。顧勦捕適以自累。將計可七擒者。轉縱之七矣。罪可宜三殺者。轉宥之三矣。故經費無資。而捕役病。捕役袖手而閭閻病。閭閻不靖。而官長病。經費之籌。非今至急務哉。獨是計。取久遠。費宜充饒。孤掌難鳴。衆擎乃舉。爰是捐廉倡始。冀士民。乃心力。踴躍樂輸。共勦義舉。備立章程。用憑支發。庶役免累已。無煩象賊爲生涯。賊各寒心。不能仗役爲耳目。暴戢安良。戶不夜閉。願此舉矣。或曰。地方固以廓清爲事。然賊有有形。有無形。方今俗習日偷。機詐日險。相陷以術。相傾以智。相勝以力。人美則掠之。虛聲則盜之。馴至整爾性。戕爾真。汨爾天。攻之善拒。克之復熾。斬之滋蔓。日盤月據。出沒飄忽。仗靈

府爲淵藪。究詰而無方者。非心卽賊乎。賊在人心。世害倍烈。治之不更宜嚴耶。余曰富哉言乎。祛外賊急。祛內賊更急。守土者何日不望吾民之復性乎。雖然。律人先律己。且自澡雪。且自克治。同志繼起。安知無默應之神哉。余用是皇皇急而審諸腔子。

道光九年十二月課

籌捐六邑種德堂序

棠邑東門外有種德堂。自潘如君松創置。所以收養過往病人。設不活。則棺斂瘞。閱數十年於茲矣。堂中經費。取於附近店舖。邇來拯濟日衆。諸費難敷。欲普濟則力不逮。欲中輟則心不忍。董其事者。輾轉躊躇。幾無策。謀於余。余笑曰。諸君於是舉也。籌畫勤劬不計年。誰迫之。保全拯救不計數。誰迫之。廢已業。耗已神。爲四方無依賴者計。報終無日。惠終莫知。譽終不市。仍不稍悔。其徒勞又誰迫之。是皆出滿腔子。悱悱惻惻。肫肫懇懇之仁心也。仁則以萬物爲一體。仁則與四海痛癢相關。仁則力行方便。不求人鬼

之知。是心也。諸君得而先發之。豈得而私藏之。蓋無人不同具勃勃不可暫遏者焉。夫既人人具此心。是遐邇不周知此事則已。使彼得知之。又求助之。吾恐四方人士。踴躍勇往。爭先恐後。或更甚於諸君。不惟不少遜讓。且恨求助之晚也。或曰自道光九年來。捐輸三次。當荒歉頻仍。民力凋敝之時。前已捐矣。已勸矣。今又舉行。恐藉口於力之難繼。余曰。自古赴義若渴者。不以時艱力蹙爲阻。利濟情深者。每以坐失機會爲懼。視人猶己者。不以繁多稠疊爲嫌。奮發有爲者。每以始勤終懈爲恥。古語云。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時。力當拮据竭蹶。而拯困扶危志不少挫。傾囊篋色不少吝。是仁之量。愈擴愈充。而不可勝用。異日者。給刀圭而痛魔遠遁。慰旅魂而枯骨沾恩。歷年愈遠。義聲愈顯。雖非仗義者所冀望。而德積於陰。天厚其報。詎不可操券而得者哉。

道光十四年四月譟

勸捐六邑賑濟序

今夏仲霖雨爲災。慘於往歲。流離顛沛。民幾爲魚。雖撫恤已請於大憲。而帑項無幾。辦理不無竭蹶。因思已溺已饑之志。原不以窮達而殊。今茲目擊時艱。其前此之鬱結於中者。當必欲償其願。所望諸同人解囊倒篋。努力捐輸。一有成數。酌量措施。各率我性之不容已。而善米仁粟。卽爲億萬家續命之湯矣。

道光十一年七月 譔時捐廉制錢陸百仟

募修文邑東門外大路序

今聖人出而必蹈中和。履仁義。懸一大中至正之軌。以遵循者何。曰道爲達道。將爲天下示周行也。聖人出又必闢左道。塞邪徑。務使偏頗詭僻之說。不能淆者何。曰道非正道。當爲天下指迷津也。吾因此有感矣。夫道猶路也。庸人將道與路而二之。君子將道與路而一之。故其視道也若路。皇步帝

趨。不離此路。聖域賢關。必循此路。而止路之自我闢者。亦自我修。其視路也如道。馳驅範我。不敢詭道。榛蕪必闢。正以閑道。而大道之明於前者。期明於後。然則有衝要之路。而行旅不便者。獨非知道者所欲修乎。吾邑城東門至橫山橋。計五里許。孔道也。而表無列樹。崎嶇險巇。每當雲墨遮山。雨珠市地。鴻爪易印。鮪轍難尋。鳥爲滑滑之鳴。人作塗塗之附。欲前條卻。匪馬瘡之故。將行忽止。匪僕痛之故。屢而往。杖而來。羣嘆息於古渡斜陽之外。蓋此路之傾歎卑仄也。不知幾百年矣。余因譏伐石以築。僉曰善。爰設簿勸捐。將陳迹而新之。務使偏者正。跛者平。隘者闢。紆者直。所望踴躍爭先。共襄義舉。雖工程浩大。所費不貲。而存利濟之懷。矢成城之志。得同心之助。一旦鞭石而來。修築鞏固。向之視若蠹叢者。將轉爲康莊矣。彼邪說紛起。大道晦裂。天下夢夢不知道從。聖人闢之而人始曉。然於易遵易行之道者。不可視此路。而悟其故哉。是此役非修路也。正修道耳。繼自今如砥如矢。吾鄉人經由此路。其率履不越。無借引導者。獨行其道也。

並肩聯袂絡繹不絕者。與衆同道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相忘乎道也。而指歸素定。他歧難惑者。異端不能亂我道也。問征夫以前路。恍然有從容中道之樂信乎。遼王路即遼王道。不可判而二之矣。雖然一道也。一路也。舒緩赴之。謂一蹴之可幾。奮勇赴之。愈覺前程甚遠。而息肩駐足之無期。此其故又難索解於塗人矣。欲尋聖路者。尙猛加鞭策。庶奔逸絕塵。以造於會極歸極之地乎。吾不勝爲鄉人望。

道光十一年八月課

雲族寶興序

張子云。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夫才果不鍾於天乎。何以有嶽降嶽生。五百年有名世之說。然才盡鍾於天乎。則陽道州六年不出戶。何邵公十七年不窺門。桓新卿五年不窺園。太白感磨杵而勵志。孝侯聞三害而師陸寧之勿休勿臥。邵之不扇不燧。路牧羊承牧豕之不輟聽誦。彼獨好刻

苦哉。蓋惟術業精。而後地天不我制。問學遠。而後才華乃勃發也。雖然學不勤不成才。而或作養無資。引翼無具。亦可慮。吾觀千古巖阿跽伏之英。非盡無翼奮天門。首躡雲路之志。而氣欲吐虹。家徒立壁。欲負千里之笈。而不能。欲鑿雲場之戰。而無助。誰薦相如之賦。徒碎伯玉之琴。西笑心殷。南圖坐困。此劍氣埋光。英雄所爲氣短也。某耕憑破硯。倖捷南宮。館綬紐章。幾十寒暑。而憶前此風雨一窗。蠶鹽茹苦。春秋兩試。南朔奔波。族黨之依助殷勤。依依如昨。因念我知苦學。亦欲族中飭館學中之味也。我擢科名。亦欲族中叠邀名位之榮也。我貧而賴人助。知族中求名者非不翼將伯之助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管子曰。百年之計樹人。培植可少緩哉。通籍以來。極力撙節。祿入不敢自封。前已捐入本房祖祠一千餘千。茲另捐錢三千千。備闔族賓興之費。繼自今或應試。或射策獲售者。援例者。奉檄之任者。皆次第量助。雖爲數不甚豐。然亦不無涓埃之補矣。或曰。所望佳子弟。豈徒授巍科。獲聲華。遂大爾門哉。志士鑽研數十載。

惟躬行心得。窮理復性。爲切要之圖。探聖賢之奧窔。追名臣之軌轍。瀾狂也而謀障。道裂也而期明。作國家之長城。樹鄉邦之儀表。此其亟當激勸者。胡專賓興是務。而不知助其成名正迫之以副其實也。且夫龍之去淵而天也。風雨奉之。士之濡跡匡時也。權位濟之。使握瑾瑜而無由。投獻寶光弗現矣。抱才畧而無由。陳策麟閣難圖矣。今假以就試釋褐之資。則前此抱膝空山。爭濯磨以正其本。後此勒名鐘鼎。爲君民而吐其奇。經濟根至性而來。祿位實夙學之驗。事固有同條而共貫者。而非世所謂麒麟植也。族之髦。族之彥。安知不悉此隱衷。孜孜焉。矻矻焉。奮翼鱗以副渴望。則今善舉之成。固英華輩出之兆端哉。是爲序。

道光十五年七月撰

重修雲氏族譜序

我族之譜。前明修者再

稿 遺 堂 道 闡

序

國朝脩者三。歲甲辰某乞養回籍。族衆環告曰。譜自壬戌重修。今餘四十載。物換星移矣。修亟矣。某心嘉之。謂非念葛藟之庇。與頰弁之歌。不覺修之迫切也。不修則戶口繁。菀枯異。有視同陌路矣。不脩則住址散。情緒判。有視等胡越矣。且修之不的。則灌夫冒灌。衛青冒衛。而眞贋難分。修之不精。則籍談忘祖。桐門賤宗。而本原易昧。譜不急纂可乎哉。雖然。我先世所以立譜垂後。意果盡於此已乎。吾觀世之譜牒。有爭侈閱閱。特示赫奕者。果爾。必七葉珥貂。五張列戟。而後可篤宗盟乎。其失也陋。有竊附名賢。影倍聲光者。果爾。則新莽誇黃帝之胄。崇韜拜汾陽之墓。曾能邀其蔭庇乎。其失也鑿。然則名世系。詳支派。紀生卒。婚嫁宅兆必錄。藏否褒貶必備。庶可維繫人心。勸懲來葉乎。不知此特顯然燦著之迹。未悉隱然聯貫之微也。蓋眞知譜者。吾自不必有譜。此心常覺有譜。天性中有無字之譜。楮墨間卽有井然之譜。不以譜視譜。而以祖視譜。不以族視族。而視族卽祖。橫而覽似愈遠愈疎。直而追則愈親愈近。抉本探原。愛敬不期自學。不者

一一

關 道 堂 遺 稿

味爾祖。即忘乃身。錚錚焉編輯。是勞奚爲乎。今丙午春。在局諸人。悉心商榷。杜其冒。補其漏。頗無踳駁。已付劄劄氏。然吾竊思之。徒寶紙上之譜。鑿爾天。伐爾性。穿爾胸。穢爾名。是視祖訓如弁髦。雖裝璜什襲。東似牛腰。謂有譜如無譜可也。謂已修等未修可也。果克寶心中之譜。謹乃衾影。敦乃儉紀。肅乃家政。樹乃品骨。是見父祖於羹牆。將燕翼垂休。鳳毛濟美。謂肉中有天然之家譜可也。謂目中有立興之族運可也。念吾祖自陝而粵。自元迄清。一脉之傳耳。今計丁口數積八千。且宜粵卽家於粵。設非功薄德厚。蘊積冥冥。深人民窟窟。石公祠。樂公社。已不能建於當時。又烏睹麤綿椒蕓。人文鶴起。閱六百載而永食天報。方興未艾乎。後之讀譜者。欲迺前光。恢先業計。惟澡雪其性。淬厲其學。魚魚雅雅。爲

天家柱石。作吾道干城。而韓桐謝樹。寶桂田荆。日培植於階所。將祖靈欣慰之狀。卽現睫前。夫祖靈何在。在吾心耳。是故知存心善事。心可格祖。可鳩宗。可言譜。

道光二十六年夏月譔

種義田序

聞宋希文置義莊。明陳士賢置思遠莊。爲贍族計。少難其事。渴慕之。通籍後。創闡道堂。實與捐錢三千千。通族皆普及。而近親尤欲加厚。念吾祖自維山公籍平昌。雲仍蕃衍。克誦清芬。至本支端陞公。遶鼎革。輾轉兵燹間。纂舊緒而光大之。旣以歲薦入成均。更課孫子。績學養選明經。二百年來。繼繼繩繩。食德服疇。用振門閥。揆厥由來。絲髮皆祖恩也。不忘祖。卽難忘祖所出之血脉。居住雖分兩地。氣誼仍屬一家。未忍以隔閡視。現復創種義田。捐錢一千千。俾周親之婚嫁喪壘童蒙攻書。皆有依助。至孤寡廢疾。實無依倚者。並爲分潤。計數雖微瑣。亦聊寄庇本根之意。故田名種義也。夫曰田則區域有限。田而曰義。則萬頃千畝。寸心擴之而有餘。善米性木。百穫計之而猶倍。歲之無惡。以降康不自天耳。且夫一人種之。不如衆人種之爲愈。

也。一時種之。不如時時種之可久也。蓋此田無疆界可限。無賦稅可輸。惟日懷非種之懼。同深樹德之謀。根莖既培。枝葉自爾翳鬱。至種之之法。似甚易卻甚難。夫受中天地。固嘗情爲田。心爲田。泊束髮就傅。又嘗視爲田。紙爲田。果其去畦町。防越畔。負筆耒。勤目耕。性根心苗。立視日新月盛。歲必富。秋必收。方寸間定不受旱勞虐也。古所謂厥田上上。方茲蔑矣。其易孰甚。然或鹵莽滅裂。舍己芸人。父畜也不之播。仁粟也不之穫。即使禮耕義種。粗解薰心。而作而忽輟。長由於助。偶爾穗姿。終等耒種耳。其難孰甚。所望共此田者。思銀圖易。勿以間田視。勿以惰農安。於靈府中置倉庾。於泰宇內廣樹藝。於筆札間定豐穰。封胡羯末。聯爲通力合作之儔。各有世守勿替之計。君子之穀此乎貽。曹倉之富此乎寓。功既綿密。志復協一。則非徒一人種之。一時種之也。有此種而讀書之種出其中。將相之種亦出其中。用以亢宗續緒。吾祖之靈不大慰哉。吾知立義爲地。曾孫田之誕降。嘉種屢豐。作頌定有邁種。才出其間矣。謹序。

道光十九年誤

序

同善社寶興序

數鄉而默助朝廷之化。一舉而陰奪氣運之權。不假道人之徇。黨正之書。而善氣薰蒸。秀良者鼓舞於不覺。軌法者斂戢於無形。曷恃乎。其惟旌別淑慝乎。夫大樸之散也久矣。將舉一世而孩之。胥返於渾渾噩噩淳淳悶悶之古。其勢固有所不能。將聽其狂瀾自倒。汙俗相染。志士鬱鬱。宵小橫肆。幸獨醒而忘衆醉。其心又有不忍。際頽風日甚之秋。誰無痛心。仍多袖手。不敢品評於月旦。徒懷皮裏之春秋。此自了漢之肝腸。而非力維風教之君子。甚矣砥柱三門。與人爲善之難。其人也。乃不意。良甫陳大兄。已熟籌勸懲之方。而聯爲一社矣。夫善賦於天。東海西海之聖人。與我同。上古中古之聖人。與我同。奚待勸。然處濁世而莫爲激勵。有負異懷奇之質。罔識聖涯矣。個箇磊落之英。甘爲樵笑矣。甚而握鉛懷策者。幾忘奪錦標而擲天庭

關 道 堂 遺 稿

矣。志氣不鼓。詩書莫靈。賢豪不出。川嶽亦恥。今社中已於赴棘闈拔巍科者。分別獎勵。章逢輩何庸拔劍斫地乎。不爲揚眉吐氣乎。不加圭璧束躬乎。是用勸而各妙於勸。至於吾性中本無惡也。奚借懲。然積習相煽。白沙在泥。有與俱黑者。往往觸蠻尋釁。健訟忘凶。文網自投。身家不顧。甚至居鄰。王烈難絕盜牛之夫。才謝張儀。偏學盜城之策。莠民不鋤。良善何由安枕。寄裘不作。不賢必化而爲賢。不才當化而爲才。今公議淳惡條欺慕詳。是亟懲將無事可懲。此社所以名同香也。雖然社中人之渴望。果盡於是乎。夫善量無窮。不容以小善自域。泥金報帖。花看長安。善也。而要必植其品。印纒綬若。腰黃眼赤。善也。而要必優於德。洗天浴日。聲施爛如。善也。而要必衷諸聖。蠅蝸蟻渡之地。萬善之根基。綱常倫物之間。至善所昭著。必極意擴充。從善有賁育之勇。而後見力量之深厚也。若夫惡。又當密爲推勸者。夫作奸犯科。爲衆孟賊。固宜筋撻。然無衆善之惡。有獨知之惡。無螫人之惡。有自賊之惡。則刻責必嚴。而痛懲宜速。自恕慣則生平無毫髮之非。自訟深。則計

日有邱山之罪。彼樵魯輩尙防其備規錯矩。矧儒衣冠。而廁庠序者。不尤當逐細糾繩。爲渡迷津之筏乎。誠能堅守弗懈。則社中無可懲之人。合社享爲善之樂。海濫也而有鄒魯之風。偏隅也而有大同之象。行見太史奏德星之聚。遐邇矜式焉。則倡立此社。識慮不深且遠哉。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課

同文社賓興序

賓興之典。肇自成周。然吾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賓興。卿大夫三年大比。攷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推其意。並不以勢位相豔。爵秩相角。而壹意於講道論德。磨鈍礪節。內之重則外自忘。落其榮。斯實之存。續其學。以繼道脉。傳聖諦。而飾浮文。以炫世者非學也。儲其才。以充性量。肩世局。而工藻績以獵名者。非才也。爾時士薰其風。熟其業。相忘乎道術。鼻間栩栩。然得失毀譽。不擾其天。彼朝廷之名位權勢。尙足以誘我餌我。令生歆羨乎。

稿 遺 堂 道 闡

然而無干於世者。世偏急以干我。久忘於名者。名正樂以追我。是故丹鉛琴瑟。簪組之根也。琢磨砥礪。圭爵之基也。冠屨詩禮。襟帶春秋。民命之所托也。古所謂賢者。能者。何必非今之握鉛懷槩輩也。然則朝廷欲以禮羅。舍士林奚屬哉。獨是三古而後。鄉舉里選之法廢。漢晉下薦剋盛行時。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至隋場始設進士科。唐武后復加殿試。後爲定制。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每當黃吐槐花。紅占榴實。有志者孰不作白日上青天之想。乃或鯁化久殷。龍門難赴。雖凌雲有賦。奪錦有才。而阮囊羞澁。貧斧難籌。將拔劍斫地。日撫相如之壁。欲碎伯玉之琴。而塔上第。斗下第。徒付諸杳茫一夢。尋之無迹。占之無驗矣。煜齋邢君。心焉奮之。爰勸四鄉。融金。依助春秋闡。酌量以贈。有餘則助輸稅之不前者。余思吾邑賓興最盛。今煜齋又鳩集近鄰。數月歲事。志力旣奮。必有嶽奇瓌偉之士。起而應之。神機所感。必有磅礴勃鬱之氣。凝而洩之。異時振翼雲漢。垂光虹霓。人參玉筍之班。名入金甌之上。國家得人之慶。未必無補助於其間。一舉兩得。伊誰之力。其

煜齋功乎。煜齋曰。功在父老。而父老曰。功在四鄉。四鄉曰。不敢盜人功爲己功。夫惟不自多其功。而功欲朽不能矣。或曰。輸稅事無與於禮士勸賢。奚避及。不知士果賢。無不欲早完。

國課。民氣恬士懷暢矣。是謂不類之類。謹序。

道光二十七年夏初譔

文邑陳氏寶興序

國家文教昌明。海嶽孕奇。英雋迭出。冠履詩禮。春秋襟帶。襲溫恭之黻衣。披禮義之繡裳。角折五鹿。座升七寶。筆花璀璨。輝映奎壁。墨香飛灑。吐吸烟雲。祁祁濟濟。聯翩於龍樓螭陛。大展洗天浴日之才。卽邊徼瀛壖。皆含和吐氣。攀麟附翼。貢其名。耀其采。脫其穎。以補黻

皇猷。羽翼聖道。非地氣使然。

聖教之涵濡。

稿 遺 堂 道 剛

陳化之翔洽。默有以啓發其靈明者。平昌崇儒重學。巍科騰仕踵相接。士素
淬厲。惟距羊城千八百里。燕京九千餘里。當槐花散馥。榴實徵祥。賦有凌
雲。橋思題柱。而西笑某殿。北行鮮果。鵬翮欲舒。鳧趨每阻。易盡三條之燭。
難持三日之糧。舞蔗狂歌。徒欲學昌黎伯之送窮耳。雖呼將伯。誰實助之。
吾友良甫陳大兄。少雄於文。舉茂才。屢躡棘闈。壯心未已。憤寒酸之寡助也。
念應試之艱辛也。冀宗人之飛騰也。爰鳩族衆倡立賓興。爲春秋試助外。此
院試及武科援例者分別酌給。井井有條。數年後將建宗祠以團聚其同邑之
子姓。恩誼篤矣。捐資裕矣。仗助厚矣。義氣鼓動。運會於開。志願堅凝。響
應必捷。此後文星團耀。椎魯也而智慧之。蓬華也而絃誦之。菽糊也而軒冕
之。翼近天門。首驥雲路。其將慰其素願乎。鴻遇順風。魚縱大壑。其足方此
得意乎。然而良甫兄之懇勤於是舉。不專以此爲志。併不以此滿其量也。夫
朝廷額俊數百年矣。試官疊出。海恐遺珠。試提學而報捷者。歲萬千人。試
春闈而獲售者。三年以千餘計。爾時香采芹藻。花攀桂樹。宴趁櫻桃。春

風競馬蹄之疾。雷電誇鯉尾之燒。泥金帖到梓里。喜溢眉尖。謂得稽古力。而試思

聖天子搜巖剔穴。飢渴旁求者。僅擇能撥科第人乎。億萬姓延頸舉踵。望救水火者。僅求能博富貴人乎。果爾則忒位梯榮。不朽之事業已全平。何以古聖賢闔望後進。明體達用。躬行心得者。全不類是也。蓋學問必探其本原。焜耀終歸於品詣。有存至貴於科目外者。而貴乃直貴。有別可尊於仕宦外者。而榮乃真榮。歷觀千百年來。擢高第。據要津。勢燄薰灼者。不勝屈。乃不旋踵。而塵飛灰滅。又古觀英諦不以高位顯。不以無祿晦。而後葉俎豆之者。究非因其名位通顯。特爲尊崇。固知視榮祿等於腐鼠者。矯溺聲利。而忘實德者陋。果其目耕心織。酌雅稟經。端性行。砥名節。不自利自私。汲汲於衛道濟世。一日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將名埒泰華。功勒鼎鐘。豈徒一族一鄉。以手加額哉。是良甫兄所渴望於族中俊彥。而期大慰其傾企者。余故喜而表出之。謹序。

一德社序

至德之世。行壤墳。視顛顛。臥居居。起于于。一如未鑿混沌。一如新生之憤。相遇以天。相忘乎道術。渾不知所謂善。烏藉勸。了不知所謂惡。烏借懲。自太樸一散。洵穆風微。先王慮之。汲汲焉三物。賓興之八刑。糾之黨正。書德行。道。鑿族師書。孝弟睦嫺。加以贖撻。徇以木鐸。如立一梯。以翼之進。如設一坊。以防其潰。先王豈自苦若人。不憚勞動委曲哉。將使遊化字。集文囿。鵠音不作。犬足生蹙。以復淳悶之初也。吾鄉素古樸。粉榆誼洽。守助情敦。深識者。猶望其比戶可封。慮有秀民梗化也。爰釀金立一德社。每年立一期以團聚。其同社者。蓋將鼓勵英賢。剪鋤奸蠹。以勸懲寓彰瘴之意。潛翼世教於悠久焉。夫三古以還。歷朝令甲。顛若畫一。炳若丹青。豈不足深入民隱。而鼓舞其神。乃天諭煌煌。而扶藜杖。披草服者。渺不知其何以引翼。我厲禁我。悵悵何之。如蒙未發。蓋委巷荒陬。實道人所不及徇。耳目無借而新也。

况邑分百十鄉。鄉分百十戶。氏族歧之。住址隔之。愈不免胡越視之。情趣判之乎。而今則萃諸村爲一社。訂條約而易遵。其洽比之情之篤如此。從來豪傑之士。無待而興。投筆題橋。祇自吐其奇氣。棄繻奪錦。本自表其英風。必借比鄰以展鸞鳳。毋乃瑣乎。不知氣以激而愈奮。情以勸而愈鼓。龍皇之極低才亦化爲英豪。善氣所薰。指日而立轉運會。自古俊髦輩出。道續千聖之脉。文起歷代之衰。雖其人克自樹立。何莫非扶植導引者。有以默助一臂於其中耶。而今社中之興賢。能勸人才。又如此。抑又聞之。非宅是卜。惟隣是卜。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古人擇居何慎若是。蓋恐對字連衡。良參以莠。薰雜以瘠。而雞犬桑麻爲之不靜矣。昔顏涿聚終學於孔氏。管敬仲薦盜爲公臣。梁上君子見化於仲弓。盜牛之夫悔生於王烈。天下原無不可變之才。而痛改於事後。何如鈐勒於幾先。懲創於己形。何如密制於未熾。蓋俗卽甚淳龐。而防微杜漸。密尙慮疎。庶可懲者。悉無可懲矣。而今社中之禁宵小靖匪人。又如此。其科條詳密。勸戒分明。一人議耶。一時計耶。有參差未相

印耶。有勉強而遷就耶。蓋衆情浹洽。已不知幾經歲月。而結爲此社。故名曰一德也。嗣後翱翔義圃。寢饋書城。里號鳴珂。門名通德。翼翼濟濟。共酌衡衢。必歸吾社中人乎。庶無負建社意乎。是舉始於林君學漢。而志堅成城。又賴同類之衆。故喜而爲序。

萃英社賓興序

自古英雋輩出之名區。或望其鬱鬱葱葱則曰氣。或占決於百十年前則曰數。或默聽其儒來則曰命。或訝降生之奇特則曰川嶽。此皆未洞燭本原。眞儒不道。蓋人才者。人之氣志爲之。術學爲之。而實平時得人培植。而激勵出之。瓊郡孤懸海表。其俗崇儒術。尙質樸。敦禮教。於中原氣象無多讓。惟距燕京九千餘里。距羊城千八百里。

國家右文重士。澤普儒林。每大比之年。槐黃之際。握瑾懷瑜者。莫不躍躍欲試。冀參玉筍班中。無如囊多羞澁。旅費難籌。輒不禁望龍門而中阻。展驥欲

以無由。豈行滕之難治。實依助之無人也。吾友那謨等心焉憤之。爰糾集附近諸鄉創賓興局。起而應者翕然如響。自應試迄通籍。皆量爲資助。存積既饒。將建社學爲公所。名曰萃英。條規井井。斟酌詳備。自時厥後。三千鯉浪。登者不覺其高。九萬鵬程。搏之立見其衆。一日之瓶議。將千百文人之志力爲加奮。才華爲倍振。聲價爲益高。而諸同人之婆心猶有進焉。夫古者賓興之典。蓋興賢者能者。而未興之先。欲書其敬敏任恤。則有待書其德行道藝。更有待自非誘掖有素。鼓勵多方。勸規不懈。舉翹秀而匠成之。化顛蒙而智慧之。民鋤其莠。俗滌其汙。泮不集鶚。屋不穿雀。烏覩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俎豆莘莘。多士濟濟哉。此賓興之資。將使邑儲。公輔之器。而亟欲蒸髦。而萃英之社。又防俗爲將倒之瀾。而導以復古也。或曰。本邑已有賓興。鄉井何復設爲。賓興本惠士林。風俗何計及爲。不知與人爲善。患其少。不懼其多。古道相敦。俗果淳。而土愈盛。是舉成。吾知諸同人以德相砥礪。以義相切劘。以賢哲相激勸。以經訓相啓沃。將圭璋品望。一出而爲。

國柱石。鐘鼎紀勳焉。吾知各里中樵夫不復笑。調人不煩設。觥盞不能加。綉武不見服。將善氣薰蒸。一變而風追鄒魯。比戶可封焉。某水某邱。依然舊樣也。而士習民風。概爲一新矣。不大有助於作人之雅化哉。余適乞養回籍。聞其事而樂爲社中人。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譔

海口文邑公所序

文昌公所。自有文昌以來。未創之館也。今創之曷故。蓋緣瓊郡海口。爲商賈輻輳。水陸衝衢。我邑人之讀易而期三倍。讀書而慕懋遷。究天官阜通之義。察春秋欲羸之文。逐什一。種子母者。每於此焉。萃蓄久之。而藏市者。踵接肩摩。久別家園。踪等桃梗。歲時伏臘。同里者。不有勝地以集簪裾。通聲氣。抒欵曲。道殷勤。吐蘊結之胸臆。暢彼此之襟期。將旅况蕭索。雖有弦高之智。范蠡之富。安能鬱鬱久居此哉。嘉慶二十五年某某首倡議。鳩同人

捐輸。遞年存積生息。而文昌公所立焉。未幾贊襄者寡。所存寥寥。道光十七年符某某視義舉之普濟也。懼前功之將廢也。復聯同志續捐。大小慶肆不遺。統前後捐數得銀三千餘。立規條。核收支。謹執掌。井井有理。計深慮遠。自時厥後。春秋祀天后。酬鴻恩也。秋甲贈花紅。崇斯文也。挈眷赴任。許駐行旌。慰旅情也。同里抱屈。衆代伸雪。拯人厄也。經畫何美備哉。當其按貨按舖抽派。數亦無幾。而積日累月。集少成多。計羨餘。防耗蠹。置產業。神德精竭。心籌口商。從今總計而儲蓄已饒裕可觀矣。而經理者之勞勩。亦已閱數十寒暑矣。夫服賈者之工心計也。類操九九術。冀獲奇贏。其昕夕皇皇。夢寐交縈。祖白圭之棄取。營郭家之金穴。諒惟自私於己耳。今獨取所蓄以濟人。且發善念。勤理料。祇海口一隅耳。今乃推其惠以周通邑。廣其施以垂奕禩。食德者。能不知飲水思源。相與保護扶持於勿替哉。篤里閭親暱之誼。體積年創造之勞。欽設立條款之精。厯慎終如始之意。將廓而大之。擴而充之。爲吾邑不朽之盛典。後來之秀。當必樂從事也。卽今日所深望於

繼起者也。謹序。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撰

馬里馮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牒。與國之有史策。其維繫一也。而要其爲恩誼。固本根。厚風俗。聯人心者。譜爲最。世之言譜。盛矣。然或採摭糺雜。斷鶴續鳧。爭欲附麗。闕。爲家乘光。徒令人誚其遙遙華胄。故史不徵實。非信史。譜不徵實。亦非信譜。吾邑馬里馮氏。衣冠族也。始自文輔公由閩宦瓊。因家瓊山。自世諫公移籍吾文。子孫繩繩。敦龐純固。不墜先聲。今年夏思璵兄鳩族衆謀修譜。斷自諫公以下。不龐雜。不掛漏。井井可觀。既歲事。問序於余。余惟修譜之要有三、一、不忍往者踪跡之湮。一、不令存者生齒之混。一、不使源流支派之淆。使後人追養繩武之有自。凡譜之義大抵然也。而思璵兄之意更有進。今使遇人而責之曰。爾保無戕宗族。則適然驚。爾保無慢祖父。則竦然愈。

驚。乃或問族姓之原本則不知。問本支之衆寡則不知。問昭穆之親疎又不知。證引無據。必感慕無端。將強之洽恩義。鬩痛癢。勢必大有扞格。是始而隔閡視矣。繼而陌路視矣。繼且入吾室。操吾戈。伐吾宇矣。彼豈生而有欺族慢祖之心乎。積漸使然也。今馮氏譜紀載之詳如此。甄別之嚴如此。後之人窮源溯委。誰不洞然於血脉之聯絡。推暨之易周也者。是譜成。吾知必有惕然於中者矣。夫生育既繁。或有不帥教之輩。然觀是譜混似續者斥。干倫紀者黜。將不肆不犯。非幾不貢。凜凜然恐一朝失足。悔不可食。此亦如國史之誅伐不阿。不容雌黃也。然是譜成。吾知必有躍然於中者矣。生平誦葛藟棠隸諸篇。每期上治下治。共篤宗盟。況今者一本非遠。萬派同歸。將廸惟前人。光以垂憲。乃後父有薪子則荷之。祖有視孫則執之。鳳毛濟美。用克丕承。無疆休。或曰。徵先德之厚不至此。或曰。徵後葉之賢不至此。不意感奮於無窮。保世以滋大乎。此又如國史之褒嘉示勸。令人企慕也。夫是非明。而國以立。倫理正。而家以肥。天下可作如是觀也。又何疑馮族之必

大也哉。

道光二年夏五月譔

定邑胡氏族譜序

古所謂世家。謂世其道德。世其勳名。世其文章經術。始令人奉爲文獻之宗。非謂巷聚烏衣。床盈玉笏。遂爲廉讓之鄉也。非謂瓜綿椒蕃。人稠戶密。遂爲通德之理也。更非謂祖冒林逋。系附子喬。遂爲簪纓之冑也。蓋闢百代之鴻基。規模必期遠大。續累傳之統緒。彝訓每視欽承。故觀其讀楹書。保祖硯。誦先人之清芬。廼前光於勿替。斯高曾之垂裕見焉。孫子之式穀見焉。而家世之闕閔氏族之綿延亦即見焉。嘗讀定邑胡氏家乘。而慕信矣。胡於豫章爲右族。代有偉人。明永樂間。州判諱欽公奉其父主事諱興公自廬陵家於定。四傳至一齋公。進士起家。旬宣江右。有斷鬼石王燈籠之聲。先緒至是不振。爰纂修譜牒重本也。奈舊譜灰於兵燹。半無攷。或乏嗣。在近

俗必影響傳會。自詡遙遙華胄矣。乃十世祖上珍公。重纂之。不以上世烜赫之名。妄紀於入瓊之先。不以後葉無徵之派。輕綴於無嗣者之下。其審確精嚴如此。夫豈不欲詳其原原本本。風示來茲哉。而第思家族蕃熾。原於恩誼之聯洽。先視於系屬之親疎。審於昭穆之分明。先定於一本之推暨。倘妄加鑿空。換徹宮。是明示人以疑竇。將對上祖而孝敬非真。對宗盟而肝膽亦隔。彼實一本推暨者。或疑爲非矣。實有系屬可辨者。反疑爲淆矣。是有譜以來聯洽。將不如無譜之爲愈也。且夫攬撫失實。疑信雜取者。徒欲震耀耳目。掩寒門以廁上品耳。乃由君子觀之。蒼書而巧飾浮華。褒譏不爲實錄。孫子而虛誣祖父。仁孝不可對天。今胡氏譜之紀錄必嚴。搜剔不漏。其一經傳德。七業傳家。則燕翼之貽謀遠也。而何讓杜氏之寶田。其衣冠萃會。詳卜升卿。則雲礽之繩武盛也。而何遜祖德之能述。其恩明誼美。休戚相關。則葛藟之本根庇也。而何有尋斧之相繼。其支分派別。血氣流通。則一脉之貫注長也。而何有梁公之竊附。是真以德業詩書爲作述。非徒七葉金貂。千年

血食。爲世家者也。而其譜爲信譜。足備攷鏡之林矣。是歲冬。揚廷昆等復以重梓聞。是舉也。豈特一時孝思哉。愛敬爲同具之天真。孝友以感觸而倍發。而見後茲之親親長長。休風翺洽。魏笏而奕葉寶之。李集而花萼名之。仁讓之風氣。釀爲太和。固有方輿而未艾者。况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方伯之功德在人。其垂憲乃後。用克丕承無疆休者。不意見其公才公望。翩翩蔚起。上而與中古家匹哉。

道光二年除夕前一日譔

記

重修沛邑歌風書院記

沛邑歌風書院。創自前宰補齋鄭公。繼而中綴。余於丁亥抵任。延衆紳葺齋舍。鑄管火。并建文昌閣。前後捐項得大錢壹千壹百千。重開講席。絃誦復聞。一時稱盛。夫學有本有末。端品行。以法聖賢本也。工學業。以弋名位末也。善學者。日事存養。推餘力以習文藝。則本末兼該矣。士知學。學知道。俎豆莘莘。風淳俗茂。不幾臻比戶可封之盛哉。余不勝惓惓爲沛人望。是爲記。

道光九年五月撰

新建六邑 萬壽宮記

棠邑城內外諸不經廟甚盛。而

萬壽宮獨未建。闕典也。元真觀舊奉佛。今火之。爰就廢址。改爲

聖人之居。轉移頃刻。觀若

龍光。繼自今春秋拜謁。不獨三三微臣。藉抒葵向。都人士亦得以瞻就雲日。倍貢肫誠。不尊世尊。而尊

至尊。人心其日趨於正哉。

道光十四年四月課

重建六邑書院記

棠邑書院久廢。欲興復久矣。而無力。適見

文廟旁有神祠。基址高爽。屋宇闓麗。間其神。則非羽翼吾道。功德及民之正神。本不宜祀。又占此朗爽幽雅之勝境。尤可惜。因取諸神像付之一炬。懸額於大門曰六峯書院。轉移於半日間。而延師有地。蒸髦有方。課藝有所。昔則音聞梵唄。今則聲聽弦歌。昔則異教久污。今則賢關新闢。諸生于而來。其亦歎講學之得地乎。雖然。古有學。今亦有學。彼古之孜孜切劘

記

者。其專在佔畢辭章乎。其徒博紆青拖紫乎。今之志趨術業。其果不肯於
疊哲之遺訓乎。不溺於濁俗之結習乎。夫業科舉講文藝。今豈能廢然。必
得其本原。而後可窺聖賢之闢奧。非陋儒俗學之所能企。循省於方寸。取
證於經書。而學得其直矣。謹因院之新就而爲諸生告。

道光十四年某月記

木山韓副使祠堂記

昔人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以氣數之參錯觀之。似幽旨不可必。乃歷攷
古今史冊所載。觀聞所及。見夫鉅儒碩輔。勳德在人者。雖代遠年湮。人
往風渺。而源之遠者派愈長。積之厚者流彌光。往往有克篤前烈。後先輝
映。令人羨公才公望之復覩者。豈偶爾際會哉。誠蘊蓄於人不及覺。積累於
匪朝伊夕。實有大出尋常。久之又久。而必發其光也。且以木山先生梗概論
之。先生乃韓忠獻公十四葉孫也。宋三百年中。相業彪炳者甚夥。然求才

南 道 堂 遺 稿

器周八面。小知大受無不可者。實難出公右。伊川先生謂公爲間氣。六一居士謂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諸賢欽佩至是。必有以窺其深。彼時家聲隆隆。金貂不絕。其後嗣遷瓊之文邑。亦幾歷年代矣。而遺澤之深。餘光所被。勢不能不復振以照耀天下。故魏公發迹於相州。先生則繼美於瓊島。魏公創大業於有宋。先生則揚大烈於前明。雖分位稍殊。而績學植品。實證心源於乃祖無慚色。何者。當先生居部日。正劉瑾權熾大熾炙手可熱之時。果委蛇攀附。作冰山之倚。何難立躋顯要。乃故與相迕。棄曹郎如敝屣。其氣質峻厲爲何如。泊瑾誅起用。洊擢至河南副使。廉能天下最。其清操幹濟又何如。此非洞燭乎義理之當然。持養有素。因應咸宜。何能孤高著節而不附權璫。廉正矢衷而不爲苟祿哉。魏公嘗曰平生仗孤忠進退大事。以死自處。以先生事迹驗之。蓋直接心傳矣。先生原居昌述村。歸嗣國憲公遷於鳳鳴村。乾隆年間。八世孫景騰等始建祠於所居之所以崇祀事。道光甲申年十一世孫天翼等重修葺。自時厥後。堂徂基。羊徂牛。盟薦有所矣。敬以誦

敬以愉。奏假有地矣。序昭穆。通悃懣。團聚有期矣。夫苗裔所以追報綦殷。修建不懈者。體悉先生之心也。先生固視乃烈祖者。後之人皆知以先生之心爲心。而繼序思不忘焉。武之克繩。業之紹復。不旋至立效哉。謹因賢裔錦囊之叙願末而爲之記。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撰

韓氏祠堂記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崇廟爲先。自古似續蕃衍。思所以妥侑先靈。用慰春露秋霜之感。莫不欲鼎建祠宇爲盥薦之所。追養也。繼孝也。意至摯也。典至鉅也。然使徒飾胡筮。備犧象。合牖蕭於祖。無洞洞屬屬之誠。則有祠與無祠等。又或羞溪毛樂。葆大美多品於族。無悽悽訴訴之雅。則有祠仍與無祠等。蓋祠者所以萃羣昭群穆之愛敬。而即以格列宗列祖之神靈者也。吾邑韓氏仁政公。乃忠獻王之胄。至孝廉儉公。逸士儼公。進士俊公。歲貢倫公。

廩生价公。凡五世共一祠。前建於昌述東村。迅騰等重加修葺。嘉慶丁丑年。曠素等移建於昌述中村。基址異而心香同。將享因而規模煥。昔患湫溢。今則宏敞矣。昔虞傾頽。今則壯麗矣。衆志弗壹。胡基之闢。衆誠弗輸。胡工之鳩。祠宇之移。尊敬之徵也。然豈爲一時計畫。徒壯觀瞻哉。亦望而今而後。繼繼承承。登斯堂者灑濯其心。琢磨其德。非僅日駿奔執豆。遂爲象賢也。和樂且孺。式禮莫愆。非僅日吉鷄爲饈。遂爲繩武也。持是道也。將誦清芬。聽彝訓。變序不忘。勉惟前光。祖益加尊。族益和睦。而宗祏永安。雲仍倍盛。不於是舉而可操券哉。爰因賢裔萃翼來論而爲之記。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譔

新設總管哨管鐵箭永靖黎境碑

蓋聞仁者洞燦在抱。視一方有難。匏茶毒。則盡然如災切身。視一鄉有讎。法犯科。則懲之如鷹逐雀。此熱血具於生初。不待驗於出仕。若既有守土責

爲。
國宣化。則傾吐胸臆。去敗羣之馬。殄食稻之蠹。正所以納民壽域。出民水火。豈論秩之崇卑。官之文武。其性然。其分然。

朝廷屬望臣工之意亦然。乃者萬州陵水接壤地。山險而峭。峒官而僻。宵小此焉嘯聚。攫旅囊爲常業。行者落膽。聞者寒心。大吏揀才撫輯。僉曰。黎君必耀能。遂委以萬州營務。君自道光二十五年抵陵。履勘牛嶺諸險要。立卡房。派弁兵。听夕偵緝。護送商旅。猶恐擊畫之未密也。延紳士馮漢章陳永清等。通盤籌算。猶恐大愾之漏網也。懸賞格購眼線。厚集兵力。未入其阻。一舉而獲巨賊二十餘名。餘悉竄伏。遐爾頷手。如宿霧積霧中。忽覩瑞日祥雲之象。昔也奸宄藪。今也廉讓鄉。渤海之牛。皆從劍化。晉國之盜。悉向秦奔。果何術致此哉。亦本仁心所蓄。而發以神其妙用云爾。君謀深慮遠。恐日久弊生。每圖設總管一。每村設哨管一。造鐵箭十一枝。俱鐫字號。給總管執。以便管束哨管黎丁。又製總箭一。爲急變召總管之信。總箭存

陵水汛。業詳制軍立案。上憲緣是才黎君。立加升擢。余昔聞大畧。欽佩久之。今詢馮公漢章悉其詳。益用慕傾企。在黎君不過率其性。盡其分。期仰副聖朝子惠元元。眷懷邊徼之至意。並不敢以此自多。然此邦沐德澤深矣。畏德威至矣。余爲此邦喜。復爲黎君賀。特泐事實。用告後葉。是爲記。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譔

墓表

馳封文林郎增生雲定岸公墓表

公諱崇維。字道樞。號定岸。父歲貢于炳。同胞六。公其次也。既冠入泮。復試優等補增。大憲舉孝廉方正。辭避之。年逾七旬。學政翁耳其名。深器異。特列優等。後以姪茂琦宰沛縣。馳封文林郎。貌清臞。若不勝衣。聲音洪亮。嚴重狷介。造次必蹈繩矩。雖盛暑無袒褻。事二人極愛敬。逢諱日。哀戚不衰。與諸弟肫摯懇到。雍睦中加切劘。自謂莫大福氣。在多得好手足。每事熟商方行。家徒立壁。服食難勘。恬然怡然。所諷誦必取關發道竅。神補身心。先正名言。黏窗壁殆遍。每以障狂瀾。矯俗弊爲任。昏喪葬祭及諸酬酢。力去其奢僭不經者。而準諸古。衆始駭。卒傲之。瓊俗盛淫祀。客祖先。主外神。賽會祈禳。僧道言是違。傾產不悛。公憤甚。數取其像火之。衆大譁。怖以禍不動。每舉古人黜邪事爲里人導。舌幾敝。久而恬

然服。靡然從。當道疊以詩文匾聯旌獎。邪氛頓息。邑族鉅重事每肩之。里黨有互相牴牾。極力解圍。人爲恥訟講讓。親故間。吉凶同患。所至。迎者倒屣。督子姪甚嚴。反覆諄諄。惟守禮法。傳清白。遠非僻是勵。遇人率真。和氣一團。喜掖後進。然丰裁巖峻。無脂韋習。有不軌於正者。面斥之。不少恕。故或望而畏。素不計生產。無他好。耐煩劇。病多不藥。第慎起居食飲。神明自固。至髦不亂。生平勇於赴義。怯於漁利。其嶽嶽之風。矯矯之節。剛正謹慤之操。衆所欽也。而主敬葆真。求自慊。幽獨可質天親。則非昵狎者所及窺。浮華士所敢望也。所著有除邪編。遺命薄葬。配林樵人。勤幹。善茹苦。子一。長茂琮。從九職。次茂璜。監生。孫四。曾孫現八。公生於乾隆庚午年正月初一日。卒於道光壬辰年五月念五日。壽八十三。葬於某所。嗚呼公素非求人知也。然令德豈容埋哉。謹表

例贈文林郎文庠生雲克齋公墓表

墓表

公諱崇緒。字道昌。號克齋。少淬厲於學。爲名諸生。沈默謹厚。嚴重有威。氣度端整。胸無城府。內行篤甚。自同懷及群從。友愛雍睦。根於性生。造次必以禮自束。鋒銜不露。邑黨間薰其德。飲其和。無不心醉。家赤貧。甘澹泊。守節義。不妄取。胸次冲然恬然。適俗盛淫祀。婚祭喪葬多奢僭。公與諸昆力矯正。俗爲變。遇人率真。訓子姪謹約退讓。以機穽駟獍爲戒。族里有雀角。經剖判卽心服。由誠信素有以勸之。昔歐陽公謂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公饒有其風趣。配韓氏。勤約力操作。繼林氏婉嫵有儀矩。撫前子女如已出。公生於乾隆甲戌。卒於道光乙酉。壽七十二。子五。茂璠增生韓出。茂璣拔貢生。新安教諭。茂瑤從九職。茂瑛舉人。茂琛優貢生。俱林出。孫十二。曾孫現五。與繼配合葬於新衙之原。山光鬱然。風節巋然。用紀梗概。爲之懔然。謹表

福建邵武令何玉沙先生墓表

閣 道 堂 遺 稿

先生諱廷瓚。字川涵。玉沙其號。姓何氏。先世籍海康。始祖應聰。自海遷。徐曾王父奇琮。王父文拔。父斯成附貢生。生二人。次廷瓚。長即先生。生有夙慧。履綦文史。貫串百家。受業瓊山李進士琦。海康陳觀察昌齊。兩先生門下。俱有道南易東之嘆。年十九舉茂才。閱三年膺拔萃科。朝考列二等。授河源訓導。繼調欽州訓導。所至整飭士習。不爭束脩之羊。欽州文廟傾圮。捐俸倡修。胡筮樂器之剝蝕者舉而備之。丁祭煥然改觀焉。煙瘴俸滿。授四會教諭。推陞福建邵武知縣。先生素富經濟才。一至抉摘如神。時驚爲霹靂手。民不敢欺。閩地丁糧版籍。歲久紛糾。猾吏動緣爲奸。俗每輕生誣賴。訟棍借以肥囊。先生痛懲之。弊少止。遇儉歲穀翔貴。先生苦勸紳耆減價發糶。民賴活。有軍丁倚勢與民角。先生拘而杖之。一軍盡甲欲危。先生不少動。事卒解。邵之城堞倉廩久崩裂。先生首建議葺完之。嘗謂誠可生明。勤可補拙。苟矢清慎。何致利疚威怵也。生平口不言財。蒞邵五年。倍凜四知。屏三惑。不輕取民一物。昔房彥謙曰。人皆以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惟有清白。先生有馮。先生篤內行。喪葬雙親。哀毀骨立。芒鞋布襪。日憊於山椒水澗間。以營窀穸。其經畫一從厚。僉謂爲不以天下儉其親云。素剛方嚴毅而惡刻薄。胸無城府。義利之界。造次不苟。遇事應機立斷。人有冒於非幾者。面斥之。不少避。改即止。其赴義勇甚。急人之急。三黨困乏者。仗助無吝色。嘉慶九年海寇烏石一等猖獗。里社洶洶。先生立保甲。鳩丁壯。糜費不貲。寇爲卻。白沙一社賴以蘇。族中大宗祠未建。小宗湫隘。先生鳩族衆。奮然建而修之。不辭勞勩。解組後。構茅舍數椽。面海而居。一竿釣月。日寄興於風煙雪浪間。問家事。謝不知。以官事商之。曰子速去。毋污我耳。嘗謂見古人之忠孝節烈者。恨不得起其人於紙上而跪之拜之。其卑鄙奸回者。恨不得起其人於紙上而唾之罵之。蓋個儻骯髒之概。根於性始。而天懷落落。復無一物累其胸。故品骨高峻。挺然若喬松之在霄漢焉。某方識荆。而先生遂以道光癸未九月卒。距生某年月日。壽五十七。嗚呼典型頓邈矣。雖然天下惟無義氣陝骨者。

生亦死等耳。以先生之英風嶽嶽。精氣不散。當成神明。日來往霄壤間。盈掬之士。能埋赫奔之名哉。則先生何嘗死哉。

慎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以敬。簡若其字。號慎齋。姓王氏。瓊之平昌人也。父時衢。附監生。生二人。長以容。次即先生。譜其華冑。穀半朱丹。綜厥前徽。家傳清白。先生生而穎異。長更徇通。藥肆問奇。先知遠志。春盤嘗菓。解辨楊梅。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斛律斯器解鐔于段成式時占鐵片豫章郡學。續之冠乎。同門洛邑秀才。叔開推爲第一。而乃狗監不遇。鹿鳴難歌。兼之連逝父兄。蕭牆內闕。誰肩家政。門戶獨支。遂澹志風雲。而留心族黨。作彥方之型俗。希汜毓之治家。惟孝凜於君陳。不欺盟於涑水。命長兒出嗣。爲伯兄。縣厥宗祧。禮寡嫂益恭。撫孤女不逾己出。馬新息衣冠後見。王子淵僅約綦嚴。準古而談。方今曷媿。然而先生之讓德。尤足多焉。先是時衢公奉父命

關道堂遺稿

墓衣

四八

爲克一公後。長支昆弟。謂公之尊甫帶產承禋。遂至控。先生則義先熊掌。利鄙蠅頭。甘推卜式之田。不學普明之訟。遂讓良田百餘畝。衆睦如初。觸蠻二國。化爲廉讓之鄉。梨棗全推。滅彼參商之跡。我以不貪爲寶。誰復擲火以攻乎。爰是德薰於鄉。圍解於衆。時濱海有三姓者。每糾黨掠探。海礫芝菜。械鬥累年。海主窮策。先生設法調停。指陳利害。不追羊觸。代割鴻溝。果爾服義畏威。革心斂手。盜牛之子。恥名姓之知。射虎於山。脫比鄰之害。蓋魯連之排解。匪關曼倩之滑稽矣。至若夏雨澤人。春風遇物。瘳防汗手。劉寬不解怒人。麥且舉舟。堯夫素知仗義。千萬間恨無廣廈。三黨中每待舉炊。以故郡文學王利烈。乃海陽陳氏子。髫齡落拓。尊人既卵翼於前。壯歲無依。先生復玉成於後。既利烈以赴秋闈。竟率潮郡。先生猶然恤士會之孥。不忘掛延陵之劍。恩能終矣。報豈望乎。且其觀變察微之識。更難企焉。先生先世居博望之山村。累葉乂安。百凡無恙。先生獨察其俗方不古。地必無靈。禽以擇木稱良。燕爲營巢而歸。爰西向白石而家。

稿 遺 堂 道 關

之。時已歲六十八矣。而龍馬精神。依然矍鑠。瓜牛營構。圖蔽雨風。白楊青楊。安排妥帖。東眷西譽。覲視周詩。百萬宅而千萬隣。別開天地。二分居而三分竹。永駐水雲。蓋至是而棄葉之謀以周矣。至是而老子之懷愈爽矣。爰乃載酒訪春。拖筇犯雨。十雙課稻。百里看桑。石拜爲兄。鶯呼作友。櫻籬桐帽。摩挲於露濃煙澹之秋。菱唱農謳。領峇於竹隴花莊而外。時或文舉開樽。孟公投轄。茶煙一榻。招今雨舊雨而譚。瓦屋三間。列東頭西頭而賸。年疑絳縣。巨眼欲方。袴縛黃皮。雄情不老。樂大天士。居然身駐丹邱。張弔地仙。詎假花餐碧柰。歲七十。邑神耆。其行於學使。旌以望重老更。僉以爲當天郭泰風高。士林效其墊角。董陽行篤。當世爲之表閭。以先生之束身圭璧。孰不景仰靈光哉。先生生於康熙己酉六月某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八。配李儒人。年六十九。先先生卒。子四。孫四。曾孫五。元孫一。以某年月日改葬於王嶺坑之原。某與先生之曾孫邑庠。誼屬荀陳。交同廉慶。示來行狀。藉悉芳踪。謹綴蕪詞。壽諸

碑版。烏犛一坏之士終莫理懿燦之名。下走不文。愧難闡幽光之德。

道光三年癸未夏孟撰

天爵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超。天爵其字。姓王氏。雷之徐聞人也。譜其世系。優龍劣虎之家。溯厥前徽。馬埒烏衣之冑。封君日發公。槐培晉國。桐植韓家。德動神欽。貧遭鬼笑。斷輒作障。風號雪虐之年。馬磨自憐。數米秤薪而爨。轍來長者。詎曲送而長貧。善自陰行。信干門之必大。果爾婢呼如願。樹得懸鞭。羣犬既來。石鱗遂產。是爲天爵先生焉。先生生而魁岸。長更英多。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鼓垂天之翼。定異常禽。喜張載之談兵。學班超而投筆。胸藏萬甲。傳劍術於猿公。書讀六韜。冀圖形於麟閣。而迺心殫。狗監難逢。幾遭鬪笑圖南。無復馬羣空北矣。孰知大敵勇者小敵怯。下駟輸而上駟贏。曳落河偷抱殊能。九方歎終逢知己。乾隆甲寅歲。果由發序。赴宴



蘭 道 堂 遺 稿

鷹揚。所向無前。及鋒而試。寶刀不老。欲勇者。請買余餘。妙技如神。讀此人出一頭地。爰是公車北上。兵部需鋒。在封君青史相期。謂羨鄂其何讓。在先生白雲觸目。嘆魚菽其誰供。况復弟乏清河。兄無法護。西笑雖樂。南陔疇賡。蓋英雄情多。不敵色養念切矣。先生肫孝鬱胸。仁親是寶。年踰弱冠。頓謝葭花。而雀兒時供。不緣繼母而懈意。綵衣戲舞。每結二人之歡心。慈烏常戀於簷端。孝鯉頻生於舍北。出言似鼎。笑爾口之雖黃。其直如絃。信我心之推赤。而且麥舟不吝。轍鮒能生。北郭騷之長貧。每資卵翼。東方朔之久餓。屢仗解推。豈類趙宣僅沽恩於桑下。何煩馮煖代市義於薛中。信古道之能敦。而仁風之翔洽矣。今夫席豐厚者。易起汰奢之心。守繩尺者。每無奇俠之氣。先生則知雄守雌。等江河之善下。見義必赴。慕朱郭之英聲。不夸僮指之千人。屢化觸蠻之二國。則又高而能降。剛而不偏。澁諸難議其交。州黨每高其義焉。方期障彼狂瀾。風茲頹俗。而蓉城乏主。甲馬喧空。遂以道光三年四月卒。春秋六十有二。子四。孫三。以某年某月

日葬於某山之原。禮也。林宗葬。執紼而會者千。延陵之封。好禮而親者百。某久欽山斗。今忝通家。綜厥風徽。伯喈文無慚色。銘諸碑版。賈逵墓或生金。銘曰

物穆風邈。墨戾是競。其德天殺。心爲陷穿。嶽嶽先生。飲其抱樸。銅行金心。不雕不琢。直符史魚。諾重季布。洪烈脂韋。武不敢步。燕頰猿臂。勇號冠軍。天懷落落。魚雅溫文。藝則學劍。心則慕儒。卻穀說禮。蔡邕投壺。風人兩人。利不自封。排紛解難。魯□□蹤。人琴忽寂。漆燈已明。易掩黃腸。難滅精英。繩繩孫子。騰芳競秀。本固枝榮。靈以不朽

范月溪公暨配林太君墓誌銘

公諱洪潮。長東其字。姓范氏。琅琊文昌縣長畝村人也。先世籍姑蘇。爲先儒文正公後。曾祖繼正。太學生。祖起闈庠生。父振鍾庠生。本生父振鉉。太學生。公性端重。風趣灑灑。無塵俗韻。讀書善悟。作字有古致。家法并

井。遇人和藹。無厓岸。獨不喜而狺輩。購書教子。罄囊不少吝。晚闢別墅。逍遙其中。焚香啜茗。坐月眠琴。不問家人生產。獨養不雕不琢之天。其夷簡高曠。不屑爲齷齪鄙瑣態。蓋終老不改。太君少而婉孌。于歸後。敬執婦道。益勤不懈。相夫五十餘載。食指逾衆。綜理有法。門內妯娌如也。妯娌戚黨間。胥無間言。所生男三。長學經歲貢生。順德縣訓導。次學繪。三學綱。孫七。曾孫十七。公生於雍正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某年月日。壽七十九。太君生於雍正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某年月日。壽七十六。合葬於地察村。銘曰。憶翁生平。斂德逸名。落落高趣。油油真情。矧有嘉耦。林下風清。鴻案相莊。桂馥蘭馨。一朝卜吉。千古佳城。遙望松楸。水媚山明。佑啓厥後。毓秀鍾靈。

烈女馮氏傳

氏乃雲千麓之聘妻。職照磨馮家樹第三媛。少端靜。勤女紅。年十一。許適

雲。年十八。于箴以豆瘍。氏聞訃。絕泣數日。誓不欲生。家衆嚴防之。日夜呼號。急欲登門。父恐一時激烈難終志力沮之。欲改適。潛與媒謀。氏聞。密約一老婢。偕赴故夫家不遂意。卽自縊。初父以氏時欲尋死。詈曰死不汝葬。氏泣曰。不須葬。願擲尸故夫地上。及縊。父薄其慳。聞其姑來。亟厝之。剛地閔日皆遇石。不克葬。姑駭。將其櫬歸。六閱月。換殯斂。面色一如常。吁殉夫難事。然合卺後。情志篤。殉之難而未甚難。氏以室女急切於殉。至防之阻之嚇之。一意孤行不少挫。自己暝。顏猶生。尸可寒。志難奪。其葬之馮地而不果者。其神其魂久已凝結於所天之身而不能一。地亦鑿其誠。愍其烈。故慰其願也。此豈憤激意氣慷慨捐軀者。所能竊其似哉。氏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

顏遵素暨配林孺人傳

公韓遵素。字 韓其姓。少嗜學。志趣不俗。應童試。不得志於有司齋。

闡道遺稿

志以歿。年僅二十四。配林孺人。四曾教諭。學位公孫女。性婉嫻。嫻嫻。年八于歸。年二十二失所天。孺人維時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三日。將以身殉。家衆以尊嫜在堂。夫繼未立。力勸解。遂截髮自誓。髮以當門。事二人得歡心。勤女紅。整家政。井井如也。平居無燕隋容。慎嘖笑。親族種文績學者。每仗助。四鄉義舉。樂贊成無吝色。道光十五年官紳以其抗節事聞於朝。奉旨旌獎。建綽楔日。簪裾雲集。夫巾幗妙齡。當一時激烈築懷清之臺。印古井之水。歌寡鵠以自況。已憂憂稱難。然使奉雉有人。丸熊可效。尙可相依爲命。孺人隻影煒煒。歷數十寒暑。風號雪虐。集蓼捋荼。無蔗境回甘之候。獨堅忍刻苦。逆以順處。及爲夫之後。訓誨成名。葬二親以禮。待三黨有恩。遠邇高其壺範。奉爲女宗。似可少慰。未幾嗣孫某復早世。何天阨於少壯之年。復阨於古稀之後。天其妬善哉。然孺人茹苦如飴者。坊旌之榮若忘之。娉孀之苦若忘之。時命之坎壈若忘之。惟族黨念孺人之高節。實不能忘。

贊

贊

天爵王先生遺照贊并序

某夙耳徐陽有一偉人。倜儻魁梧。不詭隨。不阻獵。勇於爲義。有古風。叩姓氏。知爲天爵先生。先生以甲寅赴磨揚宴。有飛而食肉之望。然非素志。每欲結緣於琴書翰墨間。其腹有甲兵。而胸無城府。垣夷醜粹。不涉澆風。尤里黨所藉藉交推者。某恒以不識荆爲憾。歲癸未先生命哲嗣從遊某門。因屬晤於邑治旅舍中。果古心古貌。不數月。而先生歸兜率。諸哲嗣持像來。來屬某爲贊。贊之曰

翠翠者神。嶽嶽者骨。和脂韋。嚴非雄鶩。燕頰而虎頭。年高而德邵。先生有竹容。欲畫畫已肖。如秤者心。如玉者質。性愛囊螢。技工貫丸。排難息厲。惡人輕舟麥。先人有真趣。欲畫畫不出。

道光三年九月撰

玉沙何先生遺照贊

霞軒月朗兮君之容。冰瑩玉浮兮君之胸。謂士衡多才兮而氣似元龍。謂孟公素豪兮而心符鄭崇。謂趙德堪師兮而治追文翁。謂張紹早達兮而晚慕赤松。瞻仰頰毫兮貌果類邕。惟風骨之稜稜兮終非虎頭之畫所能工。

道光三年九月誤

岳祖遺照贊

父范月溪
母林太君

物穆風邈。汗濁園人。天倪不養。誰飲爾真。惟公矯矯。滂灑出塵。金心銅行。執沖含醇。貽謀深遠。楹書猶新。身榮家慶。溼被

恩綸。載瞻頰毛。彬雅可親。謹綴數語。用表清淳。

禮法足式。古推郝鍾。徽音誰匹。西河女宗。柔嘉維則。淑慎爾躬。鴻案相肅。門內雍雍。款賓截髮。課子丸熊。圖匱防儉。林下高風。披圖一覽。幽靜其容。宜爾

贊

贊

鳳誥。褒錫

九重。

道光十年九月譔

韓 世伯遺照贊

翬翬其容。森森其骨。銅行金心。玉懷以禍。世投愆網。我自飲真。世趨墨
屎。我自葆醇。問何耽癖。架養牛腰。問何存注。兒奪錦標。抗心湧穆。棲志
青雲。塵途營逐。奚足云云。自古貽穀。餘慶必有。矧翁芳躅。連鑠不朽。殿
邈靈光。從何仰止。謹告後葉。如是如是。

祝文

沛邑祝城隍祈晴文

維神恩光普照。鎮撫汝陰。四境蒙庥。萬民托命。今夏六月。淫雨兼旬。窪地秋水。淹沒幾盡。切念徵分休咎。感召由人。暘雨失時。災殃誰罰。將謂土風不古。究多嚮義之徒。將謂民俗久薄。頗少犯奸之輩。撲降罰者之未霽其威。實守土者之難逭其責。某寸長難錄。百里濫膺。懷保有心。愧乏兩雨風風之澤。痾瘵在抱。殊無鳩鳩扈扈之方。視事既歷週年。積惡已堪擢髮。一寸心夙盟白水。終慚報

國之無能。億萬姓同戴

皇天。何獨因官而受害。與其化一方爲澤國。致良善之無分。何如殲不肖之宰官。溲神人之宿憤。伏望鑒此情慄。轉達

蒼穹。收四布之濃雲。賜連旬之晴日。庶延災黎之殘喘。民不爲魚。飽仁

粟於三秋。歲仍可富。尙饗

道光八年六月初十日譔

沛邑再祝城隍祈晴文

維神鎮撫古沛。靈蒼八埏。香煙供奉。惟沛之民。神與沛民。分隔情聯。沛民苦樂。神豈漠然。今六七月。淫雨連綿。相彼百穀。實好實堅。乃遇水伯。載沈載溼。地皆苦海。人作波臣。嗟嗟斯民。托庇惟神。今厄於水。飢饉薦臻。無辜蒼赤。同受顛運。以神盛德。豈不憫憐。嗟嗟斯民。何觸于天。謂罰有罪。官民宜均。民之不率。非愚則貧。官之不德。卽負

皇仁。某承乏茲邑。瞬逾一年。臚陳罪過。豈止百千。宥官罪民。理法亦偏。再叩明神。轉達

帝前。欲罰有罪。罪某某身。災無濫降。怒無他遷。雲且停脚。雷勿揮鞭。日華晃朗。市月連旬。民命再蘇。曰神之恩。官民戴德。莫可名言。尙饗

道光八年七月念八日課

六邑祝天地山川祈雨文

某等謹致稟於

天地山川之神曰。伏以陰陽和叶。萬彙乃以蕃昌。雨澤調勻。百穀於焉滋茂。今茲六邑。自九月不雨。至於今將兩匝月矣。小民惶惶。向枯苗而慨嘆。巡隴畔而興嗟。自思承乏是邦。原爲

天子撫民。而今之旱乾如斯。民之愁苦如斯。守土者其何以爲懷乎。然而守土者之念民。究不如

天地之愛民。而愛之於拯救不及之時。又不如愛之於焦思孔殷之候。前此具情上瀆。濃雲立佈。而甘澍未敷。茲復率屬哀求。伏冀墜之丹之。飄之瑞雪。三農共慶。四野普沾。則

大造生庄之德。歡頌正靡涯涘矣。臨稟不勝戰慄之至。謹告

祝文

六一

道光九年十月念七日譔

六邑祝城隍祈雨文

維神威蒞四境。德庇群生。溥利爲懷。民物均賴。惟茲六邑。旱逾三旬。適值播麥之期。偏少甘澍之沛。濃雲雖佈。渥澤未沾。田父興嗟。秧針欲悴。某身司民牧。倍切焦思。前此上籲

穹蒼。未蒙降鑒。茲復藉神鼎力。轉達

天聰。所冀立止驕陽。普施閭澤。雷車頓轉。雲脚低垂。四野滂沱。三農慰愜。是千家仁粟。出自神恩。一瓣心香。益勤尸祝。謹告

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譔

六邑祝城隍祈雨文

竊以官民一體。休戚相關。而神明愛民。視官長爲更切。何也。威靈之臨蒞此地。斯民之香煙供奉。皆已閱數百年。相與日久。則眷愛倍深。今茲棠

闡 道 堂 遺 稿

邑。歷彼荒歉。去歲倍甚。僅餘殘喘。日夜仰冀。惟圖今秋大稔。庶足蘇其困而回其生。乃茲七月。旱幾兩旬。驕陽作虐。火雲佈勢。芟芘者苗。將爾憔悴。涓涓者泉。將爾涸竭。及今雨澤覃敷。猶可救濟。偷遷延數日。欲拯無術。欲活無方。濟否之機。決在旦夕。此景此情。神所洞鑒。某叨居司牧。焦灼如焚。謹瀝下情。伏惟垂察。無以某之德薄而遷怒於民。無以某之分微而棄置其言。將此積悃。轉達

天聰。立召雨師。立促雷鞭。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四郊沐蒼昊之澤。卽萬民頌神明之恩。諒愛民如神。當無不樂從。無待再禱矣。不勝屏營激切之至。謹告

道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譔

六邑祝天地祈晴文

某等謹致稟於

祝文

天地之神曰。維神以生物爲心。維人以百穀是養。今茲下邑。陰雨連綿。餘四十日。雷車頻轉。雲脚時垂。陰寒鬱滯。勾萌不達。來牟遍野。將次衰萎。不見旭日之照和。動聞農民之太息。以愛民之

蒼昊。當必不忍有逾月之霖霖。謹具心香。率屬苦籲。伏望立佈陽和。卽時晴霽。宣四民之堦鬱。甦九野之禾苗。食德銜恩。感其何極。謹告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課

六邑祝天地祈晴文

某等謹致稟於

天地之神曰。品彙原資雨澤。而霖淫又致災傷。今茲下邑。陰雨連綿。已逾兩月。麥苗衰萎。民命無托。苦莫能吐。異嘆同聲。果守土者之不良。當惟某某之身是誅是殛。幸毋重困斯民。謹瀝血誠。伏惟降鑒。速賜晴霽。遍布陽和。感沐恩施。曷其有極。謹告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六日撰

祭翰山張師入鄉賢祠祝文

某年月日。謹致祭於神位之前曰。維公木天播譽。秦蜀持衡。斯文領袖。一條冰清。吳楚兩湖。迭起頌聲。品學才望。嶽嶽航航。鄉賢請祝。一本公評。帝曰俞哉。實副其名。如玉界尺。信厥平生。今茲尸祝。宮附於饗。聖賢趨步。慰公之誠。橋門泮水。娛公之情。春秋俎豆。表公之榮。黜吉奠罍。妥公之靈。公其降鑒。作後儀型。尙饗。

告示

沛邑考觀風示

爲觀風考試事。照得學以賢聖爲宗。致遠必先器識。士稟山川之秀。華國亦藉文章。讀數行書。務識修身有斧。盡三條燭。應驚擲地成金。維此沛邦。夙稱盛地。漢臺無恙。攀龍即是蕭曹。聖蹟未湮。論地實鄰鄒魯。維今古何人可讓。只忌因循。豪傑無待而興。忍甘暴棄。本縣耕憑破硯。未測聖涯。才等鉛刀。濫叨銅綬。四境之民情士習。夢昧時榮。一年之秋禮冬書。涵濡宜亟。爲此示諭。閩邑貢監生童人等。定於八月某日集縣局試。意車神馬。僉呈繡虎之才。陸海潘江。各試探驪之手。同工何嫌異曲。一轡可識全蒸。帶河聲嶽色而來。筆花交舞。寫海立雲垂之狀。墨瀟紛飛。爲百代斗山。豈僅夢傳吐鳳。肯一時花樣。自當針學繡鴛。敢云尺可量才。竊冀珠無遺海。果文成三唾。不炫乎風雲月露之華。雖識謝九方。當賞在牝牡驪黃之

外。卽今擁籌。毋具遐心。特示。

道光七年七月示

六邑考觀風示

爲考觀風試事。照得學以明道。詞章非聖賢所先。才可揆天。著作亦心源之證。維茲棠邑。夙號名區。懷瑜握瑾之英。功深面壁。脩鳳雕龍之手。氣吐成虹。本縣襍線無才。禮羅有志。茲值下車伊始。欲觀多士之長。爲此示諭。合邑生童知悉。爾等務於本月某日報名就試。燭未三條之盡。文生萬丈之光。異曲同工。擅繡口錦心之妙。興高采烈。帶河聲嶽色而來。想有同心。行當掃徑。特示

道光九年九月示

曉諭忍忿息訟示

爲剴切曉諭。忍忿息訟事。照得禮讓成風。方稱仁里。仇忿不解。徒禍身家

告示

六七

查沛邑民本直樸。近今以來。聞多刁悍。或粗解文墨。卽業訟師。不識廉恥爲何謂。或質本兇頑。逞其戾氣。不知法網之難逃。試思啓覺者。豈皆重大之事。互控者。何非親友之家。欲吐一朝之忿。已絕終身之歡。欲伸一事之冤。適產無窮之禍。與其懊悔於後日。何如謹慎於幾先。與其受辱於公庭。何若含忍於里巷。本縣與爾民等誼若一家。氣本同體。念民生之日蹙。睹舊習之堪憫。爲此剴切指陳。望皆守分安靜。各勤本業。勿仗勢力之大。而自傷陰隲。勿聽訟棍之唆。而肆爲鬼蜮。設有橫逆。再三自反。必知己過。何暇責人。家家以此諄勸。將仁讓風行。太和翔洽。邑運之興。指日可待。本縣深
有厚望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七年示。

諭生童示

諭生童知悉。照得儒者以聖賢爲志。遠大相期。人爵之榮。雖不必以腐鼠

視。而讀書急務。在正身心。諸生既萃會此區。樂羣課業。甚盛事也。但須靜一其心。恬澹其內。黜紛華靡麗之習。遏飛揚浮躁之氣。禁誕妄放蕩之談。矯驕肆遊惰之弊。直從今日爲始。不讓古人獨至。立定脚跟。期成偉器。方非玩愒居諸。行尸走肉。且臬轡不能並樓。締交尤宜審慎。院中倘有忤逆親長。唆訟滋事。訛詐鄉愚。把持公門之輩。濫廁此間。是庠序其躬。大戩其行。生等必不可輕與親暱。本縣一經訪聞。亦即斥逐痛懲。斷不留此亂苗之莠。敗羣之羊。誠使心無龐雜。功無作輟。又得賢師益友。觀摩規勸。將非常德器。不朽勳名。未出空山。已可論定。况文藝之小技乎。是在有志之士。不勝翹望之誠。此諭。

諭生童示

諭生童知悉。自古學校之設。所以陶冶人才。使之變化氣質。互相切劘。日新其德。非徒講習藝文。貌爲彬雅已也。願學必視其志。志帥定。而後

可考其業。近世所謂志。工文詞耳。掇巍科耳。高者事著作。圖不朽耳。此似乎有志。究非古人所謂志。古人所謂志。以心性爲要圖。以聖賢爲標的。以不聞道爲恥。以狗末俗爲懼。未嘗不業科舉。而富貴名譽聽其自至也。未嘗不負勇力。而外侮橫逆不屑與角也。未嘗不高自命。而沖虛貶抑若無所有也。未嘗不自卑下。而事變勢燄不能震憾也。蓋斂其神於物欲以外。乃能奮其力於道義之中。此似乎無志。實天下之大志也。本縣質甚鶩鈍。與俗俯仰。甘自暴棄者餘三十年。今幸幡然省悟。畧知方向。而識未精。養未定。既興復朴。方醒轉迷。日多不及之悔。愈知進德之難。夫疎於自治。何敢律人。然折肱者知醫。同道者相謀。諸生既相從肄業於此。望各端爾嚮往。勤爾術業。斂爾精神。絕紛華靡麗之慕。洗齷齪庸之習。毋或因循而廢半途。毋負徵長而萌驕態。錯積寸累。不必欲速助長。而品學自爾並進。將古所謂魁士名人。未必不在吾輩中。區區擢高第。位華要。其餘事耳。何足爲知學者道。是在有志之士。願生等有以副吾

渴望也。此諭。

道光九年正月誤

諭生童示

諭生童知悉。照得士首四民。須知自重。凡事之界在疑似。近於兩可者。或有限於識力。至大端劣迹。人所共曉。乃素業詩書。身廁膠庠者。甘心樂爲。豈不可怪。如弟兄以財產訟。師生以束脩訟。抗糧包漕。唆訟打架。之干預公事爲體面。以訐人罪過爲得計。此大可羞可恥之事。言之有所不忍。乃公然踴躍向前。毫無顧忌。如此書生。可勝太息。他若事不切已。作保作證。匍匐公庭。雖非劣迹。亦違律例。是豈不可以已乎。夫士習偷薄。禮教未興。守土者亦當分任其過。然爾等豈獨甘狗陋習。更新革舊。轉機在一旦耳。嗣後務互相勸勉。各保廉恥。守身如處女。束躬以圭璧。毋以積習相沿。恬不爲怪。遂致陷於不肖。而不自覺。罹於法網。而不能解也。此

論

道光九年正月譔

告示

七二

諭生童示

諭生童知悉。照得學貴日新。歲不我待。本有無可駐足之程。自不容以
趑趄玩愒。今日不加奮迅。後欲奮迅亦已晚矣。今日不知悔悟。後雖悔悟
亦無及矣。諸生既肄業此間。觀摩切劘甚善甚善。但恐僅事問學之末。未知
問學之本。名廁庠序。而行同市井。雖披吟不輟。文陣稱雄。終與目不識丁
者等。且卽抗心希古。不自菲薄。知從事於身心間。而志帥未堅。不加鞭
策。或作或輟。若存若亡。則習纏之而意轉。衆嘲之而氣沮。利害事變搖之
而神奪。雖繩短未甚相遠。究難追前賢之軌躅。此志士之心未滿。而本縣
屬望生等之心亦未滿也。方今正學歇絕。握鉛懷槧者。每爲青紫計。修身
立品之說。久相忌諱。然十步之澤。必有芳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今日

濟濟翩翩來遊此地者。亦未必無別具襟期。翹然負異之士。所望勉之又勉。人休勿休。作千百年之想。尋古賢聖之踪。庶吾黨藉以生色。正學賴以昌明。不勝翹跂之至。此諭

道光十年閏四月示

初任六合通諭示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風俗以淳龐是尙。官民期誠意交孚。本縣無才無德。謬荷

聖恩。調補此地。昕夕冰淵。白矢不敢怠遑。心盟白水。頗出真誠。暮夜苟直。萬金不屑。一切詞訟。皆親裁奪。未肯假手他人。誠恐蒞任之初。遠邇未知底蘊。致被奸徒。鼓簧煽惑。招搖撞騙。或墮術中。後悔無及。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務各循分守法。講讓與仁。勿犯非爲。悉勤本業。毋因小忿而構訟不休。毋緣細故。而失歡鄰里。毋聽挑唆。而羅織無罪。

告示

七三

毋恃權勢。而荼毒鄉愚。明必植乎人言。幽勿損乎陰險。淳厚之氣。釀爲太和。自入福林。詎羅天網。萬一事難排解。待質公堂。決不可多方請託。爲人所愚。倘有不法棍徒。假稱本縣親串。在外哄騙。及借衙門名色。魚肉平民。許爾等指名稟究。決不稍寬。特示。

道光九年八月示

訓俗示

爲通諭事。照得民俗日期淳厚。頹風先要挽回。講讓型仁。無不振興之地。運。矯偏救弊。在有奮起之人心。本縣與爾民誼本一家。情原同體。念民風之不古。懋教化之未周。謹擇八條。指陳大畧。望互相勸勉。漸次轉移。庶蹈德詠仁。可躋大同之盛。滌瑕蕩穢。復觀三代之風。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訓俗八則

閣 道 堂 道 稿

一。家教之宜嚴也。凡家庭固宜有雍睦和藹之氣。然禮法不可不謹。父子兄弟男女奴婢。一日無禮。卽敗亡之兆。故縱其出入。供其玩好。職業不責之脩。非僻不禁其人。是自殺其子孫。寵愛過度。任其喜怒。豔紆盛飾。出入擅便。隨時見容。遇景遊玩。不知針黹紡績爲何事。是自害其妻妾。骨肉參商。弟兄構訟。以驕奢淫佚爲體面。以博奕飲酒爲風規。早睡晚起。內外宴安。是自破其門面。然此由家長無識耳。家長果孝友勤儉。以身作則。隨時講究檢束。不染俗尙。則百弊自除。百祥自集。家運無不興旺者。

一。士習之宜變也。士首四民。非以業科舉。具頂戴。遽可混稱爲士。必以求道爲心。品端行潔。毫非不染。守身如處女。自惕如冰淵。然後可廁儒林。今有人方具有衣頂。輒趾高氣揚。包攬詞訟。武斷鄉曲。抗糧包漕。賭博鬪毆。以干預公事爲體面。以訐人罪過爲得計。並不知臥碑爲何事。自謂衣頂可恃。不知如此行爲。真犬彘不如。而乞丐所笑。試思讀書成名。本可自榮。反以自辱。本可光門闈。反以損陰隲。至刁劣之聲起。有指姓

名以唾罵者。清夜自思。所得足償所失否耶。嗣後務各自愛重。守規短。保廉恥。必以古人爲法。毋爲汚俗所染。庶不負父師之望。而遠邇得以矜式矣。

一。好訟之宜戒也。昔人有訟不可成。訟則終凶之訓。誠以天下本無事。擾自庸人。輕於爭控。非君子所忍言。其事屬重大。非親友所能區畫。又非可置不理者。此而言訟。情尙可原。若乃釁起微細。忿係一朝。誼屬親朋。事不干己者。何必以匍匐公庭爲榮。以疊控不已爲樂乎。古君子橫逆必思自反。人過必自隱忍。非以厚人。正以造福於己耳。如必以健訟好勝爲快。毋謂不如願也。卽訟而屢勝。而我則得意自矜。人則含羞飲恨。耗兩家之金錢。結百年之仇怨。方清一案之贖。又埋別案之根。一事可傾數人之家。而已家亦從而破矣。事後追思。悔何能及。夫四海皆同血脉。況屬鄉邦。小氣尙難含忍。何有器識。嗣後務知爭不如讓。激不如耐。毋肆鬼域。而羅織無辜。毋恃才力。而欺虐鄉愚。毋聽挑唆。而捏詞陷害。毋多

稿 遺 堂 道 關

反覆。而自損陰陽。將濃厚雍睦之氣。釀爲太和。豈不謬哉。

一。奢華之宜禁也。天下財寶。積貴能散。但以救人危急。濟人久遠。則不宜吝嗇。若居家之常。全要崇儉知節。今人於飲食衣服。居處酬應。專以浮文耗費是尙。以淫巧粉飾相師。以古樸省約爲恥。始而富者倡之。繼而貧者效之。始而家長倡之。繼而合家效之。試思當今民生日蹙。撙節猶恐不給。況習爲奢汰。不相率而入窮途乎。嗣後務知華不如樸。縱不如斂。與其奢以耗物力。何如儉以養德行。與其奢以速敗亡。何如儉以綿福澤。與其奢以致貪婪。何如儉以全名節。故欲興家立品者。當自黜浮華始。

一。婚姻宜循禮也。凡婚本計承先傳後。苟門楣相稱。家法素好。可矣。今男家但計粧奩。女家但索重聘。標梅已嘆。而俗所常辦。什物未如其數。女家不許請期。及成婚。而男家樂於受賀。不計糜費。親友填門。飲譁累日。內庖告匱。而醉客不知。內外諱窮。勉強支飾。未至三朝。索債者紛紛而來。是一人婚。而合家窮。皆畏俗非笑之所致也。嗣後務各裁去浮靡。

不須悅人耳目。俾及時成禮。庶怨曠可免矣。

一。喪禮宜復古也。凡喪以哀痛爲主。喪具宜稱家有無。今人專以浮文是尙。殮必求厚。棺必求大。壙必求風水時日。且用鼓吹。備酒筵。款賓友。凶事等於吉事。皆與古禮相反。甚或延僧念經。亂燒紙帛。此更乖謬。所冀各遵古禮。毋以耗財徇俗爲孝。而以謹身立品爲孝。庶不浪用心血矣。

一。左道不可惑也。凡仁孝之子。必追遠報本。故祖先宜祭外。此雖有正神而分不當祭。亦不可瀆。今人於屋漏。不知畏敬。乃見野廟妖鬼。無不匍匐乞憐。不時進香。計日喫素。時與僧尼往來。歲以禱禳爲事。自謂功德無量。可與受福消災。豈知正神不受小人之媚。淫鬼難奪造化之權。千跪百拜。徒取勞苦。且人自懷諂媚。邪氣卽感召而來。福不能得。禍必隨之。嗣後務各守正安分。積陰德。行方便。不求人知。不求神應。而正爲天神之所深喜矣。

一。游手之宜改也。凡士農工商。皆屬正業。業必勤而後可。仰事俯蓄。今

有游惰之徒。衣煖食飽。日提鳥籠以逍遙。愛其鳥甚於父母也。日遊茶社以談天。視閑談卽其職業也。以蒔花畜魚爲課程。以觀劇聽曲爲工夫。日結三五密友。共遊戲於花街柳巷。昏天黑地。夢死醉生。試思鷄犬尙不虛食。草木亦益於人。乃負七尺之軀。甘以遊蕩度日。雙親無可仗。妻子無可賴。尙何顏面以自存乎。所望各勤本業。早作夜思。將勤儉生富足。富足生禮義。又懷持盈戒滿。不忘貧賤之心。家道昌隆。豈有旣哉。

道光十年正月諭

通諭士民示

諭爾士民。自重自愛。欲做好人。宜知法戒。要正爾家。忠信孝弟。要淑爾身。廉恥禮義。要睦親鄰。謹厚謙退。要免困窮。儉勤節制。要大門閭。讀書立志。要快身心。恬澹聲利。要絕後悔。作事謀始。要造後福。利物濟世。勿故酗酒。勿輕鬪氣。勿業訟棍。勿逞威勢。勿喜賭博。勿狎優妓。勿肆貪

殘。勿懷妬忌。勿占便宜。勿欠賦稅。勿習驕奢。勿蕤狡獪。勿管閑事。勿交匪類。勿涉放蕩。勿尚譁戲。勿縱悍婦。勿事淫祭。勿結怨仇。勿忘恩惠。凡爾士民。豈甘暴棄。素行苟非。急自怨艾。素行無非。更宜奮勵。申誠諄諄。尚知緝佩。若呼我言。憂隨禍速。果用我言。身安家泰。

戒訟示

訟則終凶。古人所戒。好事之輩。以此爲能。小忿不忍。釀成大事。未必害人。徒造惡孽。更有不法。專習訟師。百般挑唆。樂人有事。扳累無辜。洩其私忿。鬼域行爲。不如犬彘。天道好還。定遭陰譴。諄諭我民。急自省悟。勿甘好訟。勿聽唆訟。守分安靜。何等快樂。

諭衆家丁示

諭衆家丁等知悉。爾等各宜檢攝安靜。恪就繩矩。不得輕出宅門。至若勾串舞弊。好嫖賭。食鴉片。尤爲仇法。犯則立刻逐出。其冠服宜崇儉樸。戒

奢靡。一切無益浮費。概從裁革。不得沾染。爲終身累。平時只許穿布鞋。非盛會喜事。不得穿靴。尙毋以別處衙門陋套。例我本署也。此諭。

通諭示

爲通諭事。照得人具卓識。自不爲風俗轉移。例有明文。更樂與天下遵守。本縣蒞任年餘。查此間積習。有宜創宜革。最易舉行者。計十二條。詳開於後。冀有志者。奮發興起。爲鄉邦創。毋謬舊習。毋迷邪說。當改創之初。或招非笑。久之又久。而景從者衆。風淳俗茂矣。迴旣倒之狂瀾。蹈先民之遺矩。本縣不勝爲士民望也。特示

計開

一。族譜宜脩也。凡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每家有人籍之祖。係從何處遷來。已歷幾世。共分幾房。其嫡脉支派氣誼之聯屬。昭穆之次序。總恃有譜載明。此譜須三四十年一脩。否則世遠年湮。諸難稽核。高會以上。貌不可

考。功總袒免之服。已謂同姓不宗。而視等陌路。或實非一脉所關。偏冒同出某祖。而親逾至戚。豈不倒行逆施乎。欲報本睦族者。盍留意於此。

一。嫁娶繁文宜省也。古人擇婿媳。乃擇種類之善。性行之淑。粧奩聘儀不齒焉。今人婚姻專以什物應酬。悅人耳目爲重。一物不備。恐招嘲譏。家無百金產業。一婚而費數百金。試思家運隆替。豈係乎此。乃貧欲效富。無益而取大累。何愚也。善爲父母者。盍裁虛文。以免怨曠乎。

一。喪葬繁文宜省也。凡喪以敬哀爲主。斂不必厚。棺不必大。殯葬儀從不必壯麗。至念經齋薦。尤悖禮傷教。何如節浮費。端品行之爲眞孝乎。

一。婦女不可搶拐也。人不論初娶續娶。必正其始。而後正其終。今每有搶孀婦。誘處女。以成婚。或先姦而後娶。此大千律例。且乖戾之氣。積於家門。必無興理。切戒切戒。

一。承繼不可強爭也。凡繼必奉父母命。然離本生而嗣別支。當有十分不得已苦情。依依不忍言別之意。乃貪財產而互爭交訟。是棄親爲樂。或繼

剛 道 堂 遺 稿

已定某人。又覬覦圖分其產。居心皆不可問。可戒之。

一。擇配宜慎也。查近俗每有同姓爲婚。稱謂大不便。或納娼妓尼姑爲妻妾。皆不成家道。若弟收嫂。兄收弟婦。尤干重典。決不可犯。

一。命案不可妄報也。凡投水自縊服毒。果自尋短見。皆與人無尤。每見有借命訛詐。糾衆滋鬧。此大惡習。不可效尤。

一。陰陽風水不可信也。天地無私。善人是佑。果巧於趨避。卽有吉無凶。何聖賢不以此垂訓。而獨教人爲善乎。是惑世誣民之說。造葬一切。不可聽信。

一。供奉神牌不可混也。查此間城鄉祠宇。率造萬壽牌居中。此大僭越。至人家除高曾祖考四代外。所有妖邪神佛。及別處淫祀。概不宜詔續。以害正義。

一。鴉片宜遠避也。嫖賭皆惡習。而此尤毒而難革。愛身與愛子弟者。宜深以爲戒。

一。墓碑宜立也。此間墳塋皆無碑。數十年後便難指認。爲子孫者。湏於先塋前立一石碣大書某人墓。將來滄桑迭變。最易尋覓。不可惜此小費。

一。淫詞小說不可覽也。凡聖賢書不可不讀。至如金瓶梅。西廂記。水滸傳。西遊記。反唐情史。醒世良言。諸書。大害人心。傷世教。閱之使人迷魂喪魄。蕩而失守。何如屏此。而專讀正書乎。

查災曉諭事

爲曉諭事。照得今年縣境非常水患。皆本縣之不德。無以感召天和。致累吾民罹厄。每念本縣衣食粗周。而災黎飢寒交迫。力不能救。千慚萬愧。今雖請

帑賑濟。思爲綏撫。適因今年被水計有六省。河堤又動工程。本境災區雖普。而

帑項不能多請。上爲

關 道 堂 遺 稿

國計。下念民生。欲撙節。而災黎所得無幾。欲過寬。而銀數難以開報。真覺萬難籌畫。本縣宦經六載。暮夜苞苴。未嘗取過分文。今茲辦賑。豈肯奮災黎口食。以自肥。第恐耳目難周。照料難徧。侵蝕剝削。皆在不及知覺之中。前聞各保造送荒冊。鄉保按戶斂費。錢多者多報。錢少者少報。計所獲之多寡。定災戶之口數。此弊大堪痛恨。查鄉保本屬貧寒。其奔走伺應不無勞瘁。但所至村庄。碗茶杯酒。應聽人之款接。何得硬行強派。今本縣格外酌籌。各委員所查之保。大保則給鄉保飯食錢四百文。小保給以三百文。於報冊時當堂發領。庶辦公有資。不致枵腹從事。各鄉保務宜洗濯肺腸。不得再向災戶稍有需索。至下鄉之書役轎夫船戶。皆按日給發飯食。不得向鄉保勒索錢文酒食。此示之後。鄉保仍有斂費。許災戶指控。若書役人等。有向鄉保苛索。及蠻橫之徒。無災血逼勒鄉保列入災冊者。亦許鄉保稟訴。以憑究辦。本縣言出法隨。決不稍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十一年十月諭

禁包漕示

照得本縣聞外間有破靴名目。殊駭聽聞。此輩具有頂戴。竟敢貪喫漕規。不顧顏面。不識廉恥。卽與狗彘無異。不得復與衣冠同列。各大憲每飭拿漕棍。以靖地方。而此輩索喫漕規。非復一年。該總書銀匠等代爲包庇。隱藏姓名。當其自來需索之時。不爲指稟。是何原故。此後此等棍徒。如敢入大門內索漕規者。總書銀匠速卽扭稟。以憑究辦。不得輕縱徇隱。此諭。

道光十一年十月示。

通諭教門示

爲通諭教門事。照得陋習。原當急改。

王制尤宜恪遵。本縣聞回民中。創爲邪說。可怪者有四焉。一則壽喪慶

甲。只許作揖。嚴禁拜跪。一則死經三日即葬。必念經咒。不用棺木。一則惟食牛肉不及豚彘。一則造禮拜寺數日一會。舍其高曾祖父而向空妄拜。問何尊神。何姓名。茫然不知。此皆顯乖。

國憲。大拂典章。先王之經大法。潛若無聞。外國之惡習惡風。奉爲鉅典。授受流傳。渾忘謬誕。其中豈乏有一二卓識之士。思變舊習。而羣相沮謗。卒難回頭。殊可浩歎。爲此諭爾同民知悉。爾等務速改前非。淨洗痼習。積年之昏曠。忽啓靈明。後代之風規。從今改闢。本縣有厚望焉。特示。

道光十二年諭

諭慎選保長鄉約示

照得保長鄉約。分似輕微。而管理職事。諸關緊要。官之耳目托之。民之安擾繫之。錢糧之催輸。詞訟之理處。亦賴之。非謹飭勤幹。明白事

體者。不能充當。亦無庸議舉。本縣抵任以來。細察約保中。其善排解能辦事者。未嘗乏人。而貪鄙懦詐。迭被訐控者。亦所時有。在彼固不知自愛。而甲民議舉之初。亦何不知審慎。或徇情聽囑。或串通弄弊。祇期朦混於一時。不顧貽誤於後日。故或數月而更換。或一年而改易。或長究而私逃。殊非慎重辦公之道。合行諭飭。爲此通諭各保甲民知悉。嗣後舉充約保。務須詳慎遴選。期可永久倚任。不得以素無營業。年穉無知。本不安分者。混行舉薦。忽充忽退。等於兒戲。如果平素勤謹。一時疎忽。小不妥協之處。不妨調護周全。該約保亦宜振刷精神。時加奮勵。公正無私。以無負通甲保舉至意。特諭。

道光十三年九月示

創六邑賓興諭書院董事執掌示

照得邑運戶興。賴人文之蔚起。名場角藝。必旅費之有資。本縣蒞棠以來。

爲書院膏火計。捐錢六千。繼而士民踴躍樂捐。共得錢萬貫。肄業頗有資矣。而春秋應試寒賤尙無後助。有遇槐黃。而足不前者。殊深軫念。茲有某人控寺僧。某發厥私情。係垂涎寺中花利。而該僧亦原非本寺住持。遂飭該僧還原寺。而寺中田十餘石種。價值銀二千兩。與其存爲諸髡之享用。曷若撥爲多士之卷資。今已訊斷。將此田爲寶興田。本縣復捐錢五百千。統交書院董事管理。將三年所獲利息。按鄉會試者分給之。武試者不與焉。夫義舉之成。難於潤。尤難於守。收散之時。貴得法。尤貴得人。諸董事樂善夙殷。其何以行之悠久而無弊。定爲章程。而不刊更。望熟商妥議。不憚煩勞。不爲率畧。庶士子永遠有資賴。本縣不勝翹企也。此諭。

道光十四年某月諭

通諭示

爲通諭事。照得本縣質甚鶩劣。實無寸德片長。時抱歎愧。然斷不敢過擾

稿 遺 堂 道 剛

告示

九〇

吾民。妄取一物。此心可信之有素。署中一切需用什物。或買則現錢交易。或借則立時歸還。從未稍爲短措。但恐署內外人等。間有頑鄙。或向舖戶賒取。久不歸還。或向他人暫借。遂爾佔奪。或任意藉端科派。實爲已資。或影借本縣名目。妄爲挪借。至有怖其恐嚇。受其箝制。飲泣吞聲。不敢催討。不敢稟訴。痛恨於無可奈何之勢。受屈於衆所不覺之中。忍之又忍。適以重本官之罪。每念及此。實宜預防隱慮。本縣總以保民財。恤民力爲心。一時情借。尙不肯出諸口。何忍縱若輩之苦累吾民乎。爲此示諭各舖戶居民知悉。嗣後若有署內外人等。輕出賒借。不付現錢。及借本縣名目。實爲已用者。儘可力拒不應。勿爲蠱惑。即一船一轎。亦須驗係本縣硃筆。方可應付。如被騙受累。許立時稟明。以憑查究。本縣亦得藉以寡過。決不袒護也。此諭。

道光十四年三月示

諭書役回任示

諭書役知悉。照得本縣奉憲檄飭回本任。擇於某日接篆。查向來官初上任。書役供億浩繁。本縣深知爾等苦況。何忍稍爲勞擾。爲此諭仰書役人等知悉。本縣未入境之先。不投紅諭。其頭接二接之虛文。概行裁省。違者即紀大過。所有書役銀匠代書人等。並令於南門外一里內伺接。手本但可合寫。至尖點及三日供應。俱不須備辦。署中床榻几棹與錫器磁器。偷或添少許。須本縣親筆發出。將至粗陋者送入。不取精緻。門牆對聯儀仗執事。一切不須換新。進衙接印。不必放鞭炮掛燈結綵。家丁有借端需索。許面稟究懲。蓋以民間財物。皆民間心血。濫消耗以快一時。實有不忍。本縣素敦儉樸。最厭浮華。出自至誠。非徒虛語。至保約丐頭。亦概無庸迎接。爾等尙其體貼遵行也。此諭。

道光十四年二月示

告示

嚴禁妄控示

爲嚴禁妄控。保全善良事。照得冤抑必須伸雪。刁誣必極究懲。此天理王法之至平。而官長奉以違循。無可參以私曲者也。邇來風俗日趨卑下。輕廉恥。重財利。厭方正。尙傾巧。趨浮華。避質樸。諱愚拙。習狡辯。一由窮窘。一聽挑唆。此皆不顧天良顏面之所爲。以故案牘日繁。控爭不息。方欲攫人利。而攫我利者已來。方欲乘人險。而乘我險者發起。方欲逞勢舞弊。而人之勢與智更勝於我。彼此皆無所得。徒交趨窮困。共取侮辱。陰譴陽罰。巧莫能逃。嗚呼何追。名節先玷。何如懲忿窒慾。作事謀始之利已最大乎。本縣蒞棠已閱五載。睹我民之剛良樸愿者。甚喜甚愛。因事到案。不敢以微賤生忽。不敢以瑣屑生厭。惟其中或架空臺陷。或借端詐擾。或細嫌而增飾其狀。或一人而羅織多名者。專以健訟爲利。鬼域居心。論事雖微。揆情可恨。至自尋短見之命案。如投水服毒自縊自戕及喪因病死。皆屬

與人無涉。每有藉爲奇貨。欲破人家。用肥糞藥。稍治微感。混稱屍親。呈感箝制。飽其慾。則求息銷。意不遂。則肆咆哮。似此惡風。尤堪髮指。若爲徇縱。善良何安。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務各勤本業。守本分。居家孝友勤儉。居鄉和厚忍讓。設遇大屈抑。遭大誣害。非旁人所能排解。方可呈訴。如有裁捏誣賴。借命株連。一切傾人肥己等事。即靈法痛懲。不稍曲貸。本縣不肯苦汝累汝。但恐汝自苦自累。雖欲改救。而無其策。欲保身家。尙知猛省蚤悟。勿貽後悔。勿損陰陽。相安耕鑿之天。漸成淳樸之俗。豈不盛哉。特示。

道光十四年三月諭

改建先農社稷示

爲就近遷改以正祀典事。照得城南門外。地勢高窪不等。中有一菴曰南茶。供奉諸佛。皆誕妄荒唐。非徒無益。且恐聾惑人心。而廟貌頗宏敞。又

告示

有一壇曰 先農社稷。此關係一邑民望。主持四境年歲。而廟宇甚傾圮。以道理論。諸佛本屬異教。而 先農社稷爲正神。以祀典論。 先農社稷爲春秋祈報之盛舉。而諸佛不在應祀之列。本縣愧無才無德。而爲

社稷人民所繫屬。使因其陋。而不爲改正。心殊歉仄。今將諸佛像付之火。卽以其廟改奉 先農社稷。地既爽塏高阜。廟亦莊嚴齊整。可永免洪水之淹浸。無俟創造之勞。而神靈以妥。人心以愜矣。南茶菴原有香火田八石種。即歸入 先農廟中。其應完銀米。循其舊。并飭僧永德仍爲此廟住持。夫 神農社稷。民食民命之所係。神旣得所。民用救安。屢豐作頌。不蔡可知。該僧尙一爾心志。供爾香煙。勤爾灑掃。屏爾塵氣。護爾垣牆。保爾田產。將閭邑藉。以永沐無疆庥。毋違特示。

道光十四年三月諭

力勸節儉示

爲力勸節儉。速挽頹風事。照得創業保家。端由淳樸。取窮致困。首在侈華。易稱用過乎儉。禮謂國奢示儉。計實深遠。方今民生日蹙。卽返樸歸真。猶懼不贍。况邇來以繁文縟節相尙。以耗財浪費爲能。昔指爲華麗。今曰粗陋矣。昔用於官府。令及窮簷矣。凡衣食器用。宮室輿馬。交際應望。款式必競新奇。支用每添名目。始而輕薄者倡之。繼而謹愿士和之。始而市井間造之。繼而薦紳家襲之。始而先世富饒時創之。繼而中落蕭條亦踵之。彼已窮奢。更欲角勝。以求駕其上。已自縱慾。又廣煽誘。以相習成風。一遇吉凶事而家窘。再遇而家更窘。始借人財物則欲還。以借而不能還。馴至玷辱名節。放溢爲非。正坐假裝體面。恥實慕華。來源甚微。出路太廣。困窮可操券而得。危亡實自招而來。不思轉風氣。而甘爲風氣轉。識力不定。愈趨愈下。此豈天數時勢之可誘。蓋職由好奢一念

致之耳。士果有志。將作中流之柱。豈爲逐浪之鳧。今就其不當用者而裁之。正留俟當用者而用之。始於人非笑則聽之。終將併非笑者而化之。一日規模。即百世雲仍所承襲。就如嫁娶。非求悅人耳目。家日親家。聘儀粧奩何苦食索。賓朋四集。款接勞擾。徒增苦累。皆可減省。至臨喪。雖附身附棺者不能無。但棺不必大。斂不必多。弔客不必招。孝帛不必散。葬地宜擇高阜平坦。不必惑於風水時日。及延僧道念經。亂燒紙帛。觀孔子葬顏淵。左氏賁華元。張釋之劉向。程子之論議。鄭康成皇甫謐。盧植趙歧諸葛武侯司馬溫公之自處。即可取法。何難備辦。若時常款客。誠意須周。酒菜可減。推之服食。酬應年年撙節。即年年贏餘。一事所省有恨。數事省之即多。勿待儉歲而籌。先從豐年而節。加以勤勞力作。謹禮守法。誰云人事有餘。難補天事之不足。爲此普諭士民。概從先進。共挽狂瀾。鑒蟬螿之致刺。勿入窮途。法唐魏之遺風。何傷文雅。倘果協力改變。浮言不動。將重逢古處之衣冠。不致天物之暴殄。浮華愈黜。實德愈

闡道堂遺稿

敦。民生愈厚。豈小補哉。
道光十四年四月示

告示

九七

雜著

除邪編跋

天地設位。而人立其中。人何以立。備盡人道。而後能立也。人之道大矣。遠矣。而不遺至纖至近。精矣。微矣。而不外至粗至顯。自視聽言動。以至貳地參天。無在非道。卽無在非人道。是故罄精力以圖之。猶懼心之浪用也。程一格以赴之。猶恐途之歧誤也。若舍正路而就異端。判聖經而師邪說。是人也而鬼之化。卽不齒於人數。無顏以立天地矣。夫異端邪說。非必外倫理。反中庸也。道涉虛無。論夸元妙。君子已謂非人道之正。而深爲世教憂。況崇淫祠。工禱禳。惑世誣民。競爲鬼魅。不尤堪痛心疾首。攻之恐後哉。今天下妖廟日盛矣。左道日熾矣。高者玩心二氏。塵芥萬物。卑者趨避爲心。侈談神怪。然猶有神之名號也。吾瓊乃大開名目。大帝聖母。封自道士師巫。始特崇祀於家耳。繼也。斂金錢。荆廟宇。備儀衛。野遊日出

稿 遺 堂 道 關

軍。筮曰：軍塲。董事曰：軍首。男婦雜遯。老穉奔波。卜晝卜夜。舉國若狂。彼豈有神驅迫哉。流俗之溺也深。而禍福利害之說。亂其中也。次伯父定岸先生。少嚴正動循禮義。以百魔之難懾我也。以陋習之宜急球也。舉家中諸佛而火之。繼又代衆火。繼又釋其甚威赫者而概火。前後得文若干。曰：除邪編。當爾時。忌者曰：利我者神。蠱衆者神。神而火之。曷以假威。火哉火哉。爲先生恨。駭者曰：祥殃由神。靈異如神。神而火之。後將不測。火哉火哉。爲先生懼。悅者曰：非神之火。而木之火。木本無知。崇何以召。火哉火哉。爲先生快。凡此皆未識此舉之苦衷。而挾此書之隱旨也。夫人生止此一心。人道之大。聖學之正。於我寄託。其職業所不得不盡者。非福利之我誘。其非道之不能兼營者。非禍害之我怵。且君子之所謂禍福利害。與俗異。道德以爲藩。仁義以爲巢。聖賢以爲杖。歷險夷而無撓屈。不惟人所欽承。亦神所敬畏。此卽福也利也。逐榮利而忘恥。犯不韙而罔忌。冒人言不恤。位崇高而行下。不惟明遭筆伐。亦暗

被神誅。此即禍也。害也。先生將斂此心。於光明正大之中。尋實理。於心性倫紀之地。舉諸佛而付諸火。實衛正黜邪之誠。挾以俱露。初無意於與神角勝負。俠氣以震俗聽。而禍福利害。本所不計耳。先生是編。原不敢問世。而憫俗陷溺。實若痛害切身。欲統斯人而歸正道。後之人絀繹其意。黜奇邪。屏俗論。共務民義。急挽頽風。豈獨人道之我盡哉。兩問之內。妖氛靖。正學昌矣。

道光七年九月譔

安全社引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倫。有倫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傳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夫哲人見患於未萌。未著。況已萌已著。而不急防乎。乃者本年四月海氛不靖。匪艘駛入青藍港內。縱荼毒。肆剽掠。所向披靡。未幾颺去。夫賊膽何自而雄。賊鋒何自而烈。知我無備故也。彼何爲遠颺。

關 道 堂 道 稿

何爲他適。知我有備故也。我

國家德澤深洽。運祚靈長。基建不拔。休承無疆。小醜之豕突鴟張。不過遊魂。立當授首。惟是承平日久。猝遇警急。無風鶴而自憎。疑草木之皆兵。誰賦詩以退虜。雖長嘯以卻騎。明知螳螂奮臂。奈此蛇豕逞兇。所以獸賊鹿奔。同時騷動。魂飛心戰。四顧倉皇。即或挾義氣。蓄雄心。思投袂。謀奪纛。猿臂可方李廣。虎頭不讓班超。亟欲滅此朝食。而弧無燕角。劍乏羊腸。將蒙馬而少虎皮。欲建營而寡鹿角。七札易徹。而矢安在。雙鷗可貫。而箭安在。氣壯而山嶽可搖。拳空而英雄坐困。自古未有手無寸鐵。而計能六出。謀運七擒者。此器械不可不早精也。雖然。甲穀矣。干敵矣。鋒厲矣。而方建淮陰之鼓。已量道濟之沙。可奈何。夫決雌雄。判主客。將欲攻心。先防枵腹。無流馬木牛之運。而責以陷陣摧鋒。堅沈舟破釜之心。而終至析骸易子。卽稱瓜土。難奏膚功。吾聞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資。士不往。故武有七德。必計豐財。周垂三誓。不無厚賞。固可因糧於敵。尤責

以飽待飢。與其殺雒陽之妾。何如椎李牧之牛。况招募丁壯。非同素養之材。官日給口糧。勢難暫緩。此經費不可不早裕也。之二者而求兼備。非釀金不可。我輩近青藍港。各衛身家。敢忘桑梓。特懇同人量力捐輸。擇人執掌。藏胸有甲。借衆成城。先人則奪人。智鬪兼力鬪。定謀於鬼神未覺之先。密備於烽烟未舉之日。金革全而威自壯。積貯裕而膽自雄。一遇寇至。急出堵禦。犄角而鹿視之。駭皮而獸視之。各擊李崇之鼓。誓吞長狄之喉。取其鯨鯢。殄彼梟獍。一唾手間耳。片時勞孽盡。而消槍櫓之變。滅旬始之妖。免猘獠之毒。無鷄犬之驚。有盤石之安。登仁壽之域。

九重上南顧舒憂。在此社之聯絡。故名曰安全。諸君而欲計久遠。慶恬熙。宏安上全下之畧。偷其踴躍爭先。共勸義舉哉。是爲引。

安全社章程附

一。安全社。爲禦寇計。沿海家家。不可推卸。家豐者。固宜多捐。即寒素。

稿 遠 堂 道 關

亦宜勉力。惟十分赤貧者。不必強。至入港貨船。亦酌捐。小船免。

一。捐項收齊。擇殷實端謹者執掌。按年一分起息。如猝遇事變。掌錢者。不妨別處通挪應用。俟後清還。

一。器械等件。分貯三處。一貯東郊市。一貯陳家市。一貯頭苑市。俱擇人擇地收存。其器械上。俱刻安全社三字。不許私借人用。

一。每村領大螺五箇。木鼓五箇。小村螺鼓各三。近港者酌添若竹鼓。則各家自造。一見賊至。審明的非客船。則專吹大螺。各村聞之。概吹螺。令其聲接續。就近數里村庄之年壯者。概出抵禦。紳者等即於其中。挑選鄉勇。取出器械。或執此或執彼。隨其所長。賊多則鄉勇多。賊少則鄉勇少。伺賊踪所在。環其左右前後。晝夜防守。勿令上岸。萬一鬆勁。賊已衝突入村。則木鼓竹鼓亂打。大螺接吹。聲聲相接。各鄉勇四面緊圍。務必兇擒。極力廝殺。立功取賞。正在此時。切勿退縮。如不是賊船。狂率吹螺。致人驚擾者罰。

關道堂遺稿

雜著

一〇四

一。賊已至港。用木搭二望樓窺探動靜。並打更。各村亦設更夫。打木鼓竹鼓。不致斷聲。勿吹螺。另擇捷步者巡邏偵探。勿弛懈。

一。每村設百家長。十家長。嚴查有無通賊。接濟水米等件。如查得其人。及導引賊入村者。立火其屋。即細縛送官重治。倘百家長。瞻徇不首。後經查出。將百家長等。鳴官究治。

一。賊至港。米商賣米於人不得過一斗。沿岸水井。夜須緊防。勿令人賣水。

一。挑選鄉勇。須一律健銳。如脆弱無能。及無人認識。素不爲人齒者。不得充數。其有滋事不遵約束者。立刻攆逐。

一。鄉勇口糧。近港者日六十文。離港遠者日五十文。善點炮者。倍之。大危急時酌添。若遠處延請教師另酌價。

一。帶鄉勇不必拘定紳士。但端正有才幹。曉事體者。便可共事。

一。殺賊一名。賞二十千文。生擒者。加五千文。傷賊未至死賞二千文。

關 道 堂 遺 稿

奪得賊船賞六十千文。小船減半。船上貨物全歸奪船人。惟軍器與船歸公。其點礮打沈賊船者。賞與奪賊船同。

一。帶鄉勇者。各置一小冊。註各鄉勇姓名年歲村庄。有發無發。何人何日得賞。何日有事未到。隨時登記。

一。帶鄉勇至二十名者。日給一百文。帶三十名。給百五十文。帶四十名給二百文。帶五十名給二百五十文。所帶者少必足二十名。多無過五十名。鄉勇中有三人得賞。或一人三次得賞將紳耆賞錢二千文。如退縮逃走。將帶鄉勇者罰一千文。故縱鄉勇擾民者。罰二千文。均不許再帶。

一。彼賊傷賞錢六千文。畧重者十千文。太重者十六千文。至死者五十千文。傷重而死在十日外者。仍照十六千文。帶鄉勇之紳耆被傷者同。若至死七十千文。

一。鄉勇中。有驍勇大出家。累次得賞者。衆仍呈官請加賞。有打斃賊首。致賊無主而潰者。賞三百千文。衆即呈稟轉詳大憲。大加旌獎。如未足四

十號船之賊首賞二百千文。

一。設計誘賊。令賊大敗走者賞一百千文。如係多人同謀賞亦如其數。

一。設奇謀挫賊。不肯受賞者。衆請官旌匾。

一。賊猝入村。最近各村聞鼓聲喧闐。立刻出救。隔遠之村速探情形。如賊太猛。即出爲聲援。賊見我勢盛人衆。喊聲四起。互爲犄角。自惟怯圖歸。及其旋頭。宜扼險隘截殺。或伴爲敗北以誘之。或設埋伏以突出。另分一隊破其船。可盡剷滅。設我畏賊餓。紛紛逃竄。賊愈猖獗。是召賊前來。宜各壯其膽。一其心。勿似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賊自畏我如虎矣。

一。安全社。係沿海三十里內村市湊捐而成。而青藍港門爲咽喉要害。此處防堵嚴緊。別處可畧寬心。平日紳耆。留心詢察。如可充鄉勇者。默誌其名。一聞警可備指麾。附近港口。多預備。離港較遠者。少預備。

一。寇在海面。鄉勇非素常操演。只利防堵。以守爲戰。賊見我心齊力一。無隙可乘。復絕接濟。立當颺去。此不戰自勝。毫無所損。萬全之策。偷邀功

心盛。私行挑賊。轉被賊敗者重罰。卽倖勝只宜薄賞。

一。兵操必勝。在領兵者之智膽。如衆盡慌忙。我須鎮定。衆方弛懈。我須奮勵。衆方喧譁。我須凝靜。衆方愁鬱。我須舒泰。衆皆傲慢。我須退遜。我勢實強。示之以弱。我勢實弱。示之以強。憚之以危禍。睽之以厚利。全不少動。養其氣於燕安無事之日。運其謀於深沈嬉笑之中。雖甚方正卻巧變不測。方不爲人看破。此在講求有素。臨時方得力也。

一。青蘆港離郡幾二百里。賊至報縣。縣報府。道鎮。輾轉數日。兵尙未至。數日中無人抵禦。已被蹂躪。即官兵數亦無多。糧餉安能常發。此社建而聲威自壯。賊膽自落。不致上請。

國帑。仰仗弁兵。今日籌畫。爲身家計。爲桑梓計。卽爲朝廷計。建異日久遠之策。遏奸宄覬覦之萌。表吾儕忠盡之誠。幸同里意見符合。謹就管見。粗立章程。有未盡者。俟續補。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課

雲氏祠堂條規

一。立身以孝弟爲本。凡父母訓誨。必牢記遵守。晨昏侍奉。色必溫柔。言必和婉。不可稍亢戾。如有譴責。急認非引咎。不可強辯。日求承歡順意。勿惹其憂。勿觸其怒。勿貽其累。若親年衰。宜加扶持。或已分爨。不可推諉。至伯叔兄長。均宜恭敬。禮周意篤。苟視旁親如秦越。其待高堂可知矣。倘有尊長指陳其違犯。立加重責。

一。保身在勤儉謙謹。自古創業。皆由勤勞而成。節儉而致。大福者。心必虛。寡過者。行不苟。如游惰奢華。驕傲放蕩。必墮家聲。苟有此弊。急宜回頭。

一。心地宜坦平公正。如奸險詭譎。貪殘刻妬。欲傷人適自傷。天神必不容。

一。容貌宜莊嚴凝重。不可輕佻浮薄。狂躁粗率。雖菴聰慧。有才學。倘有

稿 遺 堂 道 兩

此弊。必無遠福。宜痛戒。

一。言語宜謹慎和順。不可輕率妄誕。多說不如少說。急說不如遲說。凡不正根話。傷人味良話。及人家曖昧事。若輕開口。皆傷陰鷲。卽戲謔似無妨。然卽招侮取慢之根。

一。作事宜求合情理。不可任意。不可利己傷人。凡舉動。先詢老成有識者。自寡罪戾。切毋生事喜事。倘有大出範圍。定行責罰。

一。接物宜和厚退遜。如藐視老成。妄自尊大。必無成就。族黨中賢智者。宜知尊敬。而窮苦不堪者。亦不可慢。其奸宄大惡輩。宜含藏。勿顯露。設遇橫逆之來。忍之又忍。甯受人欺。勿令人受我欺。甯受人毒。勿令人受我毒。氣不輕動。一生受用無窮。

一。宗族宜和睦親愛。蓋念同氣連枝。必不忍膜視。乃理處事件。或分門別戶。或各結私黨。或各逞意見。或欲顯才能。或挾其故嫌。或受其賄賂。或恃勢倚衆。或袖手坐視。或當面不可否。而背後善議。皆至愚可憐。此

稿 遺 堂 道 闡

心實不可對祖。果常以謙和相待。誠信相孚。族運家運。無不興旺者。勉之望之。

一。子孫爲真正家產。自其幼穉宜約束於規矩中。善惡是非。常指示分明。自知方向。讀書者。宜擇嚴師督責。習農工商。亦常令知勤苦。如溺愛不教。後欲教而無及。是宜培養於早也。

一。家庭宜常整肅。如婦女識多卑陋。須常訓誨。方知禮法。至待婢僕。殿中又宜體恤。大約先以禮義律身。而後可言家道。

一。嗜好習尚。成敗所關。如漁色貪利。習訟師。好拳棒。喫鴉片。結盟拜會。好賭酗酒。皆玷辱門風。概宜點檢。毋失足。

一。邪鬼左道。不可輕聽受惑。僧尼道士。勿令至門。

一。交遊宜審慎。如不正之人。有損之友。宜知避。

一。市井乃鴛塵地。不宜常盤桓。致染惡習。

家勸十六條

一。立身以品行爲重。績學以志趣爲先。幸列章縫宜。瓣香墨哲。取式名賢。謹幽獨凜。屋漏省察於念慮之微。檢防於言動之著。學不博。則義蘊不明。學雖富而宗旨貴正。斂其心於準繩矩矱之中。專其精於修己治人之道。驗其學於倫紀日用之實。擴其識於風塵流俗之表。舉平生之惡習陋態。而淨滌之。勿憚勞瘁。勿避非笑。勿爲文飾。勿事因循。日加淬厲。是猶恐非。進猶恐退。斷不爲暴棄自甘。讓古人以獨步。方算讀書中人。族中得一文士。衆卽刮目待之。偷徙工競病。博科名。獵聲譽。與波上下。即失宗黨望。若性格不軌於正。庠序其躬。市井其行。不允玷辱門風乎。我先世勤德彪炳。書香不墜。所望各自砥礪。與先哲印心源。卽爲乃祖綿世澤。士志奮而農工商賈。皆得模範。統歸繩尺矣。

一。家運興隆。在有志有識。不爲遠大計。非志也。專爲鄙細謀非識也。志

汨於俗則不高。識囿於近則不卓。我本具萬物皆備之理。善之擴之。則大富。我本有超然物表之趣。葆之全之。則大貴。我本有不死不斂之神。珍之攝之。則大壽。厥田甚腹。厥爵甚尊。厥福甚奇。祇在方寸心耳。非勤學無以擴此心。非窮理無以明此心。非實踐無以驗此心。偏私去。心乃廓。氣質變。心乃真。糾虔密。心乃純。光祖父。益君民。全以治心爲上上策。心若壞。本蹶矣。他奚濟。

一。嫁娶喪葬祭家必不免。宜取古人典禮。參以土俗。斟酌舉行。屏繁文。裁冗費。不畔古。不駭衆。貧毋貌富。賤毋僭貴。昔文中子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若不論門楣而索重聘。計厚奩。扳權勢。貪殊色。便乖家道。喪以敬哀爲主。用浮屠。喧鼓樂。皆屬不經。葬取安骸。非以求福。過泥風水時日。任聽暴露。是挾私忘親。古賢深戒。高曾祖考。遇令節必精潔致祭。父母忌日。亦宜具奠。豐儉隨時。勿率勿慢。蓋不誠不享。不誠如未祭也。

一。訓子宜嚴緊。坐立言動。必遵儀矩。食飲衣服。勿涉奢靡。束髮受書。嚴

閣 道 堂 遺 稿

師宜擇。慧者必加勤苦。鈍者亦使諷誦。多讀一字。卽多曉一理。長而答
捷。何如幼先檢束。卽四壁徒存。一丁難識。而義方之訓。鉗勒之嚴。究勝
舐犢。致納於邪。至女子自七八歲以上。必習績紡。勤女紅。學烹飪。不可離
母左右。不可輕赴人家。不可輕見生客。其性情宜靜順。聲氣宜舒緩。容
止宜安詳。切忌涉暴戾。蠻悍一派。然閨闈之肅。在先正其身。心已正。而
後刑于有本。子女受範也。

一。守繩檢者。時防失足。顧身家者。嚴絕非爲。凡大犯律例。得罪名教。
卑污苟賤。奸險叵測。專計囊橐。不恤體面者。皆害人自害。我不顧族。族
豈顧我。與其資懲而後悔。何如預防而免悔。至博弈鴉片。酗酒戀花。放者
謂可悞情。識者嘆其喪德。身旣不端。家何以教。望後葉。常相告誡。勿
溺其中。

一。敬祖必睦族。骨肉而忍離析。必對祖未誠摯也。人衆則意見性情斷難
一致。居遠則覲面促膝時更多疎。一事齟齬。終身嫌隙。皆識量淺狹故也。

人果量宏識遠。四海中皆可含忍曲恕。況同血脉乎。近親固加愛敬。遠脉亦宜聯絡。受彼誹謗。處之以聾。遭彼輕侮。待之以敬。喫其小虧。甘爲忍讓。大被吞奪。借衆剖判。兩相傾軋。曲以解之。兩有覺。婉爲釋之。下聊城之矢。平蠻觸之爭。勿作摸稜。勿故偏袒。勿爲噤嚙。便善彌縫補救。務期雍穆成風。淳龐復古。陰消其點戾凶殘之氣。其有大出範圍。懲治擯斥。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而憐憫矜恤。隱寓其中。蓋濟以義。適以成仁也。

一。士有諍友。不陷不義。不知其人。觀其所友。果日親直諒多聞。欲領讜論。以古訓相切劘。以義理相啓迪。以非僻相警惕。欲不爲端人偉人得乎。使日與奸狡驕惰。淫暴輕肆者處。相煽以邪。相豔以利。日鼓以氣。始而喜其親媚。終而入陷筭。墮家聲。雖悔可救乎。故欲進德創業。必慎重交遊。然我不虛懷納諫。益友不我親矣。無皮裏陽秋。黑白不分明矣。是貴先有特識。一。古謂好訟之家必破。與鄉黨雀角。使人傳播。已可羞。况以骨肉親戚。聯跪公堂。雖勝不償失。况負而受刑乎。閭閻之辱不能忍。吏役之辱即

忍之。言語之毒不能甘。桁楊之毒即甘之。非得計也。果知鄉斷。未必不如官判。則忍耐退讓。究可委曲周全。如聽訟師簸弄。訟又添訟。仇又添仇矣。保家先忍氣。望以爲韋弦佩之。

一。境遇不外順逆。處順而驕奢淫佚。不知稼穡艱難。家必中落。處逆而怨懟游惰。甚至放溢爲非。門何能大。有志節者。處亨如困。日慎一日。恐宴安之有毒。茹苦若甘。日奮一日。知運氣之可轉。且溫飽寵榮。似順非真順也。何敢肆情而縱慾。坎墜落拓。躡逆豈終逆也。何可挫氣而玷節。一知畏。一知奮。不爲境累矣。

一。自強自立。在禮義律身。寓正直於和厚中耳。倘外情理而學教師。尙武藝。逞膂力。習拳棒。稍有睚眦。揮拳攘袂。以強梁爲榮。以跋扈爲威。以蠻悍爲得意。戾氣所觸。不辨尊親。而禍害卽暗隨其後。自詡無敵。而敵已者偏多。專喜戕人。而戕已者立至。孔子謂有勇無義。爲盜爲亂。左氏云。不義而強。其斃必速。是必勇於義。怯於不義。方算人豪哉。

一。卑幼之於尊長。固宜恭順聽誨。自雄自大。藐視老成。必是不才。然尊長宜先自檢矣。日爲不法。自踰短垣。專以大經大義繩後進。無怪反唇。况挾私以讎。伏機以搯。逞貪以妬。仗老以脅。被辱者。忍不一忍。偶頂撞。卽坐以犯上名。一駁斥。卽誣以凌長罪。是不可責懲乎。夫欲人敬我。當先自敬。望各加修敕。植其品。以爲先路導。無倚其勢。以滋後輩議也。

一。喫齋念經。家奉衆佛。皆妄念邪說。而端公聖婆。左道惑衆。尤王法所必誅。僧道師巫。勿許到門。建寺進香。勿聽其誘。蓋消災降福。非求可得。徒然耗財。心正則百邪皆避。心疑則萬怪紛乘。此婦人所易迷。而男子宜明理守正。以身先之。以剛禦之。

一。村中家中。宜定靜謹嚴。不可藉端演戲。以戲詞多淫穢媒賈。足蕩人心。且晝夜喧闐。男女雜遝。往來如梭。恐更有可羞可危之事。亟宜遏絕。

一。術業貴擇其正。如商賈易射利。然甚危險。且恐入貪詐。習奢華。致壞

心術。究不如力農爲本分。若目爲耕硯爲田。筆爲耒。義爲種。利尤萬倍。家有詩書。氣象無不勃然興者。故薛文清云。舍讀書爲善。別無安樂法。一。襟期要開闊。不可做自了漢。如營營俗務。無大害事。然齷齪矣。天地祖宗倚賴我者何事。海宇生靈所託命者何人。忍忍置而專爲身計乎。故識量大。作用大。方是大人。

一。君子小人。只判於邪正。敬肆義。利公私。自愛者。斷不學小人。然細細默勘。究難信爲全歸於正。與敬義與公而一無交雜。惟常返觀內照。省察克治。刻不放鬆。德自進。品自崇。

瓊臺書院學規五則

一。住院諸生。講肄時藝。爲拜獻資。功固不可輟。但立身有本。續學有要。本者何。曰立志。要者何。曰敦行。奉賢聖爲標的。而心摹力追。是謂志。先陶淑其身心。而造次必謹。是謂行。志未立。行未敦。雖筆掃千人軍。首升

關道堂遺稿

七寶座。君子弗尚。今諸生忘愚陋。辱從之遊。望洗滌舊習。振刷精神。蹈檢履繩。絕輕褻浮薄之習。規行短步。有端人正士之風。毋以禮義爲桎梏。毋以狂蕩爲彬雅。毋自棄。而謂前哲無能頡頏。毋畏難。而謂氣質無能矯變。果有過人之識。絕塵之概。其文必瑰奇卓犖。迴不猶人。萬選青錢。可操左券。蓋論文必有以宰乎文之先。力學必有以造乎學之奧。品關畢世。幾決一朝。願慎旃毋忽。

一。學業進益。全要刻苦精專。諸生鼓篋於斯。宜統終身計算。根柢淺薄。如何培補。識解未超。如何增長。胸中之固陋。筆下之庸劣。弊究安在。時刻研鍊。百方講貫。力屏外營。拚命向前。竿頭方可漸進。黃山谷云。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上收汗馬功。蓋言專也。陸象山云。學者要做刀鋸鼎鑊工夫。蓋言苦也。若散散漫漫。玩愒因循。貌章縫而作游手。是畢生墮陷阱中。文藝不進。意中事耳。所望寡出入。去浮華。屏外好。除妄想。省閒談。絕戲謔。喫盡千辛萬苦。換去俗腸俗骨。聰明品學。將步武曩哲。

閣 道 堂 遺 稿

豈僅掇魏科哉。

一。誦讀宜取其中正。如經書。皆古聖傳心要訣。而五經之警覺。不如四書易入。得力其數語。享用於終身。吾人所當神明奉之。著蔡視之。我之命脉借此養。身之元氣借此葆。非徒供舉業採取也。至經傳史鑑均宜淹通。以陶冶性靈。餘若宋五子書象山陽明先生集。皆羽翼聖經。當加玩索尋繹。足開性鑰。而引我於大道之中。至無益身心之雜說。有傷名教之淫說。荒誕不經之邪書。全宜擯斥。不可寓目。蓋學不博。則智識不廣。學太雜。則趨向轉迷。不止徒耗心力也。

一。觀摩貴有朋友。然益友難。擇友亦難。擇之得失。終身成敗繫焉。善擇者。每從才華體貌外得之。如輕浮躁暴。傲刻險譎者。雖負盛名。詎爲遠大器。如謙恭謹樸。寬厚正直者。縱乏時譽。究有長者風。其賢者。孤高難狎。不阿所好。然必下氣以親之。其不賢者。性行不正。雖善言說。然必加意以防之。胸中分涇渭。皮裏有春秋。而外仍不露。有益無損矣。然我

察友。友亦善察我。所當早夜敏皇。勉自樹立。方不爲益友所棄。

一。進德必須改過。夫庸人常覺無過。脩士常患多過。蓋心虛則能返照。責已則加搜剔。知悔則深痛恨。但覺每日視聽言動。日在非禮之中。隱微念慮。恐召鬼神之譴。處事接物。或來指摘之加。過於我。有盤據難除之象。我於過。當有根株淨拔之勇。念鴻儒碩彥。何一不可攀。躋德業文章。何事不可精進。惟坐此身過心過。萬種私欲纏繞。而不能掃脫。故難日新。不急克治。何能抗心。希古所願。悍然猛省。立刻轉頭。吞力刮腸。飲灰洗胃。勿加文飾。勿憚艱苦。勿嫌異俗。斷以剛決。濟以堅忍。運以深沉。不作遲疑徘徊之態。庶得回生起死之方。果一旦翻然全變。非復吳下阿蒙。靈臺上何勝快樂耶。然此指微咎耳。若大千例禁。衆共指斥。惡。更不可繼院中。橫經有地。藏垢無方。如有不自愛者。幸早斂踪。勿煩鳴鼓。責善良友。想亦知潛勸隱規。早爲之所。如吾門中。並無亂苗之莠。敗羣之羊。則烝髦不更易易哉。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撰

稟藩府辦災賑摺

竊卑職某接奉憲臺札，以本年辦災務期激發天良核實開報。即各按地方情形。應如何杜弊。各抒所見。詳晰議稟等因。仰見大人軫念民瘼。搢謙下問。不勝欽佩。伏思災賑。爲地方重務。服官者。苟具天良。自必自顧名節。出於至誠。以求拯救民患。况蒙示諭諄諄。五申三令。更當悅與畏俱。悉心籌畫。卑職除照舊章程辦理。不復贅叙。謹就當下所見。與得之傳聞諸事。冒昧臚陳。具摺敬呈。至卑縣開查日期。須俟柘林通判鍾倅到縣。方行具報。今將違札陳弊。謹抒管見。緣由肅稟。憲鑒。

計呈清摺一扣

一。查戶口以覩到村庄。挨戶順查爲最妙。如當洪水驟漲。家皆四散。庄僅空屋。飢民皆蟻集於高阜處所。此鄉可混爲彼庄。今則水已消落。每保

若干庄。每庄若干屋。大勢不能胡混。委員查過。灰記其牆。似難作弊。乃有奸詭之輩。一家十口。本應算爲一戶。彼則將父母兄弟妻子分作五六戶。或七八戶。一戶有房數間。仍應算爲一戶。彼則每間屋皆設鍋竈。致一戶而報以數戶。更有破落小庄。牆壁皆土。或蘆蓆爲牆。委員既已灰而記之。乃復刮去其灰。或換蓬蓆。復改名姓。硬云未經查過。貼近鄰右。不敢直言。或公兵之牛屋。碾屋堆柴草屋。本無人住。屋已全倒。則詐稱此係某某所住家。必要給票。或謂此家人已外出。歸後方求補放。或衣食稍豐裕者。不宜領賑。乃舉家大小男婦。仍欲求給。謂

皇恩不可不承受。其不願顏面之劣衿。且具衣冠。而爲婢僕輩求丐。凡此皆到處所難免。惟委員能耐繁劇。不避嫌怨。庶不爲朦混也。

一。各鄉民情習俗不同。良莠不一。其淳實本分者。即少給一二口必不吵鬧。至遇奸猾兇戾之輩。願欲甚奢。一聞委員將到。預爲設機擺佈。密令老朽男婦露面出頭而已。若不聞其事。委員方查一戶即交嫌其少。將委員四

面圍繞。惡言亂罵。喧譁嘈雜。耳不堪聞。音不可辨。胥役或斥其非。則羣起攻擊。愈鬧不休。必使委員怖其凶醜。受其挾制。彼所開之詭名詭姓。所索之大口。小口。不得稍有刪駁而後遂意。此時委員若發怒動氣。則兩相激觸。恐釀禍端。欲婉曲開導。雖喙長三尺。彼不入耳。省事者。每含忍容耐。且恐各憲聞之。將謂辦理不善。遂不與計較。而若輩因之益無顧忌。此弊恐各屬不能免。計惟直將滋事之庄。明爲稟出。不必概爲提究。但將此庄扣除停查。俟羣知悚懼。再四哀求。然後補給。庶示威即以全惠。執法而不傷恩。災民不致遺漏。而委員得以展布矣。

一。利之所在。人爭趨赴。嘗有無恥紳衿。無行棍徒。平日奴視鄉保。而胥役亦不敢冒觸其威。彼專以有事爲榮。染指是望。或他保本無災。或他保本已查。仍然暗隨委員足跡所至。只望委員不挨戶查。祇憑鄉保造冊發給。則每保中添列詭名。以騙賑票。若所得有限。或毫無所得。則唆使蠢愚無智者辱罵。委員官或拿究。則滋事者。罹於法網。而彼晏然無事。利則暗攫

於已。害則明推之人。愚民素仗其勢。到案不敢供出。委員乃異鄉人。何由詳知其術。此惟事後。密訪得實即究。則懲一可儆百也。

一。委員須得練達老成之人。如未下鄉。當先有把握有主意。某處之人情習俗已周詢。而得其梗概。及下鄉則臨機應變。體察情形。不可游移。亦不可膠滯。尚中無特識。或哄以某處人情兇悍。不如意。必受侮辱。因而多少口數。隨索隨給。不免浮濫矣。或慈悲太過。謂濟人急不妨過厚。操之蹙。適以招謗。且太認真。則勞憊難堪。稍放寬。則唇舌可省。而捏報者不復駁斥矣。且聞於親近隨行之人。一效微勞。有賞以賬票者。在各員多自愛。未必實有此事。但恐萬一有之。則不達事體。大招物議。惟勤慎廉幹之員。此弊皆可不蹈也。

一。地保家本貧苦。奔走伺應。頗爲勞瘁。向來並無給以飯食。且下鄉人役。或有需索其錢文酒食。彼家既無所出。不得不取之災民。其按戶斂費。雖甚可惡。而致此亦有根由。計惟於查勘某保時。給地保以飯食。不使枵

腹從事。而跟委員之書役與轎夫船戶送公文者，皆按日給發飯食。並嚴飭其下鄉。不得再向地保勒索。倘有不免。許地保指控。庶災民可免剝削矣。一。賑銀頒發。多在戶口。將查竣時。各州縣如荒僻微區。不必言。即商賈輻輳之地。欲於數日中。湊數萬錢。亦甚難辦。况錢庄平日計較錙銖。因此居奇。勢所必至。欲向鄰境變換。舟車腳費。以及護送人役各費。亦復不少。目下鄰境。又同辦賑錢更無多此銀價。至放賑時。所在皆賤。此項似可於查戶口未竣時。分爲數次。由州縣遣屬。赴府具領。陸續換易。實以時日。便於穿紮。錢庄易以湊錢。而每口可多得幾文矣。

一。設廠開放。向在各處查竣之後。然溯自初查。已閱多半月或一二月。災民有營業者。尙可久候。若朝不謀夕。每將此票而當之賣之。自己所得轉覺有限。有力者或專收買賑票。圖取重利。間有不法之徒。摹雕印票。以假亂真。伺隙中擁擠混雜。收票書辦。目不暇給。未及檢冊核校。而彼已將賑票收去。又將假票轉賣與人。人貪賤而墮其術。錢失而復權禍害。

此各屬不多見。而亦所間有。似宜早開一廠。諭以先查者先放。可免輾轉變賣。而收票亦易核校。俟查竣。添設一廠。可早蕪事。但雜費爲稍多耳。

一。造冊報銷。似屬無益。每縣災戶不下數萬。欲各憲衙門概造申送。繕寫校對。不勝煩苦。費許多有用光陰。耗許多無益錢財。且冊頁浩繁。將諸州縣之冊彙齊。不啻汗牛充棟。各憲衙門。亦何暇逐細緝檢。且查道光二年戶部奏刪各直省送部冊籍一摺。於道光二年四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由府札飭到縣。並蒙抄黏部咨內開。賑濟各屬戶口花名冊。係由題本核算。此項冊籍。例應核刪等因。欽遵在案。是有卷可稽。省一事。即省一糜費矣。

一。兵屬貧生。向准給賑。但思兵屬貧者。十有八九。文武生雖有貧寒。尙多顯顏面。風聞各處有捏某生姓名。呈求給賑。又代領賑。而本生實未知錢。是徒開冒濫之門。此文武生之賑。似屬可裁。

一。僧道尼姑一項。本屬左道。且各有施主。向多安閒度日。此似可不頒給

賑。

道光十一年十月在六合縣任呈

請修考棚暨瓊臺書院呈

爲修葺要地。懇恩批准事。竊以試士典隆。門面宜求其高敞。樹人地重。規模亦取其寬宏。今郡垣中宜修葺者有三焉。一則考棚照牆內外。地勢低窪。每應試時。方點名聽唱。或暴雨狂飛。挿脚難牢。相將陷淖。魚貫鈴轅之右。鶴立泥滓之中。文欲呈其海立雲垂。狀已等於拖泥帶水。勢居平下。惡淫無由。水氣侵肌。未寒亦慄。今職等議墊土以高其地。伐石以築其庭。通溝以殺其勢。牆外積水之處。亦築路以便往來。庶士免泥塗之辱矣。一。則瓊臺書院。房舍或多庳矮。黝朽。雖道義切劘。何藉重簷廣廈。而斯文團聚。亦資淨几明窗。且前日大門西向。今欲改而向南。較舊猶爲壯觀。凡此經費。職等議援舊案。府試時。文章歲試每名取六十文。科

試同。武童亦同。明年院試廩保。每名取二百文。文童新進取洋銀一元。選拔者取三元。詢各縣人士意見僉同。大人造士情殷。已蒙將舊公館撥回書院。感泐不朽。今復懇批准牌示。札知各教官。通傳各廩保。於府試院試膳冊時。按名收齊。彙交監院。轉交董事具領。於今冬興工。倘有餘剩。存爲後來修補書院之資。閣屬士子。均荷陶成大德矣。再者

文廟照牆。經前府蕭勒碑永不許人搭棚賣買。今覩搭棚者多。未免猥褻。祈迅賜示貼於照牆。飭令撤去謹呈

請修文昌縣城呈

爲城垣傾圮。懇恩詳請修築事。竊文昌縣城。元至順時遷今治。明隆慶六年。始築以石。迄

本朝經數知縣重修。緣經費無幾。不過小爲修整。未幾復圮。近數十年低塌日甚。城樓全倒。不足以壯觀瞻。而資捍衛。且文邑三面瀕海。船隻南

抵城門。設有不虞。借何防守。查邇來各省沿海州縣。士民急公捐貲修城者。准督撫咨部。按錢數多寡。分別議叙。通行在案。今職等議做成案。懇先詳府道憲批示。即通諭四鄉。俾遠邇踴躍。其有情殷報効者。赴公局報名。一俟捐有眉目。興築定期。即通詳各憲。既經繳錢。由縣給發印票。事竣再懇督撫具奏。交部照海疆捐輸章程議叙。併發照與捐生收執。其收支錢數。督理工程。概由各紳議舉首事管理。斷不敢虛糜妄費。此係關切民生事件。謹懇父臺大人。賜示遵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呈

請添設文邑青藍炮臺

爲懇添炮臺。以利防守事。竊文昌縣有青藍港。東西岸相距約十里。前此船隻出入。緊靠西岸。故炮臺設於西邊。近百年來。西岸一帶漲起高沙。船一經由。必遭攔擱。是以週年大小船隻。全傍東岸出入。爲避沙故也。原設

炮臺雖甚緊固。而離東岸遙遠。弁兵等俱依炮臺居住。每遇匪船入港。兵民極欲點炮轟擊。而施放斷不能及船。東岸又無一兵。鄉民不善點炮。以故匪船恣意出進。全無顧忌。港門本不甚闊。匪船之來。儘可掩其吭。奈旁無炮臺。企躍無可瞭望。風雨無可遮蔽。去夏匪船駛入。曾立安全社爲團練計。而所置器械。尙無公所存貯。仍未盡善。現緣港士民公議勸捐。另設炮臺一座。外造正房一進。三間兩廂房共六間。大門一間。添購大炮。估計約銀二千兩。工竣請飭弁兵常住其中。所有原設兵數。祈撥足額。火藥亦爲預給。有此保障。加以鄉男心力齊一。器械精備。猝遇警急。膽氣自壯。不致心戰。小宵遙聞。必當奮氣。不敢窺伺。此實目下防寇第一要務。其西岸炮臺。照舊存留。恐將來海沙轉漲。或異於今。如東西岸抵禦各策。一無疎漏。更覺萬全。所有捐項。皆樂自捍衛。踴躍輸將。並無抑勒。爲此籲懇老父臺大人。據情通稟各憲。批飭遵行。實爲恩便。謹呈。

道光五年乙酉余年三十五尙未知爲己之學

畏難苟安是甘爲小人而不返今一翹思愧

惡無地因作二箴一責前一警後

異哉茂琦。伐性罔知。慾海是溺。戒慊求欺。匪貪匪鄙。內熱奚爲。曾聞主敬。顧荒而嬉。曾聞稱先。顧俗之隨。絮人長短。摘人陰私。聖云小暇。爾樂罔疲。人不爾誠。爾色詭訛。間或自訟。覆轍偏追。雙丸逝矣。惡仗誰醫。今與心盟。鬼神泄之。偷仍爾昔。豈曰男兒。

勗哉茂琦。志莫游移。遙遙萬古。誰挽誰推。不聞不睹。狂聖以歧。毋外之逐。而內之治。斂華塞兌。守黑守雌。一日之荒。衆惡之滋。一夫之漫。上帝之欺。養爾天倪。勿蔽以私。流俗是喜。古人所悲。我思古人。先取抑詩。慎爾出語。敬爾威儀。一日之復。來或可追。

道光六年丙戌夏仲自箴

勿萌一時之私欲。而以培養德性爲本。勿計一己之溫飽。而以姦姓身家爲圖。勿徇末俗之陋習。而以稱先則古爲懷。勿貪片刻之寵榮。而以言年名節爲念。

詩

雲少時作

凌天蓋地破煙荒。千仞飛騰氣概昂。下罩海山含香霧。高扶日月燦文章。
溥垂膏澤功人世。豔吐花葩瑞聖王。絢爛萬般猜不着。人間誰與共行藏。

端溪書院中偶成

統緒淵源達古追。兩間局勢一肩支。蛟龍天自生雲雨。鸞鳳身當蓄羽儀。
品向千秋尋伯仲。學從片念悟軒羲。筆鋒更勝豐城劍。射斗光芒未算奇。

都中春興三首

東風旖旎鼻芳煙。小立梅陰綠壁肩。境到忘懷真富貴。人能不朽即神仙。
奇書迎眼眉先舞。好句開心筆欲顛。月底吟春花底睡。等閒一夢亦鈞天。

其二

錫簫遠唱畫橋東。鐵馬銷沈萬籟空。隔院鶯啼楊葉雨。半樓人坐杏花風。
胸無洛蜀交雕澹。案有琴書命未窮。幾縷茶煙殘壁角。一齊飛入綠雲中。

其三

鷄坊自踏軟紅塵。雪塢烟林畫不真。鬪草晚歸雙屐雨。賣花人擔一肩春。
邀來泛月鷗先逐。勸不提壺鳥亦嗔。最喜綠楊青眼鬪。絲絲欲繫轉蓬身。

九月往興安途中二首

廿六峯烟入眼屯。西風吹客過天門。雲同僕馬爭孤徑。人與猿猴共一村。
城枕漢江曾北拱。舟裝秦月竟南奔。山靈不管人驚倒。怪石沿溪學虎蹲。

其二

遊興休隨溽暑闌。一鞭楓岸馬蹄丹。曲流石斷灘聲啞。破寺風欺佛膽寒。
拾盡烟雲入詩易。傾將江海洗腸難。東陽瘦沈輪蹄苦。萬樹鳴秋雪又漫。

詩

詩

夜讀有感 二首

身世茫茫電火驚。未同灰劫仗心精。
千年事業半編策。百歲巖扃萬禩生。
鐘鼎未鐫休問壽。丹青有玷枉留名。
榮枯修短須臾事。勿與今爭與古爭。

其二

未必老天無意生。漫從身外役心精。
凌烟非畫如花貌。大地難埋蓋世名。
山水樂沿人姓氏。庸愚不畏古公卿。
偷從後代看今代。萬事烟雲過太清。

過潼關

上游高鎮最雄圖。虎踞龍蟠壯九區。
百派泉聲抱城緊。萬山骨格入秦粗。
金湯無恙英雄去。碑版欲捫苔蘚鋪。
逐鹿從來爭險地。曾知今險似前無。

過秦棧

駕霧騰空術不誣。大千世界窄於壺。
四圍壁立同蛙井。九曲盤旋勝蟻珠。

瀑瀉千尋逼天響。路爭一線入雲無。從今冠劍依閭闔。漫作紅塵俗子呼。

甲申秋入秦客中閒遣

一枝安穩是書巢。尺璧分陰逐浪拋。詩似美人難覓對。酒如俗客不深交。無丹可療忘書病。屢夢偏殊飲易交。爾問圖南齋志久。奚時免得鸞鳩嘲。

其二

駭人怎及能言鶴。入世已呼穿鼻牛。四五年前方粵返。余於前五年由京都旋里九千里外又秦遊。才非世敵奚論古。胸是春臺不受秋。祇有毒龍難遽斬。幾生修得到虛舟。

其三

未許靈臺着點埃。道芽聖果自栽培。花牽魂夢連愁去。天遣煙雲闔戶來。一字悞人無道嬾。千秋絕技似無才。而今省識堯夫旨。受得人欺是福胎。

詩

其四

身是萍根心是蓬。翠陰小坐颺花風。
袖依嫩竹頻偷綠。酒上芳顏也許紅。
早識浮名非富貴。果無熱血不英雄。
空山倘有匡時策。未待登庸命已通。

其五

隨喜無端步月池。游魚忘釣釣新詩。
樹藏閣影雲偷宿。樽泛嵐光酒不知。
書欲再繙頻折角。句無強對嬾伸眉。
鄰花大有撩人意。偷露牆頭出色枝。

其六

多年抱病少吟詩。少得詩章亦少疵。
記事無珠空諷誦。修身乏斧愧鬚眉。
關山怎及才人壽。仙佛徒勞怪士師。
萬事幻泡堪一笑。漫貪瞬息角雄雌。

其七

也擁書倉腹自飢。硯無惡處是耶非。
客中秋爲人添瘦。雨後心知筍暴肥。

鳥帶鐘聲過江響。風牽雲影入樓飛。幾回欄角聽蛙鼓。展齒雙雙破薜衣。

其八

水窻涼到繡衾知。寶鴨香親試女兒。秋雨秋風孤枕客。春情春夢對花時。
影身敢笑麒麟楨。破悶聊銜琥珀卮。青女緣何欠公道。塵衫先被雪霜欺。

山行

竟把姦身入畫圖。不將下界一塵污。恍攜裙屐天邊曳。大有風雲脚底扶。
山未品題仙亦俗。學非閱歷智終愚。正當帝座吟新句。許我搔頭問也無。

途宿

林梢低掛一輪黃。旅館惺惺又夕陽。山瀑白飛終古響。鄰花紅送入秋香。
樹因風戰頻疑雨。夢爲途修嬾到鄉。漫笑世人忙裏老。雙丸年亦學儂忙。

雨後郊外

詩

詩

二三八

山頭一曲唱淋鈴。瞥眼睛雲罨遠汀。宿雨寒流三徑白。垂楊晚舞一村青。苔錢市地家家富。蠟篆書牘字字腥。堪笑身非沾泥絮。猿聲兩岸又揚鈴。

秋夜

天心高叫破煙荒。字挾風霜鴈數行。硯水團描秋月面。庭花香入酒人腸。風聲捲地置更渺。夜氣沈山鶴夢涼。鐵笛吹殘忽長嘯。西樓片葉下寒塘。

野步

鳥引鞭絲繞綠陂。傍西月到馬前欹。噴珠泉掛有聲畫。潑墨雲描無字詩。山禿白消滿頭髮。柳嬌翠掃一身眉。坡陀籬角頻回首。貪讀模糊大字碑。

其二

着雨郊原草木靈。鶯簧迭奏與花聽。麥胎孕露侵城綠。石肯駝苔閃日青。塔影伴牛臥秋草。灘聲隨鳥聚山亭。絕憐翠暖紅香處。裏箇閒身入畫屏。

偶成

者番野興比花濃。入座風光重又重。
樹杪泉飛前夜雨。枕頭晚送隔江鐘。
腸非刺史狂齋酒。腹是將軍勿夢松。
展卷輒遭輪扁笑。公然名負硯田農。

夜坐

篆煙到榻故盤徊。縷縷芳心倩客猜。
鐵石腸中無秀句。風塵隊裏有仙才。
狂如柳絮難成果。瘦到梅花始奪魁。
最不避嫌別樓月。夜深得得上床來。

戊戌都中冬夜獨坐

拋書調息一燈陪。瘦骨霜欺意自恢。
塵攪直連三界混。風顛欲捲萬山來。
香薰鶴夢梅橫水。影逐吟魂月滿杯。
斂似木鷄藏似豹。誼爲那覺在燕臺。

其二

但得心空春自饒。紅塵小住亦青霄。
歷朝人物春秋草。亘古興亡日暮潮。

詩

詩

一四〇

兩眼撐開仙境界。萬緣拋盡聖根苗。欲尋樂處樂原足。始信羲皇世未遙。

北莊福地

定邑山上村八景和韻八首

不數南園數北莊。德星聚處福悠長。青山到榻村疑畫。綠字薰心人也香。
萬石勳名爭鬢羨。三層樓閣共瞻望。錦堂底怪春光靄。酒地花天樂未央。

碧池秋月

寒波碧浸一天秋。雲影星光入夜留。萬種情懷孤月印。百年身世一鷗浮。
鬚眉照我可如鏡。煙水勾人轉勝邱。半滌塵襟半滌筆。謫仙真箇住瓊樓。

南極文峯

將空冀北况溟南。萬丈光芒一筆含。千古別存真草迹。半空濃染夕朝嵐。
算來晝日功難了。說到生花夢也貪。絕地通天鋒莫對。陋他三睡得文三。

古寺晨鐘

黑甜一枕不知晨。古剎何聲報我頻。雲外鐘敲殘夜月。靜中客洗一胸塵。
朦朧慧日籠千樹。逐漸炊煙盡四鄰。好似鈞天聞廣樂。下方人作上方人。

西溪帆影

天外飛飛八字帆。掠風犯雨興非凡。一檣語燕晨昏共。五雨招風遠近咸。
鷗國自寬攜月走。魚鱗疊起被雲銜。無端小泊桃花岸。贏得春痕上碧衫。

茅亭觀稼

綠雲裹着一間茅。課稻看桑到樂郊。春雨半犁人報瑞。經書三昧我爲肴。
稻花香欲圍欄角。糊板聲全渡嶺坳。幾處田謳聽木了。歸鴉影外暝煙交。

東嶺霞光

誰家吐出九層霞。捧日籠煙燭漫加。巧把紫光烘雪嶺。故將紅豔闌心花。
春來似許醜桃靨。餐罷應教沁石牙。羨殺江頭一野鷺。飛飛相逐兩無涯。

詩

詩

雙樹團圞

童童車蓋影雙雙。樹亦如人壯外邦。絕勝松孤秀冬嶺。笑他楓冷落吳江。
火雲十里重重陣。古木千奴一一降。最喜鳥歌人續唱。綠陰上下鬪新腔。

端溪春日登揆天閣

忽驚脚底繞雲煙。如是飛檐隱霧邊。昂首眼空南越地。高歌聲入大羅天。
鶯花不老春如海。山水多情客欲仙。興到偶然伸一臂。星辰摘去月空圓。

丙子入都五藍店中題壁

一髮中原眼欲空。征鞭日趁馬蹄風。山飛殘雪頭頭白。水浸輕霞面面紅。
科第豈爲溫飽計。勳名敢讓古人隆。自來揭地掀天事。總在男兒志量中。

寄懷道明從叔二首丙子入都途中作

攬轡衝寒上翠微。貪看煙景倚斜暉。風扶雲脚連山走。馬過橋頭帶月飛。

花放梅關香繞屐。絲鷓柳岸綠黏衣。樽前應念長征客。爲寄南天雁帶歸。

其二

每憶追隨綠柳陰。滄桑共話快同音。情濃祇覺吾猶子。趣合那分迹與心。
春雨半樓燈置酒。晚風一曲月調琴。始知十數年前事。百里移家只爲今。

丙子入都途中寄勉諸弟二首

已結琴書未了緣。何堪玩愒負芳年。降生詎必天無意。運數何如我有權。
溫飽知非奇士志。勳名果豈異人肩。鷄聲蟾影青燈夜。望汝無忘着祖鞭。

其二

風雨聯床知有日。關心一事亟先規。才人無品文何補。壯士能貧骨愈奇。
好爲詩書留面目。滿將田舍累襟期。高堂屬望情何極。努力前程尙及時。

京邸送謝上舍旋里三首

詩

詩

一四四

杏花春雨裊絲絲，故國尊鱸忽繫思。二十四番風信滿，九千餘里客心馳。
尙攜漢史懸牛角，已笑浮名類虎皮。羨殺東山好風景，幾聲絲竹一枰茶。

其二

雪泥幾度爪留鴻，朝暮黃牛去又忽。古渡撥殘雙槳月，春山搖老一鞭風。
罈于識到胸原富，雲夢吞來氣自雄。他日棄繻關吏怪，終教冀北馬羣空。

其三

襖被難向賦大刀，新聲還笑鬱輪袍。一囊粟欲飢方朔，十二鳩誰贈李翱。
萬里關河鄉夢短，半樓風雪夜猿號。南山兩外北山北，何事扁舟共釣熬。

送瓊州太守朱海喬師移任九江

五首

鈞天綺歲唱霓裳，琴鶴還攜出玉堂。一代文章追賈馬，百年治績壓龔黃。
鑄來刀劍翻成積，釣得魚蝦認是蝗。奇甸方看齊魯化，何期臥轍已神傷。

其二

犀角名家四海傳。丹山兩鳳並摩天。大蘇已撤金蓮燭。小米仍參玉署仙。
棠棣有碑人駐馬。越裝無物石同船。笑他封詐還潯縣。陶母猶煩一使宣。

其三

飛仙風骨鶴精神。燕寢凝香日日新。樹列珊瑚全入網。花培桃李遞搖春。
慈雲忽釀三江雨。溜榭愁飛五嶺塵。他日裴君稱獨立。醇醪望逼飲斯民。

其四

難得憐才飛渴思。中郎倒屣尙嫌遲。衣冠盡是詩書氣。風範仍如學士時。
階草無人春自綠。花莊有犬足牛羴。瓊臺不識緣何淺。福曜光垂月僅芽。

其五

自愧鶩駘逐後塵。品題條遇九方歟。披來衛瓘千層霧。坐了光庭一月春。

詩

詩

一四六

山過羊腸聞叱馭。心懸馬帳語何人。捫懷好作珠江水。送到潯陽古渡濱。

京邸寄懷以美四兄

燕薊三年汗漫遊。柳風梅雨路悠悠。看來萬里仍非遠。只在心頭與枕頭。

其二

范叔綈袍誰見贈。子綦隱几久忘形。年來悟得長生訣。不在金丹在汗青。

其三

一紙家書萬里程。背人細寫字分明。縱然書盡桃花紙。吐得離懷幾許情。

過秦嶺

道此英雄爭割據。萬古英雄究何處。把酒問山山不言。綠煙綠雲自來去。

山行有感

助有名山句亦新。名山名士兩相親。誰知名把青山壓。近見山靈妒殺人。

冬樹

形槁神枯未露芽。十分春意暗中賒。世人誰具先機識。未待花開已賞花。

近俗每惑於鬼神風水日子有問及者詩以答

之

聰明正直又深醇。便是明神與吉神。福不內求偏外禱。百靈笑殺世間人。

其二

鬼神天地此身中。奪化原憑屋漏功。堪笑福門由我闢。翻從著蔡問窮通。

其三

道無心得壽終歿。榮只生前通亦窮。不到鬼神驚喜日。百年仍是可憐蟲。

其四

周旋來往是天庭。萬鬼分司我最靈。我欲禱時何處禱。靈臺一點自惺惺。

詩

其五

福海無邊各自饒。偏從人世苦求邀。誰知趨避機方蓄。已犯天神不赦條。

其六

福有根荄禍有胎。即心可悟勿旁猜。古今福量等天者。豈向空王乞得來。

沛署夜讀有感即寄示書院諸生

體用分明一地天。卽心是道詎須傳。上蒼付畀重如許。世局何能讓此肩。

其二

一樣穿衣喫飯身。半參天地半灰塵。箇中區別誰張主。不在天公不在人。

其三

盡是堯湯孔孟身。萬般名目一般人。古今暴棄知多少。只爲心官認不真。

其四

鎮日埋頭轉杳然。誰將道統一肩肩。忽然認得心中境。梅向殘編覓聖賢。

其五

心外覓天天不見。眼前尋道道相親。一身自備文周易。莫問成都賣卜人。

其六

道竅神機只眼前。眼前了悟即飛仙。分明物物藏天地。笑指堪輿作地天。

其七

酒地花天供嘯敖。愛河慾海聽沈淪。一生醉夢等枯骨。枉向斜陽弔古人。

其八

驚風拔樹山偏靜。巨浪翻舟水自安。插腳果教方向定。任從人海起波瀾。

其九

心無六鑿真天放。丹服三黃卽俗緣。解得華胥眼前境。不修不煉已神仙。

其十

慙予舊業等亡羊，學海文江曠渺茫。故紙乞靈靈不見。誰知故紙一心藏。

其十一

學有根基道有原。升堂入室要知門。不從聖域尋歸宿。枉向人間立脚跟。

其十二

心堅從古石能穿。萬里風雲付一鞭。寄語同遊嗜學者。立身莫受古人憐。

沛署夜坐

一燈如豆竹廊深。槁木形骸太古心。官似枯僧院似水。春風送月上瑤琴。

其二

庭欲張羅雀也無。東窗讀易自研朱。數聲衙鼓花欄晚。簷樹中間掛一蛛。

其三



一琴一鶴一爐香。案牘無留敢道忙。畢竟鼠牙猶未絕。懸鞭終愧願難償。

其四

訟息時和即宦囊。何年淳閩返義黃。爐香旦夕有何祝。穀價頻低書價昂。

過義塚

炎涼苦樂纒非真。亘古英雄數點塵。不管千年管半世。墓中人笑世間人。

其二

地可封埋不算人。昂藏七尺究非身。不從萬古論年壽。修短何曾認得真。

留別沛邑士民六章

并記

余以道光七年六月十二抵沛九年七月初八卸事沛人攀留不止故

臨去別之以詩

三年鴻爪印徐方。心跡官民久兩忘。嶺海自來攀別夢。而今小沛亦家鄉。

詩

其二

一鞭南指暮雲蒼。泗水何如別恨長。回首栖霞又回首。勾留端不爲山光。

其三

非才似我難諧俗。厚愛如民倍愴神。一語望傳諸父老。飲真返樸共吹幽。

其四

鼠牙雀角氣難平。待得氣平家已傾。何似消除心上火。天空海闊夢魂清。

其五

九州人物同毛裏。況在鄉鄰戚族間。友助扶持三代景。緣知血脉本相關。

其六

人人心是老天心。福量宏由德量深。但願閣修無望報。鬼神天地即知音。

題孫鐵夫桐陰補讀圖

桐陰高罩綠層層。涼到秋琴氣倍澄。風雨半簾香一枕。就中羨煞讀書燈。

其二

十年面壁雨風仍。味飽書厨愧未曾。耽古何人似孫楚。一編靜對綠雲凝。

曉發

忽破梨花夢。披星又整鞭。風顛逐馬後。客醒在鷄先。雲水全吞月。樓臺半鎖煙。寺門開也未。鐘送一聲圓。

一醉

一醉無天地。風霜聽爾秋。綺情隨雪化。仙夢逐雲遊。隱霧常憐豹。忘機欲問鷗。天倪且自養。嘲刺漫輕投。

途中阻雨

溼翠半空灑。愁煙鳥背生。雷聲朝破夢。水氣夜吞城。人作冬蟲蟄。

詩

詩

山將澤國名。隨車有意否。計日望逢庚。

其二

驅夢嬾出戶。雷聲又雨聲。泥濘連馬沒。雲鞞與人平。敗葉隨禽散。狂波抱石鳴。心應非渴井。爽氣與秋爭。

秋夜六首

風力拔山起。江聲入夢流。雲堆千逕壘。煙畫一樓秋。穿榻殊龍尾。封侯愧虎頭。聞鷄誰起舞。葉落滿庭幽。

其二

萬竹挾風鳴。寒飛一院聲。秋催詩共老。心與月爭明。索酒破愁陣。攤書練墨兵。宵□吟未歇。一鴈度江城。

其二

黑夜忽流白。雲開縱月行。蟲聲入窗碎。山影壓波輕。煙景歸詩鉢。
雄心付酒罍。箇中春未老。秋鴈爲誰鳴。

其四

一院忽如水。癡雲罩半空。鄉心燈影外。秋緒雨聲中。酒醒關山月。
烏啼草樹風。羈人自枯坐。一笛畫樓東。

其五

萬木禿如此。秋聲面面圍。波光向樓入。客夢逐雲飛。鼠黠偷殘紙。
蚊飢守敝幃。青燈還笑我。何自受寒威。

其六

一笛江樓晚。煙寒月抱村。波狂石鬪。山瘦畏雲吞。綠暗烏翻樹。
黃飛葉打門。心燈獨耿耿。未共密林昏。

都中秋懷三首

秋入大千界。人遊尺五天。夢魂從嶺海。風雨又幽燕。花與詩爭瘦。身將鶴結緣。此心荆棘剪。也算橘中仙。

其二

漏箭急如許。客中宵倍長。大眠三徑雪。厲負一身霜。窗破塵埋硯。簾欹月占牀。幸□□幔臥。贏得夢中香。

其三

繁日竟無綆。空山自古今。松陰涼客夢。波影澹詩心。歲月頻看鏡。風霜又到衾。數聲紅樹外。何處送寒砧。

丙申夏赴碭山任過滁州

策馬潒聲裏。聽蟬又別汀。水環四村碧。山裹一身青。迎客花先舞。

南 道 堂 遺 稿

留詩石亦靈。夕陽會我意。同戀醉翁亭。

其二

醉翁既不面。逐月又揮鞭。礎絕煙黏屐。雲興山上天。稻香涼吹蛤。柳老亂鳴蟬。酷暑休相苦。仁風扇自便。

其三

別有清涼境。長征夏不知。桑蔭永國脉。花鳥歲時詩。宦轍今朝改。芳徽古誓追。前山忽迎笑。似識我鬚眉。

晨起

蝶夢人方化。罷更海乍停。日威趕殘月。雲氣滅疎星。紙破窗飛白。燈寒壁照青。黑魘鈎已盡。隨睡亦隨醒。

其二

詩

詩

一五八

片響來天外。疎鐘向枕鳴。山留初暮色。禽試隔宵聲。烹茗煙千縷。澆書酒一觥。老口猶戀我。未忍向西傾。

晚眺

誰灑一天墨。歸鴉過草亭。夕陽到江綠。人影上山青。牧散猶聞笛。口孤欲釣星。打頭一規月。尋我上芳庭。

其二

萬里掛天弓。秋煙鎖碧空。燕歸雙翅雨。蟬噪一林風。樵返挑雲白。懸燈射海紅。揮戈誰退日。好請魯陽公。

久雨

大漏天誰補。連旬雨瀉膏。山隨雲並走。水與岸爭高。壁篆蝸書古。春晴鳩喚勞。隔林風葉亂。樹樹訝松濤。

入都途中夜宿

半樓沈笛韻。萬竹助風鳴。鷄啼口無色。馬嘶草有聲。山牽雲共臥。艇載月同行。酒醒驅車去。林花夾路迎。

題門生王鳳沼之父一枝居課讀圖

未了青雲志。傳經正課功。書聲紅樹外。燈影翠煙中。田產詩兼禮。披吟雨又風。鳳毛今耀彩。覽畫羨何窮。

其二

高義薄霄漢。貽謀此一枝。山莊手澤在。心事夜燈知。芬已先人誦。圖猶總角追。即口邀紫誥。累葉仰芳規。

題廉訪陳叙齋師望雲追慕圖

詩

詩

匹馬迢迢路。鄉關感萬千。鞭絲紅樹外。心緒白雲邊。萬里終身慕。孤鞍兩地懸。而今霖雨遍。好補采蘭篇。

其二

誰知雲縷縷。正觸意縣縣。帖妃猶雙眼。音容各一天。聲華欽豸繼。魂夢付魚箋。移孝忠能作。梁公合並肩。

甲辰告養回籍過梅嶺三首

西笑忽南顧。心先匹馬飛。嶺花迎客屐。海月掛征衣。鷄舌香初別。烏私願未違。循陔即報國。春日永椿闈。

其二

襟袂飄然去。塵情一掃空。夢魂五嶺外。心目片雲中。月送舟裝碧。花迎路夾紅。鯉庭趨在即。快慰十年衷。計別 嚴君將十年矣

其二

華表雖殊鶴。離鄉已廿年。種桃忘道士。懷橘慕高賢。骨肉團圓月。胸襟浩蕩天。春醪勤介壽。南極仰星懸。

燕京書懷百韻

一瞥頓千古。空山歲月移。乾坤誰等老。世網我偏羈。桃梗憐茲會。儒冠感昔時。風丁無宿慧。圖史卽家貲。已作鯤鵬想。難甘草木萎。胸襟掛斗宿。懷抱入龍螭。學敢誇鱗角。名猶戀虎皮。生涯書一窟。吮嚼墨盈池。白日心中照。緇塵俗外離。藜光中壘閣。雪影廣川帷。鬚豈矜鸚父。官防笑雀兒。漢書憑酒下。燕燭掩編疑。瞿所詢方朔。鯀于究斛斯。牛腰將架壓。龍骨得銘奇。正史窮三豕。旁人索兩鷗。聖賢新伴侶。道德舊藩籬。性鎗從今啟。情絲逐漸治。貧糧頻饋我。世味豈甘伊。南面城偏擁。東山藥不支。狂歌金石響。逸趣鳥魚知。

詩

閣道堂遺稿

詩

夜讀螢陪坐。窗眠月俯窺。縱橫三寸管。雕琢一瓢詩。柿葉書頻肆。
春華藻欲擒。香清燒篤繹。酒碧凍玻璃。狸骨帖堆案。龍團茶沁脾。
花穿和蝶舞。軼散倩風披。欄門能言鴨。枰敲爛斧棋。揮琴揮筆快。
擊鉢怕吟遲。開徑來三益。品詩尋四雖。舍南評水竹。窗北夢黃羲。
朋友枝頭鳥。砭針春日鷄。白雲同榻臥。綠草入簾滋。似爾塵根斷。
偏難孀癖醫。冀心情未忘。益智綜誰遺。彩謝九苞鳳。胸殊五綯龜。
豆徒黃黑擲。銘枉墨朱施。漂麥輪高鳳。焚膏愧退之。夜光口非玉。
才散鈍如鎚。汗馬編雖富。亡羊路每歧。棄繻關乍入。繫日綆難持。
竟負將軍腹。難工幼婦辭。依然搖栗尾。尙待賜險靡。狗監向時遇。
口才敢世嘖。當年齋遠志。那日銳毛錐。到底蟻心切。應占鴻羽儀。
天人如射策。貧病豈交欺。五木終符卜。六么聊自怡。鷄聲午夜舞。
驢背雪橋騎。索句希三影。吟春陋五噫。擲揄憑鬼笑。撲滿聽人私。
直欲賜金筋。奚論鬻屨屨。鶯花貧不負。風雨樂無疲。今縱離瓊海。

剛道堂遺稿

口猶近玉堦。河山界南朔。隨喜任驅馳。雲鎖金臺晚。烟飛玉螻垂。
桑乾春綠漲。軟繡豔紅欹。尺五尋章杜。秋千共笑嬉。八厨親道友。
一字拜眞師。馬走章臺地。衣黏御柳枝。纒頭難買笑。婪尾快啣卮。
寺又闌黎訪。經將貝葉咨。曇雲穿鏡檻。慧日覆罽毼。夢幻鐘醒我。
蓮香花贈誰。點頭千石動。搗藥一童資。雲篆香煙繞。旃檀月影篩。
針鋒受無量。寶筏渡從茲。頓悟飛仙樂。方知換骨宜。鹿蕉夢非幻。
鷄肋戀奚爲。鏡癖徒嫌臭。書淫也近癡。風煙消浩劫。身世等孤羈。
富貴草頭露。光榮廟裏犧。佳文等畫虎。異夢笑騎獅。誰獨誇三賦。
何求駕四夔。品非高泰華。算枉占期頤。遙溯古英雋。非隨運盛衰。
地天護精魄。畫閣寫鬚眉。竹帛爲家譜。聲華重鼎彝。寵非借牙纛。
富已歷陶猗。草木知名姓。人神聽指麾。當年鱗鳳仰。奕禩斗山推。
壽豈服金液。仙非啖肉芝。滄桑雖旦暮。史冊不參差。川嶽供憑弔。
衣冠入夢思。別存風矯矯。豈獨印纍纍。片語成圭臬。千秋示矩規。

詩

買絲將孰繡。學步好誰追。自昔奇男子。此心太古期。英雄何拊髀。
華鬢恐成絲。且鑿匡衡壁。當存叔子碑。劇談或捫虱。測海勿從蠡。
事業空山定。功名少壯基。八荒休戚共。千聖夢魂隨。銳氣思磨杵。
潛修謹守雌。簫間非智叟。迂癖等痴姨。照鏡笑維翰。全天悟子綦。
體純仍懼雜。品峻尙疑卑。奇韻仙猶俗。忘機險亦夷。山間甘隱豹。
朝右或占鷲。鬩斗一朝執。仁風四面吹。圖南轉瞬事。
聖代際雍熙。

寄友人王書軒六十四韻

鄉國九千里。苔岑十五年。自從踪跡判。彌證漆膠堅。肝膽詩歌露。
衣冠夢寐牽。聯床冀朝夕。兩戒隔山川。魚腹憑今剖。鷄壇感昔聯。
草堂風雨夜。舞閣水雲邊。理好長頭問。經欽叔重研。游楊雪同立。
莊惠樂兼全。吐鳳文交賞。騎驢酒互煎。贈鳩曾十二。擊海翼三千。

閣道堂遺稿

羊仲時開徑。□匡笑拍肩。虹霓觀氣吐。天地共盧眠。醴醴醉醪醉。
忽忽歲月邊。一朝南朔別。兩地樹雲懸。料是枌榆接。何難冠劍連。
班荆情脉脉。交臂失偏偏。自下羊城榻。蚤馳魚網箋。雲璈爲我奏。
古誼益君憐。鸞鶴真詞調。珍珠贈一船。詞原裁白紵。舌復吐青蓮。
邱子胸藏錦。王君筆似椽。墨花飛海水。紙迹走雲烟。意盡三條燭。
群呼萬選錢。奇何千里驥。遇乏九方歎。相士遺毛遂。何人薦子淵。
李衣終暗染。桑硯豈煩穿。君已歸奇甸。儂還滯北燕。碎琴非伯玉。
泛海謝張鸞。彈缺心何緊。逃名意未專。南圖已待展。西笑豈其然。
飽我侏儒粟。斟他玉女泉。出塵誰似隼。縮項幾成鰓。幸饜書厨味。
仍尋文字緣。丙丁連部觸。庚子拜經虔。蟹眼排茶竈。馬肝耕硯田。
臥遊山入座。墨戲筆操權。詩覺三偷慣。腰嗤萬貫纏。唱歌入雲漢。
笑傲率坤乾。茹古甘糟粕。銜杯中聖賢。棗梨心上種。蝴蝶夢中仙。
柑聽鷓鴣巧。爐薰鴨篆圓。琴彈千秋月。春駐一壺天。書帶搖簷角。

詩

關 遼 堂 遺 稿

詩

風光到榻前。愁城千丈破。俗韻半毫獨。寺更東林寬。燈期五夜傳。
菩提培意樹。點勘事丹鉛。佛印燒豬饋。□公留社延。渡津尋寶筏。
譚道契真詮。活世心疑佛。拈花學異禪。色空觀水月。飛躍悟魚鳧。
上界會遊到。家山何日旋。遙知君眷注。爲報意殷拳。舊雨情千縷。
巴人曲一篇。過雷敢布鼓。引玉凝拋磚。願銳題橋志。毋忘奪錦妍。
龍門一巨躍。風諾五雲宣。自致青蠅拜。□容騫馬先。命馭公輔卜。
鐘鼎姓名鐫。之子心相照。羈人語未顛。情長幅還短。試後客將還。
雨翦春畦韭。樽陳玳瑁筵。巴山行共話。窗月共嬋娟。

輓張翰山師五十韻

嶺海騰奇氣。高賢應運生。斯文推祭酒。吾道失宗盟。山斗原同仰。
鄉邦憶舊評。搏鵬素齋志。蠟鳳少蜚聲。腹柱五千卷。胸儲十萬兵。
風裁欽嶽嶽。骨氣羨觥觥。漂麥仍編柳。研都又鍊京。輪扶吟自富。

蘭 道 堂 遺 稿

軍掃筆原橫。草聖追張旭。眞書逼率更。戲鴻神獨肖。舞鶴世誰爭。

錦奪傳三策。聲馳遍八紘。公於己科殿試列第三人。奇花探杏苑。勝境住蓬瀛。

蓮炬承殊寵。槐廳播盛名。燦燃時訂史。公會纂修明史。藻鑑數持衡。

公會放四川主考提督陝甘學政。豸繡班春遠。牢盆剔弊清。公初放常嶺道旋升鹽運司。八條籌獨密。

五術察彌精。公會任浙江臬司。望重推端尹。才雄冠列卿。公會由浙臬升大理少卿旋升正詹

慶共天默鑿。屏翰位增榮。公由正詹放湖北布政。一載方依闕。雙旌條向荆。

陽矯知遠避。竹馬早歡迎。冬日萬民載。秋霜百吏驚。宣猷根性蘊。

率屬本躬行。運甓形忘億。褰帷視倍明。襪清四知愼。保赤一腔誠。

和藹楊文靖。端凝宋廣平。堂虛懸有鏡。胸闊本無城。政肅情原厚。

才優守更貞。鞭心勞責己。恤衆恐呼庚。惠陰隨車雨。寬殊載帽錫。

民會歌伐棘。史公紀埋羹。治譜歡傳楚。懸輿空戀瓊。公奉諱歸瓊州卽引疾不出

詩

稿 遺 堂 道 圃

詩

一潭尋月釣。滿塢倚雲耕。綠野幽懷放。紅塵俗慮輕。瓊離抱在手。
書早納於楹。砌繞蘭齊萬。床堆笏欲盈。陸知培世德。韋正陋金鷲。
薛鳳同時集。荀龍一室并。福全歸碩彥。社快覩耆英。憶昔菰蘆隱。
殊慙鄙吝萌。繙帷叨指授。綠帙遂專營。
春風坐記程。杖歡操石介。經本受康成。琴劍牛溪境。金針鹿洞情。
燕臺苦匏繫。馬帳屢心縈。擬載侯芭酒。翻聞嶺嶺笙。大尾背易墜。
介壽句難賡。兜率宮何赴。靈光殿忽傾。庭知來鶴甲。客欲作鷗鳴。
腸斷爲聽笛。心搖適類旌。招魂頻翦紙。南望倍怍怍。

琦於嘉慶壬申
十七年受業

畫像悉猶賀。

關道堂遺稿卷二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書

上節相蔣礪堂師書

前在袁江叩謁慈顏。稔慰飢渴。辰維道體健泰。政社綏和。敬慰敬祝。某質拙迂。謬荷拔擢。視事以來。所夕懼勉。未敢稍懈。此邦刁悍有名。關毆偷竊。日報再三。抵任初。甚焦灼。每聽訊時。諄諄以禮讓反覆開導。頗有感發。近多靜謐。足徵民性本善。雖間有逞刁。究係樸直者衆。邑中文風久弱。書院徒宅茂草。十數年絕絃誦聲。昨於考觀風後。延紳士商謀興復。良愜衆心。現造簿勸捐。爲長久計。橋梁道路。次第修築。歲終應有頭緒。缺本清苦。入不敵出。定有賠累。但華廛溫飽。本非素志。可聽天命。惟此地書差。皆屬赤貧。一切公事。疲玩不堪。錢糧緝捕。諸形掣肘。殊費心力耳。刻下詞訟漸稀。四境頗安輯。知關尊懷。詳以奉瀆。滿望提撕警覺。得以時刻猛省。稍寡

關道堂遺稿

愆尤。不勝慶幸。

一一

秋仲捧賜書。仰蒙恩訓。勲拳。至周極渥。迴環伏誦。糾感無窮。祇以老夫子日晨宣勤。未敢以依戀私衷。數語清嚴。下懷孺慕。徒自縈結耳。昨聞旌麾南指。遍校蘇松一帶官弁。壁壘生輝。良深抃慶。某到沛。瞬歷年餘。蚤夜辦公。未敢稍懈。而心雖有餘。才實不逮。俗非難移。誠殊未至。所有施措。皆苟且一時之計。了非遠大之謨。每念古名賢之品學。猷爲嚮往。徒深無能學步。祇自赧顏耳。幸此邦民雖獷悍。頗窳約束。一切勸諭。信從者衆。訟事日稀。暑如冰冷。日前士民匾帳交送。官氏情誼。日加浹洽。六月以來。書院無山長。月凡三課。皆自批閱。每月初。大會諸生童。諄諄教以做人爲學之方。頗多興起。近大開溝洫。約六十餘里。鄉民皆踴躍從事。其各橋梁。現籌經費。來春均可成功。

文廟已自捐修。文昌宮亦將經始。挑河約在冬底。今年估工太多。恐有賠累。無可奈何。知關慈廛。詳爲附陳。

三

月前在省待聆恩訓。極慰渴飢。昨閱省抄。知玉體違和。隨即痊愈。今想如恒。秋深漸涼。滿望益加珍攝。是所至禱。六合民情尙靜謐。訟牒亦未甚繁。惟秋間乏雨。高田受旱甚廣。已報爲勘不成災。其熟田亦開徵矣。署中一切公事。按時清釐。未敢弛懈。惟光陰如箭。聖道無聞。問學無進。默念栽培逾格。報稱何時。夙宵循省。殊覺無地可容。伏冀隨時提撕警覺。發其罪過。督其未能。或不至爲世間棄物耳。

上相國湯敦甫師書

自別慈顏。星霜載易。孺慕私忱。日深一日。某以稔惡遭天譴。致先嚴捐館。猥蒙賜奠。兼以垂唁。恩施稠疊。歿存均感。伏念老夫子大人碩德重望。海

宇同宗。曩在都門。渥聆微言。如遊牛溪鹿洞間。別逾兩年。隔九千里。猶荷眷注。殷勤周至。何幸得此於師門也。承示道履康強。世兄等團圍繞膝。天倫叙樂。春藹一堂。深慰下懷。某學甚謏陋。謬承當道聘。僭主敝府書院。頗無能鑄。心倍抱慚。且前此雖向正學。而逐細推勘。病弊百出。懊悔殊深。近日體味儒先緒論。比前稍加親切。萬金良藥。經書中自可尋討。然去日苦多。夾輔者少。進步甚難。正未知何時脫盡舊習。以仰副生成也。

一一

去歲捧賜書。當即肅復叩謝。想荷恩鑒。辰維道體康綏。潭府清慶。敬慰敬祝。某息影里門。凡物適。數年爲當道所黜。以敝府書院講席見委。堅辭不許。從遊不少。特文藝是肄。其有遠大志量者。亦難其選。自揣學業殊未進。惟心加冷澹。一切知隨緣。少意必。然惡習既慣。仍洗刷難淨。剛勇不足故耳。家中僮傭粗給。服闋亦不欲出山。以宦途頗難由我作主。徒被牽制也。敝

府雖荒僻。然在今日世界中。却髣髴桃花源。極救謐也。

上相國王定九師書

奉到鈞諭。知前稟已荷慈鑒。並蒙訓示周詳。專以陶淑身心爲啓發。此等名言。豈近日風塵中所得倖聞。迴環尋繹。不勝依馳。辰維道履增綏。諸凡壘。敬慰敬祝。某物過。一切公事。尙無大棘手處。近數年來。諸儒先書。時爲講求。各有取資。惟王陽明先生集。尤爲服膺。自衾影幽獨間推之。處事接物。稍有得力。所恨功多作輟。未能純一。積習舊染。難免潛奪。流光如駛。而克已無我之境。何日可幾。乍近忽離。乍醒復迷。夙宵循省。深可驚悸。近來欲講正學。甚爲不合時宜。然毀譽得失關頭。頗能覷破。不敢以此動心。所望提撕警覺。曲肅潛移。庶不負此生耳。

上方伯陳蓮史師

月前捧到賜書。慰浣抃舞。甚於拱璧。反覆紉繹。不忍棄手。非僅備悉尊況。

足紓下懷也。師友情分。今日最篤。實今最衰。蓋所以締結推挽者。不出勢利聲譽之間。禮貌日隆。誠意日薄。求以文藝仕進相勵者。百不一見矣。求以立身爲治之道相規者。萬不一見矣。老夫子以一代斗山。勤求吏治。周悉詳明。至於如此。論及沛邑情形。歷歷如畫。理訟捕盜。代爲籌算。今日何幸聞此名言。當今大弊。在士大夫之志趨。日蠱惑於名利。流而忘返。角逐鑽營。自鳴得意。有守先正法程者。指爲怪物。稍近方正恬澹。亦目爲書癡。不宜仕路。論品行。則阿唯軟熟者稱能矣。論問學。則畧工競病者稱能矣。論治績。則憲眷優隆超遷不次者稱能矣。其有表見於時。類多一名字存其中。非求嫌於獨知之地。根柢如此。設施何望。士習如此。民俗奚怪。某名心頗澹。此行委不爲溫飽計。但素無窮理之學。動物之誠。鉛刀初試。若飲冰淵。抵任已閱月餘。昕夕跼蹙。未敢稍懈。荒涼偏僻。不敢言苦。第此邦夙稱刁悍。四境蕭條。偷竊鬪毆。日不絕報。紆誦聲稀。科目久輟。聽訊之餘。忘其迂闊。日以禮讓開導。似畧有感發。捕賊一事。最爲急務。但捕役與羣賊本

一鼻孔出氣。今十分查究。頗獲少許。尙須大費精力。賞罰並施。方能濟事。此地書院。徒宅茂草。十年來無主講。今擬此二日考觀風。將與紳士謀興復。不知有應者否。僚屬可以德業相期者多少。

一一

某自登士版。五閱寒暑。听夕黽勉。未敢懈數。求所以裨補斯民。冀免瘵曠。但近今俗敝風頹。愈趨愈下。詞訟細故。尙易盡力。以免羈候株連之苦。而大利大弊。有明知原委而不能興除。至於士習人心。默挽而統歸於正。則力尤未逮。極爲歉愧。某素厭奢靡浮華。署中一切頗撙節。前四年幸無賠累。客夏水潦爲患。縣內報災。居十之七。徵收僅有三分。而應酬如舊。因此累不可支。萬分竭蹶。然持籌握算。原無此衷腸。頗知順其自然。惟近年於心性之學。未有精進。無朋友夾輔之益。有群雌孤雄之慨。所借以啓發心思者。僅儒先諸書。不時體味。以自儆省。然流光如駛。不速更改變化。仍恐與不學

者等。此大可慘可危。其餘世味。不敢繁戀也。

三

夏初奉到賜書。欣悉前稟已荷慈鑒。並稔道履康綏。宣勤篤祜。喜忭殊深。來諭疊疊數百字。無非蒞政立品之譜。無一浮曼華飾之文。尤非近俗推襟送把者所能襲盪。誦下所爲。倍馳系於几席間也。某質等堅諷。淪溺於流俗半世矣。近來頗知趨向正學。諸儒先遺訓。極力搜討體味。不無所覺。但日過一日。無羊殖每變愈上之效。皆緣心粗淺。功作輟。散漫因循。入耳出口。疊忘夫先行後言之訓。今雖知抖擻振刷。仍懼舊習之奪。尙望提撕警覺。庶加猛省耳。卑境麥熟後。民加安謐。訟牘亦漸稀簡。署等禪室。公餘即涉覽墳籍。藉以觸警。不知疲倦。

四

春初奉到賜書。悉前稟已邀鑒及。辰維老夫子大人道履綏嘉。鼎祜納祜。敬

慰敬頌。貴署公事煩簡奚若。想一切順手。能不致煩苦否。念念。某粟六如
恆。體雖尪羸。捫擗百務。尙可支持。與士民相安無忤。惟境內係積歉之區。
民力竭蹶。戶鮮蓋藏。催徵匪易。日間詞訟。隨到隨訊。了無堆滯。祇恐其羈
守就擱也。然未能至蒲鞭空懸。村犬無吠。皆積誠未至。感動未周。上溯古
人。流覽史冊。有如芒刺。殊覺汗顏耳。某素安冷靜。此地非甚衝要。公餘繙
檢墳典。體昧儒先緒論。默按諸身心間。頗有得力。若早調繁。無此受用。知
老天安頓爲甚善。世間百凡境遇。一順天理自然。不生期必粘滯。覬覦貪戀。
其快活正不勝言。近鄙懷無甚悶鬱勞擾。以稍能勘破此關耳。隔遠別久。知
關慈廬。用敢瀆陳。

五

閱邸抄。欣悉榮膺

簡命。權撫吳中。

天恩優渥。指日卽真引歸鈴轅。殊深額頌。邇來吏治士習。倒瀾難障。老夫子匡時念摯。根於性生。聆誨之餘。敬佩無既。迨吳來虛。僊延訪。利弊興除。隱微搜剔。想皆如太真犀照。前日鬱積於胸者。今可爲所欲爲。動中肯綮。殊勳盛績。景企時深。權位本不足羨。惟借此得建樹數大事。普慰民心。百年後名留青史。便不負讀數行書。不致有黍科名。每覽史冊。不勝流留慨慕。今當於大人遇之矣。某於客秋抵舍。家嚴杖履頗健。今春當道委以書院一席。視顏處此。稍暇補讀舊書。少有得力。恨剛勇不足。僊習乘間復發。流光如駛。進步綦難。望賜鞭策。

上方伯張翰山師

項捧賜書。備悉道履綏嘉。潭府清慶。歡忭無既。此間政務。比沛邑爲殷繁。日鮮暇晷。但索性不耽曠逸。清釐案牘。頗足支吾。書院恤養等事。勸捐有萬餘金。次第舉行。夏間衆紳曾爲設長生祿位。供奉公局。堅爲辭之。每目

措精力。似非不可濫竽。惟熟察吳中事勢。官民以勢利相逐。浮費相尙。虛文相拘。士習日澆浮。民情多驕險。際此積重難返。潰爛破裂之秋。欲出而挽回整飭。幾等寸膠而澄河濁。杯水以救薪火。多見其不知量。矧目下大弊。端言出。釐革整頓。湏上官深信委任。又得衆賢戮力。不致從中牽制。方可展布四體。而今默揣時事。安得有此遭際。近念日間。惟自理詞訟。可稍盡力。餘多奉行故事。耗自己之心血精神。飽他人之囊囊口腹。逐日奔忙。何事差堪不朽。古所謂得時行道者。豈果如斯。夙宵循省。與其貪榮戀棧。低眉徇俗。何如飄然遠舉。葆我天真。且前此爲官羈絆。正學殊多間斷。偷一掛冠。於聖賢塵緒。得以專心講貫。所得未必不大勝於榮祿。現歸興已濃。俟來春三月兌漕畢。卽擬歇手。從此伴鶴侶雲。入山惟恐不深矣。囊年相國遠爾作古。天下雖大。如此人豈易一鍾。想尊懷當同於邑。此非出私情也。

捧讀鈞論。敬悉道履綏和。歡忭無量。近意已升公座矣。常鎮道缺。本屬最優。近聞不足敷衍。且關務河工。在在吃緊。整頓頗難。所望博探輿論。擇人付託。謹之於始。慮之於終。人之所難。當爲老夫子之所易矣。凡事以敬愼勤惕而成。但過畏意。即蹈於有所恐懼不得其正之病。天地生人。本以代天理物。圖便易。避艱險。皆不可以肩重任。此乃天理之正本。於自然而然。無可委卸。並非緣受

國重恩。出于感激。始有此念。想尊懷當以爲然也。官場中薦幕友莠夥。亦屬虛套。幸毋徇人濫收。奴僕亦然。總以少爲貴。或已收錄。漸次裁汰亦可。究不如早辭爲妙。某前此胸懷頗窄狹。近將儒先遺言。研究紬繹。稍有覺悟。比前不無少變。恨工夫作輟。未臻純熟。大是可危可懼事。極望提撕警覺。時示鞭影也。

拜別慈顏。兩閱月矣。馳戀何極。聞前月添得孫世兄。石麟載錫。皆德門和氣所鍾。賀賀。卑縣賑務。已於前月廿八告竣。自開查至散放。均甚安戢。現復諄催捐。

(舊版刊漏無法補入)

四

頃奉鈞諭。周詳懇切。無微不至。敬悉道體豫泰。並聞聖恩新擢兩浙鹽運。老夫子以宿德重望。養受

特達之知。凡屬士林。皆深慶幸。况受恩深重如某者乎。某近頑健。署中自家嚴以次均順。四境靜謐。士民情意。頗加浹洽。但年值大侵。糧價昂貴。現距麥秋尙遠。應徵銀米。倍覺難收。而催解嚴札。沓至紛來。星火不足喻其急。竊思檢理民事。不妨吐盡心血。惟點金乏術。難爲無米之炊。左支右絀。殊覺惱懷。雖百凡撙節。所濟甚鮮。縹緲水患之餘。半拖欠於窮民。半侵蝕於書役。坐此竭蹶難支。然患貧羨富。素無此懷。逢人訴苦。尤屬陋套。

但蒙垂詢惓惓。不敢不直陳耳。某荷培植。已閱半世。聞欲爲謀善地。此誠逾格寵愛。非夢想所及。然念古名賢。每以道義相勸勉。而名位在所輕。且凡事欲圖便利自適。亦近營私。幸毋煩留意。某惟知聽天安頓。順其自然。坎止流行。不存成見。祇恐學業無成。致負於天。而天斷不負我。以此自寬慰。自警省耳。

五

月初曾具寸稟。想邀慈鑒。辰維道體增健。爲慰。旌旆何日起程。本應躬親叩送。祇以職守羈絆。且恐不知者有奔競之議。故意已馳。而跡仍阻。歉仄倍增。祇當俟諸異日補坐春風耳。某性質迂拘。明知時宜不合。然默念古今名人遇合。並非人力所能操券。思已爛熟。胸如冰冷。偷低眉屈節以求片刻殊榮。得不償失。徒爲古人笑。竊謂委心任運。理所宜然。且羸得如許。自在故不敢稍變素履也。

六

四月間。曾具寸稟。想邀慈鑒。辰維玉體和適。政祉嘉宜。是慰是頌。視事月餘。想彼處情形。已得梗概。未審諸務頗順手否。念念衙門弄弊。到處皆然。而大吏經承。權柄尤重。一切公事。顛倒在手。應緩偏急。應急偏緩。幕友明知而不敢駁。屬吏不平而不敢訴。囑托點綴。據爲常例。彼平生寢饋其中。神出鬼沒。端倪難測。其本官百務蠅集。日疲手倦。欲犀照而無由。古人謂興利不如革弊。職此之故。老夫子大權在握。清釐整理。自異俗手。幸加留意。施惠於不費。卽以積德於冥冥中也。某凡百如恆。四境安帖。麥秋豐稔。公餘之暇。繙檢史策。饒有樂趣。惟流光如駛。未能將冗俗肺腸。洗滌淨盡。脫然於塵俗之外。每念古賢。殊不勝懸竦。餘瑣瑣世務。似可放鬆也。

七

兩具寸稟。想邀慈鑒。辰維道體增健。敬慰敬祝。聞鹽務頭緒。兩浙比兩淮

易辦。未知准否。念念。卑境麥秋頗豐。近秧苗栽蒔。約八九分。惟最高阜者。未栽以前。此乏雨故耳。案牘漸稀簡。閤署冷靜。公餘披覽墳典。借廣舊聞。惟愈研究愈增愧悚。以流光易擲。前修難企也。籬差已派。七月廿七八。想當卸事。人間至寶惟光陰心血。望老夫子於瑣屑事務。擇人委替。不致過煩碎。庶得頤神攝氣。天和充蘊。昔伊川象山先生。老年精力不減壯年。亦以攝養得法。此某所深望於左右。芻言或可採也。

八

出關後。捧到賜書。周詳切摯。倍悉尊署情形。道履增慶。欣慰無既。現聞聖恩擢授浙臬。不勝狂舞。非爲一人一鄉之私喜。實爲天下而喜也。未卜近已接篆。無須進京請

訓否。風便希示及。今秋境內水旱並報。均可不致成災。統境內計之。歉收者三分有餘。江北各屬。秋收亦不甚豐。但較客年頗勝。棘園襄校。得士千人。

入正二副。於茲月二十日回署。署中自家嚴以次均順。次世兄未赴鄉試。甚得坡公所謂聲名忌太早之意。外間習氣。甚易撼人。未卜目下有賢師友在左右否。薰陶涵育。培養德性。此妙齡所最要事。其得力與攻讀等也。某久列門牆。私懷無他祝。惟願德業宏樹。與吾鄉之陳湛邱海。照映於數百載間。則受賜爲匪淺。其餘片刻浮榮。非所翹企。

九

閱邸報。得悉老夫子蒙

恩擢授大理副卿。當具稟肅賀。未知邀慈鑒否。茲捧到賜書。知台旆擬於十六日從浙啓節。月杪到揚。某奉別日久。渴欲一侍春風。奈未能探得的信。確知何日抵揚。恐早往未遇。不無耽擱。署中公務。未便堆滯。再四思量。難伸悃懣。特遣七舍弟樞謁侍誨。公私一切。得以藉達左右。上慰慈厪。大抵吾人今日所處之境。即古人所處之境。古之得道者。無往不自得。無處不足

驗學養。惟胸中冷冷澹澹。順理隨緣。自然泰適。今奉

召入都。自係

殊恩厚眷。雖政務繁簡不同。而

帝心委任則一。或視冷熱異況。此庸俗庸見耳。

十

客冬三捧燕喜。想邀慈照。辰維道體增綏。鼎裊集祐。敬慰敬祝。邇來風氣。日趨卑陋。方政恬退。群病其迂。奔競鑽營。交贊其達。端本善俗。潔已惠民。每相忌諱而不敢齒。登仕版者趨向如此。士習民風。安得不壞。所望大力者掃除俗尙。極力挽回。庶於世道有賴。布政雖錢穀總漕。然表率羣僚。宣化承流。尤其責任。今老夫子清才碩德。卓越恆流。受

九重特達之知。爲一代士林之望。此日新礪煥發。殊績覃敷。視彼龔陋套。覲肥已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想遐邇騰歡。已遍江漢。望風真欲狂舞也。日

間無事。袖繹聖賢微言。體驗諸日用間。稍有裨補。然躬行心得四字。仍抱歉愧。知關遠厓。詳爲臚陳。

十一

正月間曾泐寸稟。想塵慈鑒。辰惟道體綏豫。閩澤覃敷。敬慰敬祝。此間部民。情甚歡忭。諸事信從。惟前數年。荒歉頻仍。民力太困。敝書役亦一貧如洗。催輸銀米。大費心力。二麥因冬雪過多。栽種本少。近雨陽雖調。僅得半收。糧價尙不甚平減。

國家設官。本爲安民計。不爲本官計。自念斯夕。隍。雖不妄取儉安。然興利除弊四字。誠有極洞悉而不能施行者。循省抱愧悚耳。近吳中諸凡平帖。惟蘇松漕務極掣肘。天下至寶。惟自己心血。加著斂則有餘。輕散耗則不足。古人謂愛其身以有爲。誠爲知要。滿望時加珍攝。爲國爲民。不僅一方一時受庇也。

十二

兩奉賜書。備承恩注。感泐難名。辰維道體凝祥。殊猷懋著。敬慰敬祝。某權攝郡丞。頓逾三月。此間暑冷如冰。門堪羅雀。日手一編。摩挲咀嚼。飽領幽芳之趣。不覺其闕寂冷落也。離任甚費手。容與上憲商辦。天下事早晚成就。有自然恰好處。急迫鬱悶。徒拙無濟。邇閱歷漸多。更看破此中關鍵。交代尙未會算。後任何日出結。未能懸揣。大約兩月內可定行止。想老天必善安頓。毅農膺薦。遷擢在卽。然宦途湏俟了局。方可慰士人寒窗刻厲。其儲精蓄慮。豈在營私。每覲萬一。大權在握。將躡曩昔之芳蹤。挽頽波而轉陋習。老夫子受九重特達之知。四海物望。久已推許。今蒞楚兩載。上下交孚。想大摠夙蘊。不至棘手。此千載不可多遇之時。卽某旦夕企望滋聽慰心之時。若瑣屑細事。幸勿涉懷。是所至禱。

十三

紫溪兄過金陵。得悉道體倍健。政祉增嘉。忭欣無量。惟聞理料百務。過於勇急。此乃報

國殷拳。不覺疲勞。然精神乃天下至寶。極當護惜。馬伏波謝太傅於政務。惟舉大綱。不事小察。不失體。亦無廢事。望每日安息得一時辰。俾匆忙勞動之中。仍自從容閑適爲禱。諸世兄頭角崢嶸。乃真寶器。不卜近得賢師否。目染耳濡。變化較速較易。衙門陋習。不宜傳染。此極要緊。某於正月間。蒙林楊二憲調補湯山。部覆尙未捧到。近在旅館。日無事事。得以縱覽歷代名賢文墨。藉以開拓心胸。滋培情性。不無所得。雖在閭闕。如處巖阿。飮領幽趣。不嫌苦寂也。

十四

月望捧到賜書。欣悉道體康泰。境內豐登。歡忭無量。唐鏡海先生。品學極

可欽。惟前專司糧儲。於地方他事。無可施設。難以見長。分位既尊。親炙未便。偶謁數次。難測高深。徒然景仰。劉次白先生。久耳其人。極古道。無浮華態。恨未瞻韓。雖官同省。末由受益。看來一命雖有濟。然欲大轉風氣。力矯頹習。必須大權在握。今日進退官員。旌別淑慝。指揮操縱。令人風趨而景從。似非開藩以上。未易爲力。近大吏中。守潔行端。和藹安靜者頗多。然須一心憂國奉公。破除情面。不以片時毀譽利害動其心。必期步古名臣之武。方可言不朽事業。非徒烜赫一時。以耀俗目。老夫子志量高遠。根源深厚。必有出今日賢吏識力所不到者。翹首下風。定符私祝。

十五

奉賜書。殷拳切摯。如聞謦欬。並悉道體增綬。閤署廸吉。慰藉之至。來諭摛摛過甚。以前此辭章翰墨爲徒勞。此非真嚮道之專。虛衷之至。不能以聲音笑貌爲之。然此正爲進德之明驗。不可企及。世人營營役役於無益。皆舍內

馳外。忘本逐末。一知心性之要。正學之原。覺真樂在此不在彼。有迫之而不暇及矣。某一切粗遺。旅館無他紛擾。讀書靜坐以度日。視奔走紅塵者。稍得便宜。然學以變化氣質。日新又新爲佳。自揣識力。雖非濁俗能擾動。而勇氣不足。又無人夾輔扶翼。輿而復仆。醒又轉迷。若存若亡。悠悠散漫。有用光陰。每每虛擲。愧歎不可言。乃蒙獎飾逾涯。益覺汗顏。仍望時錫針砭。稍知警覺。便不啻百朋之錫也。

十六

兩捧賜書。備悉道體勝常。政社駢集。敬慰之至。署中公務雖繁。然瑣屑之件請置開。以便攝養心神。若每日無片刻休息。胸中無安適快活之趣。亦非衛生術。萬望留意。富貴本假局幻態。縱十分絢爛。不無歇手時。聞秋冬間。作引退計。自是卓識。然此意幸勿先露。默爲佈置。早作區處可耳。某托庇。一切平順。兵部公事不甚繁。而應酬太多。平生無他嗜。惟喜養靜讀書。

今亦難儉閑抽空。光陰浪費。學無長進。殊可愧悚。聞尊意欲於佛山覓住場。不知確否。據愚昧之見。似乎熱鬧囂塵之區。不如僻靜古樸之地。僻處日用什物。無不節省。無酬酢之繁雜。無紛華之勾誘。一萬家資。勝於城市數萬。中人資質。心志難斂易放。無人懸惑播弄。方能持守。若近熱場。則隄防極難。大費心力。貴村地基本窄。實不穀住。但郡垣外西北方數里內。地勢寬厚。似乎可居而易尋。若欲別圖良地。在吾處亦未嘗無。瓊俗誠野陋。然作久遠計。實易守成。婚嫁各事。皆無甚耗費。入少而出亦少也。至謂幼穉輩語言未諳。此不過一年半載功。何難之有。某受恩深厚。管蠡之見。不敢緘默。謹貢其愚。萬望詳察。

十七

昨閱邸抄。欣悉權理撫篆。賀賀。惟祝早爲即真。大據雅抱。官民當大獲益耳。某頑健如前。眷口概順。公事不甚煩擾。欲獨出手眼而無由。每月到署

約二十次。再除酬酢外。即一意凝斂收攝。使此心沖虛恬定。泰然怡然。便或檢讀儒先諸書。細繹體味。以冀洗刷俗腸。雖在人海擾雜中。卻稍有自在自得趣。此亦從久靜中得來。但恨無大精進耳。前聞尊意欲遷居佛山。鄙見以爲非宜。已於前信詳細奉達。至於嫁娶一層。外間皆爭尙侈奢華麗。惡習所趨。牢不可破。一不如式。衆口囂然。極力湊辦。猶然遭嫌。偶談及節儉減省。即非笑不止。我輩本寒素家風。久欲力挽頹習。豈痛惡之而反蹈襲。且歸田之後。入項日減。出項日增。豈免竭蹶。今日便當將後數十年事而統計之。似惟就我鄉望族結婚。風土相宜。彼此不尙浮文妄費。庶淳古質樸之風。可常保護。正以儲福澤於靡涯。不但省心省力。較勝於遠求也。世兄輩未定聘者多。幸慎於始是禱。

十八

去歲兩肅燕喜。想以次蒙電。辰維道體增健。閔潭延釐。敬慰敬祝。人生樂

趣。隨時地而可存。今日息影林泉。放情嘯敖。或爲後進啓其性鑰。覺其迷津。於世教人心。大有裨益。其功當不滅在宦途也。某百凡如舊。部務易了。稍暇仍喜繙閱儒先諸書。現覺四書加有滋味。特於躬行心得四字。不能做得到耳。九月間三年俸滿。升轉亦聽自然。萬事前程。早定於冥冥中。揣測將迎。皆屬浪費心血。靜以待時。較省便也。

十九

昨接家言。備悉郡志及府

文廟。均得老夫子擘畫經理。甚愜人望。歲底想均可竣事。前荷賜書。知近酬酢紛繁。殊鮮暇晷。此亦意中所必有之事。避之不能。厭之不能。隨時順應可耳。吾鄉固喬野僻陋。然聚族而居。殊有切摯誠懇之意。相聯相洽。在文貌聲氣之表者。別處文墨才華固勝。但多浮薄鮮實。總視人之自立自待何如。士果有志。亦未可以風土限之。某銓曹供職。幸無貽誤。部中公事。大

半依樣葫蘆。獨出手眼。不能由己。但求案無積壓。事無遺漏。無大過。即可
儉安。每月進署約二十次。事簡時暫。頗無掣肘鬱心。加以體體頑健。合宅
平康。卷帙任搜尋。薪水未匱乏。老天眷待如是之優。歲月寬閑如是之久。
此境此福。甚不易得。無奈質劣才鈍。明知正學應遵。聖道可樂。而俗情陋
習。每乘其不及防檢。而陰奪潛移。古人爲學。以求仁聞道爲準的。氣質變
化爲效驗。十餘年來。自省自揣。志識頗知方向。而外物仍覺沾滯。舊態稍
知更改。而根株更悉拔。年華幾何。精力幾何。泄泄查查。因循優游。將來懊
悔。豈尙可追。每念及。真踣躄難安。汗流浹趾。京都人文淵藪。求其專務正
學。擺脫流俗者。亦不多覩。滿望老夫子便中頻賜針砭。加以鞭策。庶可奉
爲圭臬耳。

上廉訪陳叙齋師

客冬飲聆樂誨。稍慰渴飢。未幾旌旆南馳。趨送無及。悵惘倍增。辰際春光

明媚。敬維公座允升。新猷懋建。先百寮而靖獻。膺

三錫之隆施。引聯輪轅。無任忭頌。某魚鹿趨公。凡百如昨。惟學如厄閭之楊。心似沾泥之絮。駒光虛擲。馬齒徒增。現以家嚴年八十四。望雲劇切。愛日彌殷。雖冬間可以截取。但念此時承歡爲重。圖名爲輕。即官居極品。亦不宜戀。況瑣瑣者乎。茲數日內。卽告養趨侍。此後魚菽爲懷。宦情如洗。補讀舊書。用資砥礪。尋天然自有之樂。銷萬種幻妄之心。或亦別有所得。惟息影邱園。山重水複。再依函丈。未悉定在何時。念此不勝縈繞於邑耳。

上制軍林少穆書

竊某久隸仁幘。渥承恩睭。展覲時。三次摳衣。渴飢未慰。今爐箴載更。心輪馳逐。子墨難宣。敬維大人望隆泰華。才軼韓歐。挽旣倒之瀾。先從嶺海。作擎天之柱。佇卜金甌。翹首卿雲。曷勝忭舞。某宦吳時。於仁政所頒。德威所動。以及文章翰墨。耳目所共見共聞者。固已欽佩服膺。而細察其嚴明中之

關道遺稿

深渾。寬大中之謹密。敏決中之從容。簡重中之詳細。清而不激。誠而不迂。正而不泥。籌備於人未及覺之先。斡旋於人難措手之後。他人或得此遺彼。或優彼絀此。大人則時出不窮。動中肯綮。具此真純德性。非常經濟。積年學養。猶復執沖含和。虛懷若谷。不自知其尊顯。此尤俯首至地。願爲執鞭。遇人稱述。謂間氣所鍾。世實無匹。狄公斗南一人不足方也。雲泥勢隔。以寒暄冗套。濟陳左右。迹近援上。故積愍未抒耳。方今鴉片盛行。關心世道者。徒蹙眉頭。而乏起死回生之術。

天子以粵海爲其來源。整頓挽回。大人是屬。閱邸報及詢鄉人至都者。備悉擘畫精詳。出人意表。不競不綽。遐邇感戴。向來星使蒞臨。官苦騷擾。大人清簡四聞。諸事裁省撙節。人喜其便。德積於陰。聞近省垣地面。大有轉機。抱舊癖者。逐漸戒絕。即如敵府瓊屬附近郡城之處。慣販買者。率多驚避。此皆聲威所震。故爾斂戢。但聞外縣市鎮。尙置若罔聞。以差役既犯此病。不敢緊拿。關口稅務。不減營弁。陋規仍索。地方官以招解經費。無從而出。

賠累難支。故因循難免。近日洋船有集瓊海。烟土甚賤。銀價更昂。爲今計。若辦吸食輩。則觸目皆然。惟先將與販開館者訪獲。痛懲不少貸。雖爲遠地。踪跡詭秘。必窮搜剔州縣。僅辦數起。不准塞責。日催月促。不容鬆勁。屢取著名要犯。按法迭懲。風聲所扇。積威之漸。未有不復念身家。回心易轍。且購買無路。民欲不戒。而有不得不戒之時。督責不寬。官欲不拿。而不得不拿之勢。積三兩年。當有廓清之望。再安南新州。與粵西旱地毗連。洋船常泊。烟易交通。瓊人貿易之船。夾帶甚多。別弊總在關口。果沿海營弁。十分搜拿。不使偷漏。不爲始勤終懈。一時生意稍滯。而去一大害。陰救較多。以數十年錮習。官皆泄視。今幸大人專司督辦。此機此會。千載一時。竹帛旂常。定當輝耀。叨在樾蔭。偶有管見。斗膽及之。德量涵宏。當不嫌其褻。而怪其率也。某自抵都。百凡平順。駕部事稀。易藏鳩拙。公餘惟讀書養靜。頗無營營役役之苦。恨勇往不足。精進甚難。每仰前哲而增愧耳。都中查拿鴉片極認真。澆風似可遏絕。各省聞尙弛縱。新例雖嚴。處分雖重。其如概

不辦何。

一一

去冬蒙紆尊屈貴。賜以還雲。知前上燕箋。已邀慈鑒。嗣聞福曜留照羊城。私衷欣忭。不可名言。敬維大人。才資補袞。學裕經邦。楚尾吳頭。已渥霑其德澤。梅關桂管。復仰被其仁風。樾蔭叨承。葵傾曷旣。敝省習尙所宜矯革轉移。不止鴉片一事。倘坐視頹風。不加挽回。皆將不知胡底。但目下則鴉片爲要。聞城垣間。頗有斂戢。不敢縱膽。而鄉間市井。晏然如故。其根由衙署中未能肅清。且開館興販者。未聞痛懲。雖科條嚴立。終若罔聞。以本地人充委員。雖苦口婉勸。亦恐無濟事。似惟一方盡法辦得數名。使若輩聞風知警。關口不使偷入。州縣不稍鬆勁。積之數年。自減而又減。近宦場多偷安因循。能不惜勞。不惜費。不避嫌怨者。不可多得。大人勸懲得道。操縱多方。持之以堅忍。濟之以誠信。又擇人材以資指臂。當漸有廓清之日。若過

急迫。恐有所損。再者。敝省河海。甚不靖謐。白晝劫奪。視爲泛常。土案未破。一一。報如未報。行旅無不寒心。大人體察民隱。無微不至。慮衷下問。出於真誠。斗膽縷陳。偷蒙飭緝嚴緊。極力懲治。陰受其德。豈止一隅。管見竇達。幸爲汪恕。某於去年九月選在吏部。以稽勳司兼文選司。局面乍換。公事生疎。只合隨事講求。翼曉頭緒。公餘惟讀書養靜。不輕出門。但蹉跎歲月。學不加進。徒作陳人。夙宵循省。不勝悚惶耳。

三二

春初曾泐燕絨。肅賀鴻禧。併伸戀悃。托王寶珊都轉代呈。想登籤閣。辰維鼎裊納祐。柱石銘勳。惠澤沛於南天。

恩綸隆於

北闕。遙瞻瑞靄。曷旣忭欣。聞英夷徘徊洋面。未敢稀突鷓張。此皆仰賴宏謨。璧畫精詳。防堵嚴密。謹布置於機先。兔周章於事後。仁帡所庇。感戴者

豈止一隅。現據各處傳聞。不過求通商。不肆逆。看將來尙易收場。然地方已洶洶。騷擾難支矣。敵省海河不靖。商船行旅。不分晝夜。屢被搶奪。廣肇毗連。土名豬頭山一帶。過客每爲寒心。以彼船隻混雜客船。無從區別。兵役豢養租庇。爲害莫甚。萬望嚴飭地方員弁。逐時緝獲。盡法痛懲。不稍寬貸。庶可斂戢。至敵處沾染鴉片外。如尙侈靡。喜淫祀。競末作。皆係陋習。所當禁戒。前此雖有賢大吏。而能以轉移風氣。端正人心。倡明正學爲肩任者亦尠。今大人碩望鴻才。海宇推爲祭酒三不朽之英聲。行將壽之旂常竹帛。此等施設。皆所樂爲不倦。故敢瑣瀆上聞。某供職銓曹。事務未甚猥繁。一切稿件。皆係依樣畫葫蘆者。殊少掣肘。恨玩愒因循。駒光虛擲。馬齒日增。而躬行心得四字。終難慰懷。萬事付之天命。不敢妄想。惟此甚抱悚惶耳。

四

英夷事。賴鴻才擘畫。外番震懼。方望鯨波永靖。忽聞解任投閒。都中無習

愚賢否。僉爲扼腕。同聲稱屈。今春有江浙之行。聞者快慰。未幾中變。天下事如烟雲風雨。本自無常。宦局寵榮。於吾性吾分。何增毫末。獨借世間產一英俊。千難萬難。不得展布。致令踈伏。旁觀亦抱歎仄。欲搔首而問彼蒼。今汴河有急。深慮

聖懷

特命勤辦。當衆人棘手之時。又煩鼎力。知

天心之眷注。本不可以尋常測也。年來事勢。夷險起伏。倏忽改觀。惟盡我力所能爲。隨我命之所值。不存成見。不事揣摩。省得躊躇顧慮。天懷常自恬愉耳。自古名臣。半遭挫折。轉瞬而壽諸鐘鼎旂常。今將遇之於大人。滿望若時頤養。爲

國珍重。某銓曹遂隊。凡百如恆。公私稱適。恨優游玩愒。於已於世。兩無裨益耳。

五

客歲張內翰旋都。接誦教翰。感恩注之逾涯。覺馳思之倍切。辰維望隆山斗。德重華夷。此日霜蹄暫蹶。正儲厚福於無疆。著聲光於不朽。人急之所共憤。卽老天之巧爲陶鑄。而別具恩施。

賜環在卽。定愜頌私。某銓部趨公。倏然四載。樣畫葫蘆。飮領幽靜之趣。則有餘。而利物濟人。一無可慰。心得躬行。毫無寸進。光陰荏苒。去日苦多。雖公私平適。鳩拙堪藏。而家嚴年高。時切梁公望雲之意。約不日作圖南想。都中時事。大致仿前。沿海省分。現頗平靜。夷人亦通貿易矣。時勢遷變。其速其幻。浮雲不足喻。由道眼視之。甚冷甚常。不值縈繞於胸臆。無人不自得。平日之道力。久歷而愈悉其微。遙想尊懷。定添無限樂趣矣。人望旣切。天意當回。惟冀爲

國爲道自重。

書

六

都中數奉賜書。渥承眷注。感哉不可言喻。曾肅織央江給諫者赴西陲。不卜曾邀鈞鑒否。嗣聞幢節重建。由陝歷滇。欣忭無既。敬維品高泰華。望重鼎彝。向麟閣而圖形。勒燕然而紀錄。引磨卿裔。無任整軒。保山聞不靖。想一經指麾。自爾奠定。某於甲辰春。以家嚴年逾八旬。乞養回籍。侍奉年餘。遽遭大故。今春服闋。本可出山。緣賦性迂拘。與波上下。不能學步。近日官場諸多棘手。展布萬難。且素喜恬靜。今作風塵外一閒人。亦足尋清逸之趣。不爲世縛。連年當道延主講敝府書院。於人於己。兩無裨益。徒滋愧悚。敝郡士風古樸。雖近喬野。卻畏法易治。連歲豐收。殊爲樂土。

上中丞趙竹泉書

昨鍾廳到縣。將賜與卑職讀易樓合刻一書交到。捧讀下。如獲拱璧。竊思當今習俗頹敝。日趨日下。其不學者。固不足齒。即儒衣冠輩。亦於富貴

聲利外無復研求。性理諸書。度之高閣。道學之說。深相忌諱。一二有志者出。亦卷舌而不敢談。欲風俗之蒸進乎古。其何以望。卑職自乙酉年後。頗留心諸儒先書。謀所以灑濯舊非。日新其學。奈質本蠢愚。而沾柒陋習亦深。乍興復仆。乍醒轉迷。夙無深山養靜之功。復有簿書鞅掌之苦。流光如駛。依然面目。每念古人呼吸一去。千古無我之語。真汗流浹趾。自容無地。茲蒙惠賜異書。俾日夕省覽。誠萬金之藥石。感謝何既。

致觀察徐穉蘭書

月之念六。復捧手教。剴切肫摯。視官場陋套。相去不啻萬里。盥誦廻環。慰澆無量。辰惟禪蘭公祖大人。噓物如春。視道若咫。作斯民之福曜。振將墜之儒風。翹企卿暉。可勝忭頌。弟近况如恆。承示近亦喜靜。乘此加工。日新豈可量。至謂物交易引。把握大難。此古今學者所同。惟內鎮定堅實。外感自然無權。儒家言靜。言無欲。老釋亦言靜。言無欲。但痛絕塵

書
三
八

覺。屏棄浮華。養此虛沖無朕之體。不知人世營逐之味。此其所同。而即視聽言動之紛。民物事故之繁。細驗措置得宜與否。必使內外如一。顯微無間。不以孤高絕物爲清。不以儻蕩縱逸爲雅。不以強制不動爲效。此其所異。故靜存而能動察。忘情而能濟世。心得躬行。體用一串。自非沈空墮寂者所能竊其似。然學者不難辨別。惟恐悠悠宴安優游散漫。徒入耳而出口。稍有志。亦不免若存若亡。乍出乍入。偶得力。輒詡詡自足。不復進又求進。以造精深。此其大患。昔人謂。敬義夾持。涵養吾一。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持志如心痛。數話。真一生用之而不能盡。弟雖近來稍知方向。而雜念難除。勇氣不足。舊習俗套。又從而纏繞之。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而不自知其日荒日退。每念萬古茫茫。因循二字。已誤半生。後此何以自立。慙忤不可言狀。滿望極力提撕。時示鞭影。或少罪戾耳。

一一

春明兩晤。彈指三易星霜。菀結之懷。日深一日。辰維穉蘭仁兄大人。閱

澤覃敷。品學加達。敬慰敬祝。官場心力。大半耗於虛文陋套中。地方切要久遠事。每緣冗忙不暇及。人心風俗。極欲扶持。而苦勢孤無助。閣下才器卓犖。上下欽佩。想蘊釀蓄積。前日欲搢無自者。今可次第展布。大吐其奇。一則不負夙學。一則爲衆倡率。此故人所渴望。亦大雅不能辭其責者。洎任年餘。利弊一切。必燭照無遺。動中肯綮。恨僻處荒陬。無緣詳觀盛軌。殊耿耿耳。弟於去秋七月抵舍。家嚴杖履順適。餘亦安貼。骨肉團聚。感黨盤桓。快慰殊深。間或游心竹素。體味微言。偶值悟徹。有仙乎仙乎之樂。今春爲當道聘主講郡書院。術乏鑄顏。臬比徒擁。頗自慙也。

三

客歲接讀遠雲。備悉動定。慰浣無既。辰維穉蘭仁兄大人。簪紱凝釐。勳猷卓著。敬慰敬祝。吳中近況。較前有起色否。辦公外。能有娛曠之趣否。念念。弟以稔惡。客臘念二日先嚴見背。徒抱銜索之悲。春杪已營窀穸。敝府

書院講席。定於去冬。今不得不勉就。此間僻靜。似可藏拙。但仔細檢點。學雜心浮。功夫若存若亡。志氣乍興乍仆。俗氣深入膏肓。去日苦多。了無精進。如舉此身委之溝壑。大可悚懼。顯晦有命。而心學不能講命。滿望提撕警覺。爲將伯助是禱。

致觀察朱紹庭同年書

都中時叨教益。快滌塵襟。自文旆南馳。傾慕日深。徒歌采艾。辰際履端肇始。敬維彘續延釐。鼎裊篤祐。迓殊恩於

北闕。溥德澤於西江。引睇吉暉。曷勝忭舞。聞權臬篆。不無賠累。官場豐歉無常。只可付之自然。老天只管總數。不問散數。但視後來結局如何耳。弟凡百如前。公私平適。惟學問如上灘之舟。寸進爲難。現以家嚴年逾八旬。定省久曠。每誦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之語。不勝耿耿。急欲告養。歸侍蝸角。微名不敢稍戀。二月中。天氣和暖。當起程也。

復承德太守圖園橋書

項奉賜翰。欣悉公座允升。禮履綏密。慰浣之至。所諭缺苦事煩。刻無暇晷。吾兄似有忿鬱憎厭之意。非所望於大雅也。境之所值多端。在吾識如何看法。吾量如何容法。識果高卓。量果深宏。當不以終日逸豫爲自在。不以享用豐饒爲福澤。不以偃蹇快適爲尊榮。不以筭篋充盈爲蓄積。且既勸破此關。則知案卷堆積。事物紛擾。正可驗我才智。徵我涵養。增我見解。人所不能理料者。思爲安頓。人所不能剖斷者。思爲裁決。人見爲苦惱抑鬱。而我視若寬閒爽適。即使不敢儉安圖逸。時刻弔膽提心。尤恐案有積壓。事有遺漏。致民間多擱候之苦。我常抱不及之悔。蓋欲做好官。未有不喫大苦。求快意。必難當大任。此理之常。其盼望肥美之缺。快樂之區。皆凡陋人之識見。吾兄初出守。卽膺繁劇。安知老天非故意擇此地面。使之增長智識。以磨鍊其才而儲蓄其福乎。古名臣當萬難措辦事。加以險

急窘迫。倥偬旁午。而神閒氣恬。不少露諸形色。渾似蕭閒無事。一般識者。觀其充養深厚。卽其職任卑微之時。而預決其前程遠大。可以擔荷世局。建豎非常。皆以所見獨異凡流耳。滿望吾兄渾涵忍耐。轉厭爲歛。反噴爲笑。無一毫不平之意。而日惟公事是勤。則前日鯁生謂閣下福氣不小者。正可於此而愈信不誣矣。弟供職如昨。辦公外。惟喜讀書。有時收視反聽。默養虛淨之心體。亦足自適其適。恨無日新月盛之益。徒擲駒光。

覆徐州太守潘書

月之念一。接奉鈞諭。以卑縣事主黃珍報竊一案。當經勘訊獲犯。究出寔情。仰荷齒及。復加獎勵。具見逾格栽培。愛人以德之至意。捧讀之下。感悚交并。卑職質甚迂拙。莫解趨時。出山之由。非逐榮利。初抵浦境。鈞察民隱。患賊爲甚。遂日嚴督捕役。分縣境爲五路。責以承緝。稍有所獲。然報竊仍夥。復限五日一比。而捕役多逃。繼知徒嚴無益。復懸賞示勸。獲巨賊者

立賞。屢無獲者重究。行之數月。四境頗爲靜謐。然爲治首重躬行。次在條教號令。卑職承乏此間。昕夕黽皇。瞬逾半載。偷竊未全弭。鬪毆未全息。健訟之徒未全斂。皆積誠不能感孚。教化不能周洽。深自歉愧。並不敢怪恨斯民。刻下書院橋樑道路溝洫等事。客秋建議。今將舉行。一三二月方能蕪事。此地官民俱苦。又不得有力紳士。左右襄贊。舉事極費心力。書差赤貧而疲。卑職日勸民息訟。非若輩所喜。但勢不能兩利耳。一切公事。滿望隨時提撕警覺。畧省愆尤。倘風聞有繆劣之迹。卽祈速爲誡飭。幸勿寬宥。至於過情之譽。適增顏甲。非所敢望。

致貴陽太守平樾峯書

久疎架範。殊切依馳。閱邸報。欣悉超遷貴陽郡伯。正欲肅稟奉賀。乃荷殊眷。先錫朶雲。曷勝感泐。辰維升華懋集。禔履增綏。默契宸衷。三接迓

恩於

書

四四

關北。覃敷閩澤。雙旌頓指於黔南。吉采遙啓。忭欣奚似。卑職魚鹿從公。毫無等狀。齊廷抱瑟。豈適時宜。所幸公務甚稀。日無事事。日手一編。藉拓聞見。此中非無所得。江甯之調。尙屬未定。凡事遲速。有天有數存乎其間。非人謀所能預決。順理乘機可耳。承示以一身是累。擺脫爲難。此皆素所稔知。然天下萬分稱意之事。每難倖及。且抑鬱鬱轆之中。每以儲厚福而斂侈心。正天所以陶成人材。不可稍生歎灰。致皺眉尖。尊懷洞徹古今。望放開爲禱。

致江蘇溧水明府劉眉士書

昨在省垣。屢荷青睞。每以讜論忠言相啓迪。臨別復委曲規勸。此等隆情雅誼。豈塵俗所能倖遇。判禮已近一月。而此中怍怍惓惓。如在左右。眞味之而彌永也。蒙以道義交推。弟自揣謏劣。豈能堪此。但念近六七年來。私心

頗知研究正學。日尋儒先緒論。藉以澆灌俗腸。又欲廣求益友。用以切劘砥礪。而近今之世。日馳騁於名利聲譽詞章技藝之場。誰其究心於性理。故今日欲談心性者。不受非笑詬病已爲萬幸。敢望有刮目相待者。今何幸得垂愛如閣下耶。孔子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閣下既以學問爲講求。弟亦欲效芻蕘以貢其愚。伊川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將第一等事讓他人。只做三等。便是自棄。朱子云。人須有蓋世之氣。陽明先生曰。己志立而學半。大約有遠大志量者。必不僅以鄉黨自好之士自居。以流俗之是非毀譽爲介意。弟實陋才菲。稍有志向。而若存若亡。乍醒乍昧。清夜中。愧悚無地。近日朋友中求其個箇不羣。而英雋穎敏如閣下。正今日正學興廢。風俗衰盛所關。使藉大力以提倡。是登高而呼。聞者自遠。非一人之幸。實世教之幸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望爲採擇。

致江蘇金匱明府江石生同年書

秋間接誦遠函。周詳懇到。恍如良親。澆慰殊深。邇諭政社凝麻。牛鼎烹鷄。想頌聲日加騰起。曷勝健羨。尊處交代。不卜已清爽否。弟到沛。爐箠剛更。四境蕭條。頻年災歉。雨暘失時。皆守土者不德所致。現已查放。今冬口糧矣。此邦民俗犷悍非常。匪徒羣聚。每遇斯民。諄勸以息訟睦鄰之道。頗有感發。近訟事日稀。官靡若深山矣。鼠竊狗偷雖不能絕。然比前甚靜謐。六月以後。書院乏主講。月中三課。皆自批閱。數會諸生。諄教以做人爲學之道。頗多興起。月前大開溝洫。四鄉約六十里。一切橋梁。來春均可就緒。趨事赴功。民情極可愛也。挑河尚在冬底。公餘無事。蕭然一室。兀坐若枯僧。尋至味於斂藏冷澹之中。一身幾兼仕隱。熱腸人何知此趣。但閣下必聞而生妒也。前讀賜書。疊荷嘉獎。未見箴規。知交如兄。何乃踵此俗套。非弟之所企望。嗣後幸勿涉此。姚同年已補六合。亦稱善地。但吾輩出山。亦非圖一時一身之計。流行坎止。付之無心可耳。胸臆足有萬言。臨書不能少吐。統惟心照是荷。

致文昌明府郭味蔗同年書

判襁三秋。時喻采葛。關河修阻。尺一未通。殊深歎仄。敬惟循聲茂著。禔履綏宜。以欣以慰。弟接家言。備悉書院人士。極荷培植。牛溲馬渤。物無輕遺。文翁治行。再紹芳踪。翹首德暉。曷勝忭頌。弟自甲申年浪迹三秦。閱十四月。入都就試。今夏倖捷南宮。列二甲。掣籤分發江蘇。業於八月初抵省。現派在江甯候委。來春想可補缺。自揣樗櫟散材。素乏窮理之學。驟叨民社之司。無小無大。已獨肩之。早夜捫心。覺慄慄危懼。若墮深淵。確有此境。但所能爲者。盡心竭力。時刻敬慎。不敢私計溫飽。少圖宴安。餘聽天公安頓耳。

致勾容進士裴印川書

月前奉到朶雲。當即肅泐寸楮。藉侔資呈。想邀青及。辰惟動定綏豫。潭第凝麻。翹企祥暉。曷勝忭頌。弟質等堅瓠。才謝鉛刀。蒞棠五載。毫無建樹。

幸與士民情相淡洽。鳩拙藉藏。此間淫祀甚繁。而書院與萬壽宮獨闕。至先農社稷。雖存一廟名。而湫隘塌陷。不堪其陋。每念及。殊歎仄。再四籌思。欲鼎新創建。非數千金不可。以積年荒歉之區。官民俱困。何敢籌議。近擇得二古剎。燬其佛像六七十箇。一改爲

萬壽宮。一改爲先農社稷廟。又勘得呂祖祠。地勢高阜。房舍宏敞。而附近廢序。即換以爲六峯書院。約數月可立規模。此後師生可得講肄會萃之所。所費無幾。亦可備數。知關垂念。詩以奉達。

致徐聞廣文葉星峯書

奉別鑿範。十五年於茲矣。關河迢遞。音問雖疎。而企慕私忱。與時俱積。客夏家嚴過徐。諸荷照拂。倍增銘感。辰維升華感介。教澤廣流。坐風立雪者。履當滿於門外。翹首誼堂。曷勝忭頌。某才謝鉛刀。謬膺民社。濫竽五年。冰兢時惕。上憲部民。皆曲諒其迂拙。而地方大利大弊。興革殊難。遂心無刻

不慚其瘵曠也。賤軀本疴羸。近自靜養。一切政務。尚可捫揣。惟百年歲月幾何。今已逾四十矣。而所造若此。言之不勝愧懼。倘有風便。望惠賜南針。以當絃章。是所切禱。

致王書軒書

久睽光霽。夢轂頻馳。客夏曾肅寸緘。想塵青睞。比維履履綏豫。侍奉曼壽。是祝。弟於秋杪抵都門。諸凡物適。但前此在京。頗好廣聲氣。今惟喜靜默。最厭華囂。有時土木形骸。窅若枯僧。恨久溺慾海。六鑿相攘。種種過惡。積若邱山。今雖畧知收斂。尙恐舊病竊發。不能立定脚跟。吾兄素持直道。望時賜藥石。奉以率循。庶不致以惡終也。閣下賦兩咳。披萊衣。人間至樂。望勉致孝養爲禱。

一一

久未奉教言。時增馳系。辰維輿居紉綏邕也。弟頑健如恆。惟是質等翠瓠。

才謝鉛刀。年不惑而學業依然。無日新又新之益。每中夜自思。前有萬古。後有萬古。中間僅得百十名賢。照耀天地。其餘富者。貴者。才智者。勇猛者。皆煙銷灰冷。闕闕寂寂。若未嘗出世。彼豈無志。無學。無凌轢今古之概。卒之骨隨草腐。名與燈滅。今人笑古人。而後人復笑今人。推原其故。只一念之因循玩愒耳。弟於世味。一無貪戀。惟念日讀先聖書。而行能仍等庸衆。顧影自慚。捫衷抱歉。深造自得之功。無由臻此境地。殊難告慰知音也。倘有風便。希賜針砭。以匡不逮。即是賜我百朋矣。閣下穎悟過人。近所造必迥異前日。恨無由一叩。大約吾人一生無別事。只講求正學。是本業耳。弟居官妙法。總不外孔子可仕則仕一層。今亦惟遵行之耳。

三

客歲接讀賜書。備荷眷注。感泐不可言。辰維時祉駢蕃。潭府迪吉。爲慰爲頌。弟於客冬。卸六合縣篆。今署郡丞。此間公務甚稀。門庭闕然。贏得清閒。



稿 遺 堂 道 爾

自在。弟宦情素澹。拙簪之念。已蓄數年。繼念年方逾不惑。自度精力。尙可效驅策。外度之世。

主上聖明。大臣輯睦。九陔無警。昔所謂昇平。未及今日。所謂邦有道。不過如斯。悠悠然遠引。伴鶴侶雲。非不灑脫。然亦枯死岩阿。於世無濟。千百年後。誰復知有此姓名。蔡君謨云。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程明道曰。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凡事須問其蓄意如何。若計溫飽。榮情華靡。則不如樂鹿爲伍。若不爲身家計。而急欲高蹈。雖高人一等。非齷齪者所敢望。然亦偏而未折乎中也。此下懷曲折如斯。敢以質之高明。惟再賜教益。槐黃在即。能重遊棘闈否。大約祿位所借以匡時。若事權不屬。夙蘊何抒。然根柢全在涵養性情變化氣質上着緊。若於心坎上得力。則諸境皆易處也。

四

書

久未奉德音。想誕履清邕。潭第延釐。是慰是祝。里居無要務紛擾。果能淨絕塵囂。讀好書。領清趣。自適其適。作方外高人否。念念。人生如石火電光。苦者多自討苦。樂者無往不樂。只爭識量如何耳。弟自十四年冬。卸雄州篆後。僑寄金陵。雖處閭閻。不染紅塵。兩署同知。同閒官冷。無紛拏之事。有尸素之實。近聞部文不日催入都候選。起程不遠。宦轍又一換矣。惟是鶯遷之早晚在天。而學業之進退在己。邇來雖甚喜博稽古籍。求所以開拓心胸。洗濯舊習。而錮蔽甚深。夾輔者寡。終無日新月異之實。殊為悚惶。陶士行云。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誦此。不勝悵惘。閣下素性鯁直。望時賜藥石。卽勝百朋之錫。勿以爲陳塵俗吏。不足與言也。

致友人林仁圃書

捧讀瑤章。感紉無既。但獎飭逾涯。適增顏甲。比稔邇祉綏邕。侍奉曼壽。爲慰。弟於秋杪入都。諸凡稱適。但流光如駛。甘爲穀伯。何以立身。毫無精

進。悠悠忽忽。不知愧羞。願時賜箴規。以當改革之佩。不勝銘鏤。閣下雋才奇骨。弟實無能爲役。但弟醜難之見。竊願斂垂就實。含暉隱耀。乃爲腳踏實地。毋僅以科名遲早爲介介也。邇來風氣。以佚肆爲大方。以傲慢爲氣骨。以放浪爲灑落。以狎暱爲深交。卒之上見擯於君子。下見忤於流俗。乃謂命運優蹇。實未卽古修士所以持躬涉世者而自省之耳。吾兄閱世日深。不識鄙言有當否。素蒙青睞。猥發狂談。希爲汪宥。

二

捧別芝範。瞬經七年。馳系正無已時。頃接衆雲。備荷眷注。慰澆何旣。比維動定嘉宜。諸凡鬯遂爲祝。弟粟六趨公。鮮有暇晷。上憲頗優待。四境亦靜謐。夏間諸紳士爲弟立長生祿位於公局。弟堅辭之。刻下公事頗順。惟地方利弊。稔知其故。而勢未能興除。其負國負民。罪殊難道。且年四十矣。而學養未有精進。孔子十五志學。而弟今尙未過此關。可勝哀悼。諸友來往書

札。但以名位相勸。閣下獨能資善。剴切反覆。不爲庸泛之詞。何幸而得此提撕警覺乎。弟不知學。溺於流俗。甘自暴棄。餘三十年。今畧知方向。而將醒復昏。將立復仆。德業未修。雖極貴極富不足貪。況其瑣瑣乎。閣下英才卓犖。今日所造。當非前比。望時賜訓誨。庶輒生得以省愆。不勝遙企。

三

久未奉教翰。想品學加達。凡百綏譽也。聞馬帳已設多年。想造就陶鑄已爲不少。後進之英。全賴先達指引。先德行。後才華。挽頹風。趨正軌。其要義也。邇俗多不及此。望吾兄先爲作式。俾蒸蒸日上。風氣漸轉是禱。弟頑軀無恙。一切平適。自十四年冬卸雄州篆。無勞擾奔忙之苦。有安閑清冷之趣。今春二月。復署江防同知。亦無公事纏擾。弟外好全無。日惟讀書養靜。似近冷寂。圭角比前不甚露。而無大進益。望隨時賜以針砭。是所至禱。

致韓子布書

睽違芝範。六易星霜。夢轂心輪。頻繞左右。適惟侍奉曼福。輿居綏豫爲慰。弟以輕材。利非楚鐵。鈍甚燕錐。乃濫膺民社。汲深綆短。隕越爲虞。於八月初抵姑蘇。現奉憲派在江甯。業於月前抵金陵。補缺約在春初。現將律例諸書。自行披閱。愈知天下事變無涯。而窮理之難盡。寸心倍切冷澗。惟時刻敬慎。盡才力所能爲。不敢自計封殖耳。弟於世味閱歷漸多。愈覺滄薄。紅塵中真無一可繫念。惟此心此身。未能滌瑕蕩穢。深用悚惶。望閣下力圖精進。令人有非吳下阿蒙之歎。則學與年齒並進。不勝慰藉矣。至科名早晚。亦如草木之花。時來自開。不容妄想。

一一

久睽芝範。夢轂頻馳。辰維祉履綏鬯。潭府增嘉。是慰是祝。弟才等鉛刀。濫竽六載。昕夕冰兢。不敢稍懈。任勞茹苦。不少偷安。幸士民父老相安無忤。然官以父母稱。而保赤之懷未遂。日以吾民脂膏供吾口體。無能令其出水

火而登春臺。極爲愧悚。駒隙易過。馬齒日增。而所造如此。可勝哀悼。所望藥石遙頒。稍祛固陋。是所至禱。近況奚如。有課徒否。高堂椿萱。想皆康娛。深山色養。加以聖賢遺書。日爲咀嚼。其樂趣悠長。想非人所能領畧者。至此外之榮枯得失。毀譽顯晦。望皆以度外付之。則天趣超超。實度越流輩矣。君子在世。出則康濟民生。處則維持風教。量吾力所能爲。皆未必無所裨補。在有志者之策勵耳。弟政暇則繼覽墳典。尋前賢遺編。而體味玩索。極有開心揚懷處。恨公事旁午。少得閒暇耳。

致孝廉鄭栢山書

前在都門。猷聆塵教。極慰渴飢。拜別以來。頻馳夢轂。辰維襪履綬密。德門凝禧。是慰是頌。某以輕材。謬宰百里。鉛刀輕試。綆短堪虞。抵任以來。昕夕黽皇。頗矢勤慎。非分所得。一毫不沾。此地俗習蠻悍。樂於鬪毆。痛爲懲治。今頗靜謐。但未能使之不變。殊爲歉愧。每年出息。不足敷衍。時形支

繼。近日仕途。無一不難。而州縣更甚。飽歷世情。了無趣味。獨居靜坐時。每有出塵之想。不卜後此了局。且徐度機宜也。絳帳想是常設。玉筍班中。定多杰士。吾鄉士習。近加淳厚否。閣下一時模範。望時加嚆植。蒸蒸日上。是所切禱。

致林仁圃門人書

客冬曾肅寸緘。不卜已塵青昧否。足下姿質醇厚。志居上游。恐一覽而器之。恨當日不能自據其躬。治心檢身之道。一切懵然。如坐漆室中。不知方向。安能指示諸友。現漸覺悟。殊有不堪回首者。頓思革舊圖新。但日用間。每懼舊習之乘於不覺。或昏怠之易生。然時刻佩服古訓。頗知持循。一切聲色貨利。紛華靡麗。不以入胸。而富貴名譽數字。或有時動念。則又爲之遏制。似乎比前畧異矣。每念師友之難。不獨僻壤荒陬。即中原人物輻輳之所。其可借以切磋磨礱者。亦復少得。有志之士。雖不乏人。而耳濡目染。

陷溺於流俗。拘牽於毀譽。不能奮拔者。比比而然。殊可憫惜。共此心思。各有志氣。一人不能再生。日月又復如箭。因循優忽。已與草木同腐。當日雖極寵榮。百年後已無能道其名姓。一念及此。何堪玩愒。一言及此。又笑迂闊矣。滿望足下振迅奮發。有決從先進之心。有天下非之而不顧之概。洗去一切欣感得喪。較名好勝之私。專取四子書。日夕鑽研。體認於身心之間。將半力以攻舉業。得失置之度外。而吾命中自有之福。不少減也。其功夫次序。其始在於立志。其根在於戒懼慎獨。其事在視聽言動。而存養省察之功。刻不可無。循習之久。自別有天地矣。匹夫不可奪志。不卜吾友有此志否。若優游玩忽。日復一日。與俗浮沈。是負恐之屬望矣。昏庸者既不足言。英特者又局於淺近。士風何以振乎。倘果不自靡薄。見此信當自改圖。痛悔前日之非。佩服聖賢之訓。收斂精神。不馳逐於外。培養德性。不游移於中。無益之書不觀。無益之人不交。自日進一日。不可限量。又豈僅自拔於閭里哉。其或撥科第。居顯宦。又豈僅一時之煥耀哉。恐當謂。有遠大之福者。不

貪眼前之庸福。有非常之榮者。不圖一己之私榮。程子曰。世俗所貴。君子所賤。薛文清曰。勉人以名位。不如勉人以德業。愚不勝倦倦之意。惟足下念之毋忽。現數日內。當攜二奴徑往姑蘇。讀律例。攷吏治。訪民情。又是一般用心矣。

一一

凡學須從絕頂落想。日懸大聖賢於心目中。方不入斜蹊曲徑。四書及宋五子書。最爲的當。可奉爲圭臬。時須體味。實驗於身心。外如綱鑑。皆當涉獵。象山先生云。人能做刀鋸鼎鑊工夫。方可言學問。如徒以粗無大惡。卽詭詭自足。必入鄉愿門路。余少不知學。甘自暴棄。至年五歲。方畧識方向。而養未堅定。既興復仆。方醒轉昏。日夜焦思。終等朝菌。無顏以立天地。至名位寵榮。非所計也。近日同心者甚難。滿望極力奮勵。勿以小成小就。自安自限。庶慰鄙懷。應試文書。不宜高古。當斟酌於今古之間。字法試帖。不

必過求工。亦不宜太拙。至得失毀譽四字。斷不宜縈胸中。

致吳子樸書

郡中幸挹芝宇。猷聆塵誨。羨英才之矯矯。仰卓識之超超。祇以俗務冗雜。促膝無多。別後殊增惆悵。月前奉惠書。具悉待奉曼壽。興居綏和。慰澆無既。魚鹿如恆。公私均適。惟學無寸進。每誦昌黎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初心之句。不勝踧踖悚惶。承示欲弟以提唱之權自居。鼓舞同志。其與人爲善之盛懷。殊深欽佩。遂伯玉恥獨爲君子。王心齋欲製輕車。到處勸善。皆此襟度。弟亦稍有此意。但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知躬行心得素懷。難副閭阨黃楊。時抱歉仄。我未能自信。敢望人之信已乎。我未能自繩。敢以此繩人乎。十餘年來。體味古人遺訓。稍覺與俗不同。然志少剛勇。若存若亡。乍作乍輟。仍屬悠悠。不免散漫。故自責自訟。日未敢寬。而引翼斯人。同務正學。似覺仍屬第三層事。恐其有舍己芸人之病也。且學果有獲。日

新月盛。而欲廣被於衆。亦必審量其人。究竟有無其志。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道不同。不相爲謀。蓋有極欲引爲同心之誠。又恐明珠暗投。按劍相視。不我感而反我訕。彼此均無所濟也。莊生鐘鼓樂鷄。喻雖太過。然先細察其人之梗概。而後示我之苦衷。則如石投水。不相齟齬矣。今日有講求正學。稍知治心繕性者。得一晤。則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而喜。敢不急求以爲砥礪。弟著此意亦頗誠。但如來教所言提唱。竊有未敢自任者。謹布悵悵。用質高明。寄來尊作易論。讀已徧。其精深微妙之旨。不可枚舉。吾兄就將之功。益勸無懈。可勝佩服。

致符宗誼書

從公粟六。修候久疎。頃捧臬雲。敬悉時祉綏豫。慰流之至。弟頑軀頓遠。四境靜謐。惟弟質甚鶩劣。少不知學。今濫膺民社。汲深綆短。殊深愧悚耳。所

詢復舊姓一節。以鄙意觀之。似可不必。昔孔子先世本姓子。曾子本姓鄧。曹勝鄧衛皆姓姬。苻堅本姓蒲。後改爲苻。繼又有誤寫爲符者。自古族姓更改無常。不可枚舉。今既改傳爲符。年代久遠。人數亦盛。卽照先人之意。循守勿替。未嘗不可。凡人貴自立。其顯晦只在方寸間操之。姓氏不高下我也。幸毋移易。似爲得之。仍求裁奪。弟日間事。無鉅細。不辭勞動。鮮有暇晷。親友每少修札。望概代致候。是禱。

致范岳父書

睽違慈範。倏焉六載。馳系曷旣。辰維玉體康泰。德門清慶。是慰是祝。某拜別來甚頑健。客夏抵滬。此邑夙號難治。無一可取。人所視爲畏途。抵任後。日昃不遑。遇事留心學習。非義所入。一毫不取。光景頗苦。然前程何如。自有天定。並不以此悶鬱。惟愧虛度光陰。德業未進。無補益於人世耳。署中境內頗靜謐。某雖登仕版。自處仍如寒素。無敢稍爲縱慾。諸內弟想皆長

進。惟祝謹慎安分。在家和睦。出外退讓。一字不入公門。自可保家裕後。非分妄想。可禁止也。世事萬般。如烟雲遷變。放開胸懷。當甚快樂。

致理正倭良峯同年書

都中幸挹芝芳。飮聆寒誨。每荷啓迪。心目爲開。恨歸侍情迫。親炙難久。追維德望。刻不能誼。吾兄聞道甚早。鞭策綦緊。充養極粹。踐履又熟。而猶若無若虛。若谷若濁。毫無鋒銳之露。別餘三載。想更造精微奧窔。不敢望其籓籬。塵世中有此異人。豈麟鳳可匹其瑞耶。霖雨蒼生。拭目以俟。弟於聖室中。夙宵循省。深悔前此淺陋卑小。錮蔽於俗。不能躍出。去日苦多。銳氣漸弱。不取儒先緒論。常爲玩味。亦恬不自覺。不知後能稍改變否。極可悚惶。近三年中。僭主講敝府書院。不能自淑。何能淑人。亦汗顏一端。特借是以兼課諸子姪輩。

致給諫蘇廣堂書

都門簪盞。飲吟塵誨。藉滌塵襟。未幾聞奉諱旋珂里。弟回籍年餘。亦遭大故。因循未肅函奉候。罪罪。今聞主越華講席。名臣半出牛溪。經學授從馬帳。想經陶鑄。悉是俊髦。胡安定不得專美於前矣。弟息影蓬蒿。頑健如昔。謬爲當道過愛。延主講敝府書院。律已無方。鑄人何術。徒滋愧悚耳。近日宦途。味同嚼蠟。與波上下。尙可偷生。獨出心裁。自容無地。非敢謂煙霞痼疾。但熟揣時勢。實難展布。今藏鳩拙。亦安本分。若閣下才猷卓犖。學養深醇。非弟之小草可比。宜早出山。大展垂天之翼。何尙遲回猶豫。懋懋於丹鉛間耶。秋涼後。仍懇入都。以慰蒼生之望。邱壑中已爲鯁生據。老仁兄不須占我地位也。

致殿撰朱彙山同年書

憶在都門。親炙光儀。飲吟築誨。疊荷濃情。臨歧復蒙賜餞。匆忽未獲鵠領。

然感泐心版。深而益切。至今遙隔雲山。未嘗不一日依馳左右也。辰維鼎社駢蕃。聲望隆著。引睇卿暉。無任忭頌。近已榮補侍御否。念甚。措置天下大事。想已熟籌於先。佇望得奏議一讀也。弟於去秋抵舍。沿途水陸平順。家嚴年八十七。杖履尙健。此即莫大之幸。今春主講敝郡書院。非意中事。明年不欲離柴門。專意侍奉。兼課穉兒。補讀舊書。靜養天倪。所獲當亦不少。惟與良朋闊別。夙叨摯愛。不知何日復聆闕言。念及此。不勝悵悵耳。

致庶常任階平同年書

久睽芝度。極深傾系。春光乍到。想起居益暢遂也。弟粗遣封篆後。案牘亦稀。可抽空紬繹舊書。用滌塵襟。甚有樂趣。弟不揣冒昧。客冬至今。每將意識所到。隨時筆記。號爲管窺錄。極知不又不典。不敢示。又思遇有高明卓識之人。不出求削正。終無以鍼吾膏肓。茲特送上硯石。干祈斧政。其

可存者恕之。其斷不可存而爲乖繆庸陋者。統望簽批指摘。以便更改。終不敢自珍敝帚也。

致農部張仲昇世兄書

客秋肅函布臆。并賀鴻禧。想塵青睞。聞榮列粉署。免弔鞅掌。甚爲卓見。現文旆抵穗城。無緣一接清光。倍增惆悵。辰維履綬綏。諸凡迪吉。爲慰爲頌。弟以稔惡遭天譴。致先嚴於客臘念二捐館。侍奉無狀。痛恨何及。今三月初已營窆窆。四月初抵瓊臺講舍。兼課子姪。念前此頗向正學。不甘與俗浮沈。諸儒先集。最喜研究。奈俗氣入骨。洗刷難淨。蹉跎歲月。自揣不獨無進。反覺愈退。皆緣心紛雜。不專一所致。今脫名利羈鎖。埋頭鑽研。或者可掩前愆。然心力漸不比前。不下竿頭能稍進否。究難預定。閣下矚各世兄等一齊北望。高明妙算。必非管蠡所及。然陋劣之胸。極有。不忍不貢其愚者。外間景致。廻異吾瓊喬野。然多浮華虛飾。矜多鬪靡。

縛節繁又。崇末忘本。長席豐厚。似享用之得地。稍匱乏則相形見陋。儒者樸素之風。淳實之質。決不可以處順境。而稍忘奢靡豔治之習。君子痛絕。惟恐其流。此理所當爾。非圖惜福。慮及久長。爲雲仍計也。食指日衆。婚嫁尚多。墊積未豐。用度日繁。即萬般撙節。諸事簡約。循環舊俗。未必展拓。况染修習。後易爲繼乎。京華什物昂貴。居大不易。酬酢繁多。入路無幾。一兩年尙可賠墊。久之又久。點金乏術。治生無策。至此而慕山樞蟋蟀之風。晚乎否乎。閨秀嬌容。豈北產皆貴賢。而本土絕無可採。今必結婚異域。往來迎送。所費不貲。獨不籌及乎。祖父佳城。舊置產業。全托旁人照料。心緒其果安乎。現旆已北指。觀纓無益。伏望少採芻蕘。各世兄業讀書應試。暫客他鄉。宦後逍遙。仍歸桑梓。插脚較甚牢。鄉心不太冷矣。素荷老師卵翼之恩。愚拙之見。不敢隱忍。瀝陳過懇。萬望汪宥。

一一

昨上寸函。想塵青睞。頃蒙賜唁。濃情稠疊。感泐何可言。府上存項。聞亦

不豐。將來用度。層層疊疊。不及今極力撙節。安能敷衍得過。外間浮費甚多。惡習易染。以質樸爲深恥。以華豔爲體面。稍裁減則日爲矯戾。三門急湍。祇柱良難。惟堅定骨力。任他百般搖撼。立脚不移。方是善後計。且早一年。即得一年之益。若俟支絀而轉頭。已爲無及。幸毋以爲迂談。老夫子入祀鄉賢。理所宜然。文書已到。弟鹿鹿如昨。夙宵循省。深悔蹉跎。學無心得。實自棄其身。不知此後。能有進步否。

致滇南學使吳和甫門人書

奉遠芝宇。倏忽半年。馳系私懷。日深一日。頃奉惠翰。具悉種種。就諭和甫年兄。政社增綏。春風廣被。是慰是欣。外官權柄。惟提學可專。不致掣肘。今量才者。究心文藝。不談士習。足下深沈篤實。品望素隆。乘此之時。以課己者課人。以勵己者勵士。風聲所樹。當必有響應而景從者。望堅持此志耳。僕公私均適。凡百如恆。惟望雲劇切。愛日彌殷。二月初。已告養。

不日出都。此後菽水承歡。圖書供養。亦饒有樂趣。

一一

別久歲更。馳系不可言狀。頃奉惠翰。懇切周詳。如親光霽。辰維春風廣扇。致澤覃敷。樹入實報國之謨。度士在衡文之表。引簷瑞霧。曷既忭欣。僕以定省久曠。客春二月乞養。於七月抵里。骨肉團圓。家嚴矍鑠。眞非常一福。今春當道委以書院一席。自問學如厄閭之楊。鐸何敢振。惟承諸生謬愛。情有難卻。借此亦補習舊業。綉繹遺經。不無裨益。次三小兒。兼可自課。每花晨月夕。聽書聲琅琅。不減聞鈞天廣樂也。朱子謂。即現在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僕息影蓬廬。只合順其自然。若足下翼近天門。首馳雲路。當日以覺世經邦。垂名竹帛爲念。近俗所羨嘉期許者。不敢奉勸。

復中丞陳勿齋同年書

都中數親芝采。叨益殊深。前奉朵雲。溼承綺注。緝佩無涯。辰維勿齋前

蓋年大人。簪紱延釐。鼎祿篤祜。迭恩綍於

闕廷。播遠猷於泰岱。遂啓荆南。曷旣頌私。某遂隊銓曹。將及五載。徒畫葫蘆之舊樣。坐消荏苒之光陰。所幸眷口旣安。公私敘適。旣無馳河負山之任。亦免鬱心掣肘之虞。惟繫於命運者。聽其自然。操之自己者。未有進步。優游玩愒。學業兩字。一無可言。大有草木同腐之懼。奈何。近以家嚴年高。定省久曠。梁公望雲之意。殊深縈繞於懷耳。

復方伯蔣濂生世兄書

奉違塵教。爐篝數更。頌誦琅函。如親光霽。辰維簪紱翔華。鼎祿篤祜。旣榮膺夫豸繡。當大展其鴻猶。翹首輪輶。曷勝懷頌。某銓曹混迹。公私敘平。惟家嚴壽近九旬。定省久曠。焦灼日深。客春二月已乞養。七月抵里。幸托鴻庇。家嚴以次。一切平適。今春當道聘主講書院。自問學等寒筭。質回壑瓠。度已無繩。鑄顏何術。惟借此以摩挲舊業。破硯可耕。間或補讀舊書。藉開

性鑰。腰無煩折。米有五斗。致足樂也。

致廉訪黃壽臣書

一自雙旌北發。私衷馳戀。與日俱深。辰維才裕經邦。德資濟世。福耀方臨於五嶺。恩膏旋沛於三齊。遙企吉雲。莫名忭頌。五月間。始捧贈聯。獎節逾恆。極愧忤。然愈見虛懷若谷。不棄遺簪。謝謝。數月來。瓊南局面。另是一般。洋匪從四月下旬。肆擾至今。將五閱月。防堵之費。籌畫無方。五十年來。無此愁慘之景。士民每嘆。以爲倘得賢使君在瓊。何至潰裂若斯。徒恨攀轅無術。托命無人。去思之誠。實異口而同聲也。弟碌碌如前。日手一編。以紬繹古人旨趣。亦有所得。惟力欠剛勇。無大奮發。如朱子所謂。一躍躍出。實有不能。敝縣城已修。頗雄峻。八月可告竣。捐項得二萬餘千文。膏火已捐八千千外。造尊經閣。明倫堂。孝義祠。節孝祠。青藍港添築炮臺。又築大路五里餘。景象大爲一新。隔九千里。書不盡意。惟望抖擻精神。以

名臣名儒爲步趨。則

聖主有長城之倚。故人亦有築施矣。

致觀察龔衍庭書

客秋捧到朶雲。盥薇雜誦。如親譬欵。閱邸抄。欣悉

天心特簡。築蒞河北。敬維豸纘班春。鴻猷丕樹。迓

殊恩於

北闕。溥閱澤於中州。引跂鈴轅。曷勝額頌。弟混迹銓曹。公私均適。惟定省久曠。殊覺怒然。客春乞養。秋間抵里。家嚴年八十七。杖履尙平適。餘亦粗順。人生流行坎止。惟行其心之所安。順乎義之自然。庶免歉仄。今奉左右。色笑時承。魚菽粗供。領天然自足之樂趣。覺老天之待我。亦甚不薄也。今春當請聘主講郡書院。自問謏陋。何敢鑄人。但藉此以自檢自勵。期亦有相長之益。故視頽處之耳。大小兒供職在都。次三小兒。皆係自課。朔

南遙隔。奉誨未悉何時。臨楮無任馳系棖觸之至。

二

客秋肅函奉候。想達典籤。南朔遙睽。別久信杳。馳系倍深。辰維宣防續懋。

子惠覃敷。沛蘭澤於中州。迓

殊恩於

北闕。引啓卿裔。曷旣忭欣。弟於前年秋抵舍。方幸椿庭日永。菽水歡深。不意因弟惡稔。天譴難逃。於客臘念二日。先嚴見背。皆緣侍奉無狀。抱疚徒熒熒耳。現爲當道聘僱住瑯臺書院。日與諸生講論。頗不闕寂。恨學無本原。毫無補於良朋。深用愧疚。至日後流行坎止。全聽天公安頓。庶棲風飲。到處隨緣。此心頗似虛舟也。

致觀察羅六湖同年書

都中飢承樂誨。送抱推襟。快慰何可言喻。邇維卓犖才雄。主璋望重。矧望

兼三不朽。長爲吾粵牛輝。不獨一時之翼近天門。首驪雲路。遙聲鈴閣。定
慨頌忱。弟凡白如前。公私均適。緇塵颺逐。未免繁冗。然事無掣肘。究多寬
閒。清逸之時。惟家嚴年高。定省久曠。狄榮公望雲之思。時縈胸臆。此刻
吾兄想已升公座。諍事尙順手否。天下事不拘重大繁難。皆儒者所富辦。非
可諉卸仔肩。視事之初。謹慎者。每多過慮生畏。然歷練久。自覺從容順熟。
惟望堅忍甯耐。放開胸次。勿過焦急是禱。

一一

夏間曾肅寸緘。想邀言鑒。辰維豸纒延釐。鼎裊篤祐。殊恩承於

北國。閩澤沛於南天。引睇吉暉。曷勝忭頌。視事半載。所部一切公事。想如
犀照。可以挈領提綱。從容坐理。昔得之諷諭者。今皆可徵諸實蹟。以吾兄
之精明篤實。深沈縝密。加以磨練閱歷。坐言起行。濟時澤物。非閣下之望
而誰望哉。弟粟六如恆。公私均適。惟學如厄閨之惕。心等沾泥之絮。現以

家嚴年逾八旬。定省久曠。望雲劇切。縮地無力。擬來正印告養歸侍。不敢以弱角微名。再受羈絆。從此專意正學。取圖書爲供養。作陸地之神仙。亦足自鳴得意。但視吾兄之霖雨蒼生。未免愧遜不如耳。

致觀察陳春腴書

都中數助梁誨。快滌塵襟。自文旆南馳。日吟采艾。辰維品學日遠。聲譽增隆。沛闡澤於三吳。迓殊恩於

九陛。引詹瑞露。曷旣頌私。聞權常鎮道篆。不久卸事。其補授遲早。自有定數。近不患無官。患無負厥官。閣不才器學識。卓越時流。非獵名竊祿者。所能望其肩背。近外事漸熟。眼界越寬。見解當愈加精透。恨無緣促。膝。飲聞緒論也。弟迹等磨牛。凡百平順。酬酢紛繁。有增無減。古人論學。原即在日用動靜尋常事物之間。粗淺中探精微之奧。然看來多動。究不如多靜之易於用力。奔忙困憊。仍自有快樂之趣。方見工夫究不能臻此境

也。近以家嚴年逾八旬。日有梁公望雲之意。擬明年春暖。作乞養計。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心原不必粘滯。特恐奉袂無由。不勝惓惓耳。

復太守王季海書

前奉還雲。備承眷注。鹽齋雜論。感戢不可言。辰維升華懋介。時祉駢蕃。敬慰敬祝。聞上游借重鴻才。留省辦案。此勞勤勤劬之時。正見長種德之時。今日之輿情悅服。聲譽遐施。而他年之大展驥足。其根基不暗蓄於此中耶。弟銓部濫竽。倏將五載。清閒灑脫。較外任則有餘。而澤物濟人。又苦於一無權柄。優游玩愒。徒作陳人。韓昌黎云。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陶士行云。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誦此言。慚怍無以自容。讀有用之書。幹無益之事。徘徊輾轉。去日苦多。奈何。

復粵西鬱林州牧葉西屏書

奉別芝暉。彈指兩載。傾企時深。劇明府之粵。曾托呈寸緘。想塵青睞。頃詣

教言。具悉禔躬清慶。族祉增綏。以忻以慰。惟本缺改繁。未獲履任。殊出
意表。閣下植品端謹。悃幅無華。得之善地。正可展驥足。乃竟被阻。仍湏返
都需次。此命運未通。只合聽之自然。幸勿芥蒂。雖萬里往返。耗費不貲。真
足惱人。然牢騷而境如故。與曠達而境亦如故。其胸中之趣味迥殊矣。且天
之造就人巧而難測。安知今日逆意者。非卽爲後日大得意之地步乎。願將
前事付之塵夢。重新立脚。養此浩浩蕩蕩之懷。是所至禱。

復山右保德州牧莫毅農書

許久未接德音。馳系無已。昨捧鴻書。欣悉仁隸於四月榮蒞北絳。善政宜民。
循聲大著。爲之眉飛色舞。喜不自勝。天下雖大。人才甚難。以閣下磊落英
多。俊爽雅逸。自是難覩。願加以深沈厚重。慎密勤儉。遇事仔細深思。於世
味毫無所涉。當是遠大之器。此皆愚所未能竊願與素心人共勉之也。州縣
缺之田息。今不如昔。到處皆然。總以隨事撙節。庶可少累。未必清官不能

做也。設匱求言之法。甚見虛懷求治。但近來人情難詐。挾仇羅織。見事風生者不少。恐墮若輩術中。則貽害未免。愚意以爲撤去較便。唐則天時事可鑒也。昔人謂初入官場。如入暗室。輕動必傷。久自生明。此言殊確。勸捐書院膏火。此有利無害。但創易而守難。須慎選董事耳。愚在瓦梁一年。公事畧順。但誠難動人。而才多不逮。明知利弊。而權力有不能與除。殊深歉愧。辦公外。則繙閱諸先儒書。頗開心目。但恨助夫作輟耳。相隔數千里。末由班草。望時賜尺一。以慰區區。

一一

項接采雲。敬悉政績懋著。禔履嘉宜。慰浣無旣。君子之道不外出處。出貴行素志。大有裨補於世。方謂之達。愚在名場閱久而牛厭。近歷兩任。於士民書差之習套。熟悉其詳。公卿大夫之好尚。頗識其概。病已不可救藥。目前但未露發耳。州縣一官。畧有權柄。而大要大端。皆積重難返。不可改變。

昔人爲政。以端風俗正人心爲本。而今日風氣。以圓活軟熟爲賢。以端方正直爲怪。豪強兇橫則得勢。馴良靜退則見欺。去一蠹。則難如拔山。矯一弊。則難如轉石。因循苟偷。奉行故事。不過於細微瑣屑無大扼要者。可獨出手段。遂其素志。夙宵循省。果可謂大展素蘊。無愧前賢乎。此名場所以日加灰冷也。山右素稱淳樸之區。不下近可行吾意所欲行否。官場最爲危險。滿望閣下加以深沈慎重。計深慮遠爲禱。

三

昨晚奉到賜書。迴環覽誦。欣慰不可言。辰維升華懋介。政祉增綏。是頌。官民既相安。年情復豐稔。此不可多遇之境。萬望時刻留心民瘼。多行一善。卽多種一福。逐日檢點思索。方有事辦。否亦茫然。事業湏及時。幸無失機會。至爲遷早晚。付之自然。最爲妙算。愚凡百如恆。四境靜謐。士民又相浹洽。各憲亦知爲老實頭。諸多曲恕。未覺齟齬。惟素性迂腐。在今官場。人熱

我冷。人圓我方。人巧我拙。抱瑟齊廷。殊難合拍。正坡公所謂滿腹皮不合時宜者。

書

八四

復粵西明府蒯婁生書

十數年來。猥承青盼。送抱推襟。雅意濃情。纏綿靡已。久而益摯。春杪一別。振觸不可名狀。奉讀途次惠函。離緒綿邈。溢於楮墨。緬感益深。辰維旅祉吉祥。泰祺安燕。是慰是忻。沿途一帶。膏秣之資。能免告匱否。近查榮補之期。邇否。均極繫系。幸詳示慰。足下才器學識。隨其所置。無不優爲。如以虛懷若谷。誰不樂布其誠。目下想能先權篆。以濟燃眉。亦可小試牛刀矣。某粟六如昨。近覺沾滯固執之心。比前稍融釋。峇有游行自在之趣。頑軀健甚。稍暇即收攝心神。若癡若呆。若木若石。不解此漢是何等人。進退行止。秋後定之。稱謂大不宜爾。但仰體尊意。欲成搢謙之盛德。不得不以夜郎自居。祇恐久而忘其高傲適府過耳。奈何。

婁生賢友明府足下。頃奉惠翰。如受百朋。欣聞政社嘉宜。潭第稱慶。慰浼無既。鄙語猥蒙付梓。歎甚。然亦極留以做官者。方肯寓目。前十數年。足下講求吏治。亦甚嫻熟。近應得力不少。部民陰受厚賜。不勝其多。地方各異。習俗不同。不知所蒞之區。頗易駕馭否。好縣最易賠累。能脫然否。均切懸懸。愚自歸里。凡百粗遺。惟俗氣入膏肓。洗刷難淨。三年僭主敝府書院。慚無鑄顏之術。擬撤阜比。棲志於浩渺曠蕩之鄉。斂神於寂寞蕭疎之地。利鎖名韉。難爲我縛。自課一子。自樂其樂。亦知世局時事。志有難行。不如守拙爲上策。愚素頗知足。不肯低眉求人。今似可行其願。霖雨蒼生。望足下肩此重任。鰥生將爲野鶴閒雲。逍遙物外。自揣年力似乎遜前。作方外司馬。則優優有餘。足下以爲然否。敝府極安靜。當下之桃花源也。天下事水到渠成。不設成心。隨時制宜。喜無可喜。厭無可厭。胸中如

太虛太清。此境不可不努力求到。惟留心。

復江右明府金子晉門人書

月前展誦惠書。備悉祗履綏豫。潭府清佳。更爲慰藉。賜來三魚堂文笈。此正素所欲購者。謝謝。生宦餘六載。勞碌奔忙。神疲力憊。現暫告病假。兩月邑宰。極可盡心力於民。惟近日事多牽制。權不專屬。興利除弊。意可徑行者。十無其半。夙宵循省。愧汗浹趾。與足下別。一載於茲。自揣所學。無日新月異之益。公餘之暇。檢誦聖賢遺編。如芒刺背。昔已因循。孤負有用光陰。悔恨何及。今俸卸篆。弛擔息肩。誓當謝絕閑雜事。專意存養。天下有極大事。吾身有極要務。不知肩任。時刻奮發。而迴翔蹉跎。需待於後。何能有濟。今頗知努力向前。而才疎質弱。不知能副志願否。尙望愛我者。有以匡其不逮也。當此頹風敝俗中。站脚已難。豈易擺脫。果志追前賢。務須英發剛果。誓不歇脚。纔可超出流輩。古來不朽名賢。其氣魄

精 道 堂 遺 稿

精力。百倍尋常。任重致遠。斷非懦弱宴安者所可望。足下醇雅沈厚。日加義理。培養灌漑。所到何可測。萬望銳意法古。毋局於近俗是所至禱。

一一

前歲接惠章。繼續懇到。如親光霽。辰維時祉駢蕃。升華懋介。爲慰爲祝。足下匡濟心殷。今雷封是授。雖驥足未即大展。然從此磨鍊。才識可增。閭澤可施。骨力膽氣。統於此驗。今日中外官求其實惠可及民。實無如宰牧者。讀數行書。稍有血性。非無卵翼斯民之心。但恐識不十分透亮。才與膽又不能副之。是以越趨瞻顧。官不負我。我自負官聲。望雖著懷。抱仍自歉耳。今足下血誠久積。加以練達。需次省垣。更多講貫。一得花圻。定符民望。聞江右多瘠區。想雅懷澹定。不此芥蒂。惟求敷衍得過。不致虧短。便自灑脫。兩年中當有樞筭。景況如何。僕於前秋抵里。竊望長承色笑。距意客臘。先嚴見背。銜索徒傷。今春已營窀穸。現僭主敝府書院講席。日綉繹前賢

書

遺訓。愈加親切有味。惟默自循省。不免背馳。真自容無地。覺前此太疎生。極蹉跎。恐補救之不及。而實踐之終愧也。頑軀健如前。然功力不進。浪生卽等未生。何健之云。大小兒在京如常。次三小兒。皆自課。粗有明機。均就檢柙。拙稿聞蒙重梓。又增費力。感愧交并。謝謝。

復順德廣文范訂五書

頃奉教翰。欣悉動定嘉宜。升華懋介。慰澆之劇。委讓語。拙筆不能形容。方抱歉悚。猥荷獎飾。適增頽甲耳。某粟六趨公。諸凡粗順。惟宣閱五載。雖听夕未敢怠違。而德涼才薄。於地方大利大弊。未能興除。早夜循省。不勝赧愧。今年乃伯岳八十揆覽辰。蒙以壽文誣諉。本宜罄雕蟲末技。鋪揚盛德。俾信後而傳今。況某戚屬葭莩。誼關世好。更不敢以不文辭。但思稱觴製錦。詩文頌祝。極其喬臯。乃末世冗陋之習。非先賢之所重。凡事不足爲後進儀型者。無煩舉動。近世專以浮靡虛夸相尙。有權力者。每揚

其波。助其饑。正可疾首痛心。偷仍爲風氣轉移。亦安能轉移風氣。以故數年來。某未嘗替人撰此等文。在任數年。每逢家嚴懸孤辰。並不敢聲。此人所笑爲迂拘者。然念古聖賢之愛親。全在志道立德。章章可考。未嘗以此陋習爲事。吾人亦當知所效法矣。大抵家庭有大可喜可賀事。闕而不宣。愈驚惕愈覺有滋味。此非流俗所能曉。而在伯岳聞之。未必以爲不情也。委辦之事。似屬可停。恃在厚愛。敢以奉聞。餘惟若時珍攝是望。

致肇慶廣文孔貫亭書

客夏穗垣把袂。稍慰稍積。忽忽揖別。彈指頓易皁霜。馳系何可言。辰維時祉增綬。升華懋介。以慰以忻。弟頑健如恆。諸凡敕順。最喜家嚴杖履尙適。侍奉之餘。補讀舊書。尋墜緒之茫茫。養天懷之浩浩。味澹而旨。趣幽而曠。覺自樂其樂。無假身外追尋也。現主講郡書院。徒校詩文。未脫世俗陋套。揆之古人心性之學。大相逕庭。偶亦與諸友譚及。恐有望洋之嘆。積習難

返。狂瀾難障。自古而然耳。

書

九〇

致某書

客夏雷復寸函。想邀霽鑒。塵冗鹿鹿。未敢以寒暄浮套。猥溷清聽。野鶴閒雲。想不以疎冷怪也。茲際龍躔肇瑞。敬維鼎禔集祐。畫戟凝香。溥閱澤於梅關。迓

殊恩於

楓陛。引詹瑞霧。曷旣忭欣。某跼伏蓬蒿。跡同驢磨。今歲又爲當道聘主講書院。自揣謏陋。無術鑄顏。惟課藝之餘。每取諸儒先之緒言。與爲講貫。冀後進知學有本原。工夫有最上一層。不僥獵聲華工競病。遂舉乃事。明知近於迂腐。然究不敢偷安坐視。聊竭區區鄙意耳。敝府大概救謫。然民風頹官長以轉移。民屈不爲伸理。氣亦鬱而不舒。近似苟且宴安者多。而振作有爲者少耳。隔三千里。上尺一書。馳系之私。仍深苑結。不知何時再挹芝暉也。

關道堂遺稿

一一

新正肅勃寸函。想邀青及。辰維禋履綏豐。潭第清嘉。敬慰敬祝。閱邸報。得悉突遭嚴譴。以大人鴻才碩學。品望崇隆。正倚爲南天保障。何以微瑣事。

不得邀

恩格外。殊不可解。繼思古今嶽奇魁杰之英。垂芳竹帛之彥。類多磨折踏踳。乃名以蹶而益盛。才以鍊而愈奇。識以鬱而愈精。福以斂而愈久。老天造就人才。每於屈曲委折中。別具巧術。庸愚所大骸大異。識者即於此知鍛鍊苦心。非閱久不知造化之奇。今日霜蹄暫蹶。於大人一無所損。而福量從此日增。正無庸強爲排遣。轉嘆爲笑也。上有

聖明。

宸衷久契。斷不忍久投閒散。望益加珍攝。

竊任憂隆。當在指顧間耳。某學無新得。甘作陳人。書院一席。當道不許其

書

九一

辭。事比難撤。自揣才無襍線。賦性迂拙。服闋後。欲爲風塵外一閒人。免得俯首低眉。求合時世粧也。

寄胞次伯父定岸公書

前數日接到家中信兩封。備知近況。並聞爹爹於初夏起程。幸幸。姪入宦三年。諸事順利。上憲頗加青睞。但學業不加精進。無能追配前賢。且夕循省。殊深汗悚。其餘外至之榮。偶爾之喜。不足介懷。古人仕止久速。不設成心。近日景況。亦聽其自然。惟勉力於身心間耳。世間事。變幻如煙雲。惟胸中冷冷澹澹。不生煩惱。最得妙趣。滿望大人於瑣屑俗務。概不入懷。精神自倍爽健也。

又

八月會寄寸稟。想邀慈鑒。邇惟道體增健。爲慰。姪體粗安。四境靜謐。惟念此身爲天下後世仔肩方足貴。今學業未精進。而精力似不及前。此最可

哀可恨事。其人世寵榮。了不足計也。仕止久速。相時而行。昔人已有成法。今可遵照。至於宦情甚澹。所日夜不忘者。讀書明理耳。茂璋弟逢暢姪雖入泮。然此不足喜。凡非常之榮。毫不得動心者上也。知愧知懼者次也。小有得而張皇快意者。皆可憐可笑也。吾家近名場稍順。愈宜謙抑韜晦。方不招人嫉妬。况此名又甚微瑣乎。八弟在此甚得力。本不能離開。但想回家亦有裨益處。故聽之旋里。

寄胞六叔父榕莊公書

正月下旬。捧到手諭。欣悉玉體爽健。慰藉之至姪。出山素志。本欲利物澤民。今宦歷六載。雖听夕冰兢。無大乖謬。父老士民。相安無忤。上憲諸多曲恕。然默自循省。自幽獨推之政務。毫無信心。處險之聖賢經典。多未符合。凡學業器識。不從絕頂最高處落想。終屬閹陋無志。偷第與流俗較短長。愈覺負疚抱慚矣。每流覽史冊。視曩誓言行。爲已不能及者。如針刺

背。今日所懸系。祇恐品學無精進。其餘境之順逆顯晦。毀譽得失。付之適然。絕不敢以此紛擾胸臆。且世間除修德外。皆纖瑣事。不足介懷也。大人於俗間諸事。祈勿關懷。總以頤養精神爲要。十二弟等想皆必進學。然概可聽天安頓。不必着緊在意。家運隆盛。全在品行端。心術正。禮教敦。此前哲明訓。即歷代龜鑑。庸俗所見。不能。此也。

致胞弟茂瑰書

家屬到。知吾弟安健。弟婦姪兒概安。慰甚。並知弟等事爹爹。極爲喜悅。人生重大要務。在順親立品。而品之高。即在順親之中。況近日爹爹。脚尙未愈。尤宜倍切關心。望於飲食間從豐美。而暇時延別人與之快談。以暢其懷。毋致悶鬱。好醫好藥留心訪查調治。若此專心不怠。自有好光景也。應酬門面不能免。然俱宜儉樸。余時刻敬慎。一事未敢妄爲。有遠想者。總以孝友勤儉。謙厚和平。愛人猶己。似不爲一家計者。而實則有益於

我。若專求利於己。雖積金百萬。徒以胎禍。湏看破此關。胸中自快活也。吾家行爲。皆外人所聞知。今日倍宜謹慎。毋輕動作。幼穉弟姪。宜加防範教導。蓋大家當只在好子弟也。識見器量。須按年加進。望勉之又勉。爲幸。

又

吾攜風俗多好。惟於風水日子太拘忌。爲害不少。終身求風水以居喪。擇時日以舉動。而偏不得順利。自己如此。偏閱世間亦如此。而冥然不悔悟。真可哀憐。古今經傳所垂。大聖大賢所言。皆背而馳。概不體貼。惟庸陋無識之言。則遵如王制。試觀造墓經造擇日書者。爲何如人。果聖賢耶。果庸俗人耶。聖人謂。自求多福。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積善有餘慶。何皆置之膜外。而專以趨吉避凶爲事。試思存一趨避之心。已爲機巧詭計。皆天所不容。何能得福。聖人謂。獲罪於天。余昔亦未曉其詳細。今知日用之間。有

乖於道理即無禱免非作歹作惡爲獲罪於天也。今俗惟風水日子是拘。家有一順利事。則歸功於造作之得法。有一失意事。則歸咎於風水日子之不利。皆呆人說夢。不勝可哀憐。而何覺悟者之希耶。余昔此亦幾爲所迷。而今閱歷日深。熟考往古。偏觀四方。而信其爲荒謬不堪。若常以趨避爲心。此即天地鬼神所不喜。禍已難免。敢望福乎。故君子只畏天。畏理。畏聖人。卽或遭逆變。亦是大福。小人只弄機巧。求僥倖。卽或甚得意。無非大禍。但善念湏到十分真切。無毫矯飾。方是積善。方可動天。方令鬼神畏服。如稍有微好。便自滿足。亦不濟事。可常將四書所講而體味之。則心自雪亮矣。此余痛時俗之陷溺。故發爲此言。實根聖經賢傳而言。弟旣閱之。可將此與親友共覽之可也。

又

久未得弟信。想起居一切概順。族中縣中賓興事。想已安頓得宜。可詳細

以聞。現爹爹身邊得妥當人早晚時刻伺候否。此極要緊。其動定一切。可詳爲寄信。每月必須一次。大姪女已定出閣日子否。諸事宜簡省。斷不可裝官家體面。今日但存野陋風味。不染浮華俗氣。便是可賀。真正排場在人品聲名。不在裝飾一時也。家中酬應家伙。皆宜簡樸。切囑切囑。十二弟等。能不以雜事紛其舊業否。吾處有識人難遇。非時刻讀書。則心便不開朗。總求弟兄輩。常以立品行。端心術。勸善規過相勉。是所翹企。真正家計在心田。在識見。不可忽也。

又

此科諸弟有喜信。聞之甚慰。此別人家所甚不易得。而我一時得之。自是難事。然正宜恐懼戰兢。倍加檢點。若一毫自誇。有詭然得意態。便不足喜。惟視之欲然無所有。而且有害惕意。則真可賀。人生前程甚遠。若所得小。而已自喜。其無望進可知。家中謀生策不可無。然最緊要。全在爲人。

爲人亦不以歹惡非僻爲可惡。即一言一行好尚之微差。便宜知改。時讀聖賢名訓。便知與俗見俗事相去天淵。管理家務。既無閑時誦讀。若無人便中講究。則此心便沈溺迷失而不自知。且以爲皆善無過舉矣。人常知悔悟。便自有興旺之機。若以平生無一誤。前此所見無一差。便不可言矣。世人逐日勞勞擾擾。極費心力。然皆空過。迴頭一想。真是徒勞。觀人即可自觀。吾家前此。皆以品行心術爲重。故外人亦以此推重。今亦宜以此相切磋勸戒也。富貴家氣象。不可偶沾染。况吾家此時。也算不得富貴。總宜如前數年光景爲佳。福澤在人所積。不全是生來帶來。現製一理家箴可閱。其族戚中知書者。出示之亦可。家中諸姪讀書最緊要。不可稍懈。此真家產。凡人見得遠久。方算有眼。如有讀書精進者可示知。以慰_之。十二弟等能自團聚用功。即不出門亦有好處。每篇文必有一股與會精神凝結。方可出色。史鑑亦不可不看。四書正文朱註。最宜常玩。以爲身心日用根本。

又

近日身體如常否。念念。爹爹身邊現係何人伺候。此人決不可無明。知役使有限。然不可不常在眼前。夜間不可遠離。飲食宜審好。胸間。庶無差失。真家資總在留心爲人。存好心。做好事。時時謹慎。不可稍放縱。今日田宅服食皆過前人。其耐苦喫虧忍辱受氣力行方便。亦必須追及前人。凡有福者。必計長久。不爲一時。我先代存心做。幾百如一日。故今日子孫如此。偷品行稍異。便不可對祖父。何以訓子孫。浪時常與兄弟弟言及。互相勸勉方好。門頭愈高。愈須謙下。如有所畏。外間親友到家。所說話。須留心。偷差錯。則傳揚者遠。如到親友家。亦宜加慎。人有疑事來問。如不能判斷。不可強以爲知。恐誤爲指點。即招是非。家中一切。總宜存質樸氣象。不可涉奢華。至有他害。此端一開。便難收攝。有好書須取閱。以養善心長見識。天下惟無識無量最可恥。如徒取俚俗聞

見存於胸中。何以超出流俗。縣市不宜多到。舉動以慎重爲佳。

又

聞爹爹與弟概健。甚慰。爹爹之飲食宜從豐。其食物宜加火烹。使其爛。總以隨時體察。但恐不周到也。此係最切要者。不可一日忽畧。至接物處事。切宜謙下和平。言語之間。斷不可有一毫自恃自矜之色。輕人侮人之色。大凡輕人侮人。皆自輕自侮。一言之出。惟恐傷人。惟恐碍人。便是自愛。日日惟以謹慎和厚自處。尙恐不能做得人起。無以處世。余雖常以此自勉。仍刻刻兢惕也。其子姪輩。宜常教以謹慎爲人。是囑。

又

十弟左右。聞體氣已平復。甚慰。時常須憶前日苦況。勤儉謹慎。一言一動。不苟且喜人規戒。自少侮也。做人大大不易。惟小心最好。今日吾家舉動。倍須敬慎。不可學人率略。吾前代皆以人品爲講究。今日不窘迫。更宜留

心。做事須再三審想。不可輕易。人既過罪後。誰肯面責。我求人責。而人不肯。惟福大者心必虛。虛則能省察克治。時刻自警惕自恐懼也。余在都。一切如常。萬事順理安命。心中幸無煩惱。部中事比前稍加。然比在外則閒甚。

又

十弟左右。姪女既適人家。宜時教以孝順翁姑。善下氣於姐妹妯娌。能吞聲忍氣。無自大氣象。方爲人所喜。切不可輕忽人。疎慢人。此宜常常囑他。能善爲人。方是嫁粧。有婢僕往來。亦宜寄聲去。如此方好。爹爹身邊有人伺候周到否。吾弟出門。不可耽久。惟以奉事爲意爲好。

又

聞三月餘。未接手書。心甚懸系。爹爹之前。宜加意伺候。衣服飲食。件件留心。所謂極緊要事。卽此事也。至料理家務。亦不必十分着急。生意一

途。切毋輕聽人引誘。田土利息雖微。然穩當正在利不大耳。惟急急求此心之無病。時常於接物。上上下下。親者疎者。皆宜謙下恭敬。使稍有一毫自大自誇之色。卽爲天所厭。爲衆所怒。年增一年。誰肯面指我之不是。惟在自審自驗。常如一窮苦之漢。鈍拙之狀。方是好處。今日正宜作百年後之想。子孫之好。在今日存心之好。試看維山祖。今日後裔之盛。何非默默中蓄積於方寸。不在世俗所見及者乎。與諸兄諸弟輩時常見面。惟以此勸勉爲望。

又

自弟到家。想有信來。但未接到。殊懸系也。余與諸兄皆安。館中無事。惟讀書可樂。自古至今。人事萬般。其緊要在立心端正。作事謹慎。欲求門戶之興。後代之盛。必須檢點此心地如何。雖有好處。宜加求其好。不可以爲已至。不求精進。但願不貪。不妬。不驕奢。不淫佚。不欺詐。不懈怠。

又能範身以規矩。持家以禮法。待人以謙厚。此即莫大之祥瑞。最好之氣運。至顯而可據。不必求之渺茫。而其要總在此心此身。自省察。自戒懼耳。有識解人。所思慮皆在久遠。不在目前。俗人似禮非禮。似是而非之說。極宜分晰。不可輕聽。凡做事宜詳審而質正於老成練達者。方可下手。不可自任。品識日進而財產不加。無損也。品識日退而財產日豐。則大可弔矣。與弟兄輩相處。當以勸善規過爲望。不可徒戲謔。說閑話。議人長短也。上天報應。未嘗無憑。須警惕在先。自免後悔。當下最要。須於爹爹前加意伺候。自飲食以至睡處沐浴。皆當留神。預爲之計。如有事外出。不過一兩日必旋。切毋久離。恐旁人不足靠也。家中諸姪中。學問誰加進。便中道及可也。

又

弟料理家務殊煩勞。然萬事不必勉強抑鬱。能見得寬闊。心中自快適也。

世態人情。多閱歷亦長見識。且鄙俗所見。又當勘破。勿爲所惑。凡人但知貪富貴。一處其境。則驕侈昏惰。入於惡而不自知。旁人但知奉承陷媚。或譏笑於背後。遂不得聞過。此甚可憂可懼。宜時自省悟。自古至今。豈有驕奢昏惰而不敗亡者乎。欲防其弊。惟恭儉勤謹。自古至今。豈有恭儉勤謹而不興旺者乎。家中大小團聚。宜互相勸勉。但恐涉於惡弊。以失從前舊風規也。真正好風水。全在心術品行之正。偷不於心地上求勝於流俗。而談吉凶禍福。皆可笑也。時常宜戒酒。勿上市。勿涉生意門路。勿與邪匪往來。勿用無益之財。勿涉奢華之派。此卽可以對祖父。可以保身家。爲一時計。爲久遠計。皆在於此。有借貸者。或不取利息。或稍取微利。在臨時斟酌。決不可取重利。如不能應其求。須婉言和色以辭。不必峻絕。今日在鄉里。不愁人不下我。但愁我不能下人。時時自抑自損。尙恐不周到。切不可慢忽人也。家中有格言書冊。可常閱。藉此可破俗套。長膽識。世間最可憂。惟無識。無識。故無膽量。以俗論爲先師。以陋套爲家訓。眞可憐

也。縣城各衙門。不可過親熱。避嫌爲要。亦以免累。十四弟天資好。能用功。此甚可喜。然須要有遠大志氣。不局於流俗。不域於目前。方算有用人物。今日瑣屑不切要事。不可使他知之。恐胸中壞塞。蓋讀書須專一。若精神泛散。爲他物擾累。則長進難矣。胸次磊磊落落。視俗事細務。不足介意。不值一笑。此人便可語學。暢姪現就館。抑自讀書。隨所便可也。

又

許久未接書。甚懸系。種義田之項錢實難掣。可照早冒田收租分給。不必多疑。功名大小由天定。貪之本不是。余前日欲得一御史。以求可言天下事。稍盡我心耳。既未得此。別官亦不圖。現在吏部事已辦熟。本不辛苦。但無可見長。無利濟於人。徒虛度光陰。卽使今年得御史。不過明春亦要告假。今在部內。無可懸懸。擬於二月南旋。以奉事高堂。此乃極要事也。余素喜養靜。近體甚健。惟無益於天下。無益於鄉黨。則是徒生。每自問自

書
描。不勝愧悚耳。

致家中諸兄書

別久無緣團聚。馳系時深。弟自甲申年外出。諸凡平順。世事頗有閱歷。抵沛以來。吏事粗曉。然多閱事。愈知世故人情。千變萬化。不能洞燭。過審慎。則畏葸不前。偶疎忽。則咎失難辭。素無窮理之學。應變之才。不測之智。獨居深念。徒慚愧耳。抵任將及一年。雖未嘗犯貪酷奢息之弊。然終日料理。皆尋常事。無有大慰生平。能垂久遠之舉。建書院而捐項無幾。雖目下已有規模。恐無長久之策。惟募建大石橋一事。已成功矣。邑中民多貧。而族皆小。無大紳矜可商謀以成美舉。書差皆赤窮。提案催糧。動多掣肘。缺本入不敷出。而書差所欠。又追不勝追。將來受累。正坐此輩。所幸邑處偏僻。無送迎之勞。所遇上司。頗蒙厚待。稍暇。則涉獵書史。藉廣見聞。縣城如鄉閭。不似江南風景。今日宦途。皆以鑽營求進居多。州縣

之缺。肥美者。每不易得。弟於名利看得甚寬。斷不敢以貧苦故。夤緣奔競。作肥美計。一切行藏。聽天安頓已耳。凡人學識。惟仕宦時最易變志。在今日更難立脚。以用度虛文供應雜費。皆比前多。而民間不能多索。一迫於不得已。則名節壞矣。然操守得定。亦不足爲難。惟有用精力。有限光陰。不能奮勵。以與古人並立千古。殊深歎仄耳。子孫輩。望嚴約束。人情物理。有所見。則指導之。使知識漸開。便能自立。鄉族間。以爭訟爲問。幸勿參口。總時勸人以忍氣息爭。官事不掛齒頰爲得也。凡人不但惡念不可存。即有善念而急以繩人。亦招謗怨。不可與言。勿與之言。橫逆之來。含容笑受。真無窮樂趣。真處世妙法。但非有學問。未易言此耳。家中一切。仍以樸儉爲遵循。但不可野陋。讀書愈多愈好。然須以四書及朱註爲正宗。常體味之。真有受用。望常以示弟姪輩爲好。大嫂嫂無可倚靠。獨居一室。清苦數十年。吾等仍時厚待之。禮貌之。庶爲得也。

寄示家中諸弟書

自古國家隆盛。粗淺者。謂由地運。或謂由命數。而識微者。獨究於心性之間。天倫之地。而預決其將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已也。吾家端陞祖而下。世以和厚醇謹稱。近數十年。骨肉間。恩誼尤爲篤摯。此遠邇所羨慕。萬金所難賈者。積累者。非一時一人。保護者。宜加勉加勸。夫人口之衆。年代之久。豈必無一言之誤。一事之失。然近似之間。不可輕信。毫末之微。何足介意。傳聞之說。何可爲憑。已過之事。豈可牢記。欲吐一時之氣。已傷百年之和。欲逞一事之忿。已釀無窮之禍。今古許多大事。其端起於細微。人生數十年。如石火電光。日相歡娛。猶慮不足。何有於爭。日相勸善規過。猶慮不能成立。而何暇別計長短。滿望吾弟昆輩。每會晤以講究立身爲事。敦倫爲務。有不能者。殷殷啓導。其此些三言語。務必隱忍。決不宜推毛求疵。各相疑貳。非全彼一人之顏面。正保我一生之厚道。非全一時之和氣。正留百年之

規模。遇外人猶宜寬恕。况在一家。家有小忿而告諸外人。徒取笑耳。權然後知輕重。倫常至重也。以一言之失。一事之差。疑似之端。而失兄弟之倫。其愚頑孰甚焉。然此猶論其粗也。大英雄不爭閒氣。真君子惟知自反。我器量宏大。天下之大。何人不爲我容。一遇人之行爲失當。則惻然哀矜而欲彌縫之。救護之。惟恐其過惡之顯揚也。而何有指摘譏評乎。今日吾家弟昆。類皆謹厚無乖張者。似不必慮及此。但遠隔六千餘里。未得時相團聚。望倍加勉勵。友愛日深。將和氣薰蒸。嘉祥自集。門戶不期大而自大矣。至囑。

又

別經數載。想品學加進也。大抵爲學。須先有遠大之志。必以古賢爲式。而超乎庸耳俗目之中。志既高。則學必正。學既正。則品必端。第以科名仕官爲心。則卑陋齷齪矣。光陰有限。才力有限。甘溺於陋俗之中。不自振拔。惟

讀聖賢書。亦與目不識丁者等。豈不可哀哉。有志之士。計慮在千百後年。爾等年已不少。當早定主意。毋徘徊瞻顧也。考試名次之高下。不必禁懷。近日師友甚難。可於古書中取之。余雖在仕途。然惟以存養爲心。進德爲望。其餘世事。甚看得寬。蓋學以求道爲本也。望弟等同此志力。是所切禱。

寄七弟茂瑞書

五月上澣。弟到。詢悉動定綏宜。待奉曼壽。最慰。當道以我故。我家諸人。必加青睞。然此愈可驚可慎。最不可輕到公門。有他官司事來詢問者。必萬不得已而後發一言。總以不聞閒散事。不受人牽拉爲好。凡智者。每預見於人未及見之先。必俟牽連招議。始回意轉頭。此已悔不及矣。家中規矩禮法。乃舉家命脉。須時刻隄防。必須嚴肅整齊。人謂不必如此拘。不知此之所關甚大。近聞矩法不如前。吾弟亦念及否。必須常常將大小提醒吩咐。刻不放鬆。又恐一人照料不及。須邀多數人扶持。方可放心。餘總在

謹慎而已。

又

竹亭七弟左右。閱手書。備悉一切。縣城之地。往來之人。多庸俗可厭。日無一言可聽。且每以邪僻事相引誘。始駭之。繼即不駭而易喜易信。極宜警省。不可稍放鬆。人有訟事來問者。不可輕發言指示。一案關涉。將來人皆祈致。如何不理。此最可怕。人之情巧幻難測。固宜避嫌。尤宜避禍。若牽涉。招是非。則後悔無及。切記。至晉接酬應。倍宜謙抑恭謹。言笑舉止。切戒放肆誇張。人以勢分待我。我宜澹忘。况我又有何勢。倘不自知覺而爲人愚。則識者聞之。必笑訕矣。市井爲人厭惡。即以惡習。滿目皆是。可爲寒心。爲人有方板處。迂腐處。正是好處。不可學太圓活也。大約做人立品。守前代規模。保一生廉恥。卽是基業。最爲緊要。泛泛之人。有以酒席勸者。勿往爲是。彼意或別有圖也。當道官長。不可輕斥其短。須防有傳聞者。亦不

可輕拜地方官。恐正人少。不得聞規戒言。故以此爲達。可時記憶。更望以此勸諸弟姪可也。

致八弟茂瓚書

去秋曾修尺素。托高州武公車攜送。想已收入。辰維吾弟勳定嘉宜。爲慰。聞攝教授未及一月。現已另委否。得失聽天。總求勿將寬閒歲月。有用精神。付之無用之地。聖經賢傳。裨益我。救濟我不少。萬金良藥。不能過之。常體昧則得力。陽明敬軒新吾各先生集。能購得常看否。心不收斂。則意氣浮動。俗態陋習。日相纏繞。害不可勝言。而已亦並不自知。世每忽峇於心。而馳逐於外。皆顛倒失序也。光陰如箭。幸深體味。以爲終身受用。外間所入不易。總宜隨事撙節儉樸。兄一切如前。神氣未減。面貌稍豐。兒三人質似可教。惟乏大勝人處。六姪讀書何如。當勤教訓也。

又

閣 道 堂 遺 稿

藹堂八弟左右。夏間得接手書。甚慰。聞爲高府監院。雖勝賦閑。但不卜可敷衍否。外間入項甚不易。欲保廉節。立氣骨。先自節儉始。若不極力撙節。即必不能慎取。所可恃者。惟拋脫俗套。量入爲出耳。稍得暇。惟把聖賢及諸大儒書。不時披閱研究。漸漸洗滌俗氣。志趣骨格與流俗異。胸中自泰然怡然。有一般樂趣。若不知治心性。求見識之增長。雖有所得。豈足賀耶。吾弟素性穎悟。望及時策勵。毋虛度光陰。則見解日進矣。四書綱鑑。可常留意。余於去秋到都。在兵部武選司行走。較外任甚閑。惟應酬頗多。稍暇惟讀書養靜二事。補缺現亦可望。早晚有天也。

又

朱孝廉來。得接手書。脩悉近况。足慰屢念。古先聖賢之訓。宜常體味玩索。此心不致汨沒。不入俗套。偷久擱開。必日陋日鄙。品骨識養。全無足言矣。人之高卑全在見識。識不日進。便爲廢物。年紀漸進。愈可見輕。須

自急省察。勿輕忽也。時下風氣大不古。習染可畏。惟時讀聖賢書。默自檢點。方不顛倒。偷稍疎懈。即俗不可醫。然能辨別是非。非明智不能。近日於身心工夫。能切實體認否。此處乃大根大本。果於此時刻檢點。受用不可勝言。若徒皮膚枝葉上講究。細微瑣屑處體會。皆不能長進。漸漸荒蕪。不能守得定。故晚年愈須提防也。吏部文選司。公事不少。明年九月銷試俸。方有活門路。萬事只循理而行。聽天安頓。不存一有我心。便是最討便宜處。諸姪中有好質者。速培養爲要。

致十二弟茂瓚書

惺吾十二弟左右。聞院試。弟與十四弟列優等第一。更增欣忭。然弟之胸次。豈以此而動心耶。現任余宅前廳。一切得照料好好。更喜得與五叔父時刻問訊相通。比外人伺候更密更穩矣。家中姪輩。得弟時常提撕警覺。文字之外。於檢束身心。事長上。交親友。知古今事體。皆有裨益。中養不中。

才養不才。此卽大學問。總在長善救失。不憚唇焦舌爛。不嫌其迂腐瑣屑。則幸甚。人能自愛。而於世無益。於家鄉無益。皆憚煩勞。不知以德養人之道耳。吾鄉於風水甚迷。然正與古聖賢經傳相背。不可被誘。聖賢言皆擱閣不理。惟流俗說是聽。何賴讀書耶。余自丁酉至今。甚得養靜之益。凡人能知心體大。而萬物小。則得受用。總望弟於身上做功夫。次及舉業。則本末兼備矣。儒先諸書。能常寓目否。念念。

致從弟以聘書

客冬九月底。接展華翰。備悉動定綏寧。慰浣之至。邇來侍奉之餘。加以服習古訓。想品學加達。日進一日矣。風氣之淳龐澆漓。全在儒衣儒服者轉移激勵。是在有超然特立之識。方可以言此事。若逐波隨浪。泛泛若水中鳧。雖劇良謹愿。鄉黨交推爲厚道。仍屬凡才。非遠大器。吾弟質本聰穎。望加恢宏其志。奮發其氣。自不僅爲一家一時幸也。瓊俗甚溺於風水時日

之說。此聖經賢傳所不言。先賢名儒所深斥。如司馬溫公。呂新吾。曾月川先生所言。皆可服膺。今人皆畔聖訓。師流俗。甚可怪。以上聖大賢不能免困阨。享全福。乃以庸碌多過之身。欲備萬分福澤。日夕鑽謀計畫。倖一得。則謂其術之靈。稍一失。則謂其術之未工。此正鬼昧在胸。妖異在腹。尙何福之求。果平時謹言慎行。事事不苟。此心坦坦蕩蕩。何日不快樂。能快樂。即大福也。余近閱歷深。誦讀多。故所見如斯。幸吾弟取此言而紬繹之。大有轉移吾鄉瘡習。不勝慶幸。

致族叔子魁書

稿 遺 堂 道 兩

讀賜書。欣悉近况。其懇勸下問之意。溢於言表。及展讀大文。更覺學業精進。慰藉不可言。數年前。曾聚首匝月。彼時某亦等於盲瞽。身不能自治。何能推心得以示人。近頗覺稍有所見矣。以吾叔天性之篤。向學之誠。曷忍不爲一告耶。大抵人須思此身何等鄭重。前有萬萬年。後有萬萬年。此

閣 道 堂 遺 稿

身不能再生。有罪何能復贖。湏靜存動察。立此身爲本。立此身以立業爲本。志之正之堅。雖天下非之而不顧。何書不可博覽。要必以聖賢爲正宗。不可務廣而荒。何事不可講求。要必以身心爲本原。不可棄本求末。孜孜汲汲。毋存畏難苟安之見。毋存徇人務名之思。毋存自是自高之念。常常存此念頭。識見自高。器量自大。將天下之物。皆不搖其志。而一切世事。皆不禁於懷矣。惟能立此志。然後可言讀書。可言上進。否則雖倖得科名。不爲賀。或可憂矣。鄉間無他書。惟體味四書及綱鑑。便知立脚地。將來自不能已矣。其舉業一途。雖亦今之要務。仍是第二層。八股試帖。習字三者。俱爲緊要。而詩文尤重。不必拘何體格。隨性所近。而學習之。不致作輟。自可見效。縣府得一名便罷。不必多試。家事諸宜撙節。毋涉浮文。總須努力爲人。恐被古人笑。毋恐爲今人笑也。某賤軀頑健。不敢取一毫不義之物。以玷宗風。宦囊了無餘積。署中冷澹非常。然意祇以德業無進爲憂。餘非所計也。相隔七千里。末由暢叙。書此以白區區。近得一養生

妙方。其藥有六。養心性。節嗜慾。寡言語。屏俗慮。節飲食。慎起居。此六者全用之。壽不可量矣。吾族中和氣一團最難得。然須知彼此承順非和。隨時勸善規過爲和。因錢財田產而角氣非和。因偏私意見而角勝亦非和。望與族衆垂不諼可也。爭訟一事。族黨中所宜通戒。今在浦。亦時以勸斯民也。

又

凡治心宜默自致。向愛憎如此。今尙如此。向氣象如此。今尙如此。向迷惑如此。今尙如此。是無進益也。無進則身亦死肉枯骨。何事他求。若尙所見如此。今已不如此。尙所見在此。今全不在此。則德日進。量日宏矣。中自有獨樂。何逐於外。師友之益無窮。而其難得。不如致之於古。而會悟於心也。光陰如駛。德業何在。念此。曷勝慨然。

又

真正工夫在涵養性情。求其中和。沖澹。深沈。蘊藉。如客氣過盛。鋒銳有露。皆平日學問淺。未做真工夫也。嗣後務望步步收斂含蓄。即在言語動作間檢點推勘。比前不同。便是進境。此乃學力。亦關福澤。不可不早警省也。叨承青睞。斗膽奉勸。幸爲留意。勿作泛常看爲禱。姪體已痊可。現鍵戶不出。靜養天倪。與古爲徒。眞住仙鄉也。

致族叔儀廷書

儀廷三叔大人閣下。久違策誨。時切依馳。辰維時祉。嘉宜。德門納祐爲慰。吾四房昆季。人心本淳樸。此乃極難得者。希吾叔時爲保護。使之倍加綿密。孝爲祝。家運族運。其興隆全在人心之微。不在外間形迹。此保合太和。善相勸。過相規。乃種福要道也。某鹿鹿如恆。署中自嚴君以次粗適。辦公之餘。惟繙閱墳典。藉以觀感觸發。未敢半日偷安。惟不能日進月新。

未免暴棄。殊可歎悚。浮名浮利。頗不縈懷也。

又

捧到手諭。備知尊況。慰澆無既。詳味來諭。周密沈摯。吾叔邇來造詣。有加精達。尤爲欣忭。世間萬事。轉盼如浮雲飄風。不足介意。惟實力課功於身心間。乃有益於自己耳。姪頑軀粗適。署中自嚴君以次均順。四境敕安。公餘之暇。卽肆力墳籍。不敢荒怠。但年逾不惑。所造若此。殊大可痛憤耳。禮村三公茂對弟連逝。極可慘。家運屯蹇。雖屬氣數。但古大賢論事。全以人事爲主。滿望三叔時常諄勸晚輩。以謹慎做人。痛絕俗尙。日修正業。無不可以興旺者。惟在此心警惕不懈耳。凡造壘一切動作。俱不須違堪輿諸書。此等書。皆無識無名者所爲。乃先儒名賢所痛絕深摯者。吾等旣讀聖賢書。又恪遵此等邪說。不但自害。其害人害世。更不勝言。此姪近數年。極見得真。望吾叔力破此習爲禱。倘欲壘大叔祖。旣與衆識允合

蘭 道 堂 遺 稿

即可。不拘時日。亟營窀穸。毋聽俗論游移遷延也。

又

讀惠書。如親罄歎。甚慰渴飢。並聞府上及羣從。皆蘭玉繞階。各安本分。戒非僻。日與族衆講究爲人道理。俾悉方向。此尤佩服慰藉。知邇來吾叔識解。日進日深。眞族中大幸事。書舍中捐入錢。姪本爲應試者計。似仍照前議爲妥。不然。恐他項開支則易竭。某頑軀粗造。十五年中。以養靜爲事。近看世事加冷澹。而擺脫俗累。使此心日適於義理。則有不能。此鈍極笨極。世間事。轉瞬如浮漚。如朝菌。日夕勞心費力焦思苦慮。其可以不朽者安在。念及此。可勝愧悚。聞吾叔有氣激病。此則在平日調養。要湏看得此心本廣大寬平。活活潑潑。吾果能澄靜湛一。空空淨淨。終年無墳怒急遽。無過思過慮。自漸平復。治病宜得本源也。

又

前奉惠章。敬悉玉體康泰。潭府清嘉。慰澆之至。某權同知篆。門庭闕然。

書

無事可辦。亦毫無進項。惟處得清閑自在耳。四房大衆本雍睦。今宜各守前規。互相砥礪。重本業。敦禮法。不涉苟賤狡狴之爲。自然興旺。自古至今。未有品端心正。家庭謹睦。內外勤勞。而尚不昌者。俗人但言風水。不知興衰在人事。確切可憑。惟恐識陋不窺及此耳。

又

某頑健如前。兵部中。公事不甚煩心。稍閑惟讀書養靜。務求心神恬適。不使外物攪擾其胸。此則近日所自得者。至禘缺。現亦可望。惟靜以俟之。不生焦急。族中人漸繁庶。惟賴有識者指點門徑。使曉是非邪正。方向不差。插脚方定。希時留意。勿辭其責也。居鄉無大權柄。惟遇人輒勸其力善。阻其爲非。反覆指導。不憚唇焦舌爛。使聞者感動興起。此即陰德方便。產業未易創。惟品行日進。識見日高。器量日宏。而家中上下皆和睦。此即興旺根本。大祥大瑞。真正氣運。在於此規。彼齷齪卑鄙者。不足以語此也。

又

久睽左右。想禔履遐遂。德業增隆也。府上景况。比前蒸蒸日上否。念念。姪頑軀頗健。公事不甚繁劇。十數年來。極喜養靜。自以靜中之樂。天下莫加。近得力全在此。惟惜進步甚難。吾族後進輩。諒不乏美質。總在指引開導之有人。方不迷於方向。一齊衆楚。猶屬可慮。倘得老成者。多隨時策勵。便易成就。族運之興。全在人材。想尊意當必憐憫於此也。

致族叔祖瑜圖書

三叔祖大人尊前。于琛叔過渾。詢悉與居安善。甚慰。但克敦克章叔。相繼捐世。殊深扼腕。此實家運所致。滿望順天安命。毋過悲慟。是所切禱。且目下諸孫繞膝。即可成立。古人苦境尙有甚於此者。切毋因外境而捐中心之樂也。凡處變境有三策。積善力行。益勤不露。不求天人之知。默默中有以挽既衰之運。此上策也。堅忍排解。委心任運。此中策也。終日悲感。自悼

寄

身命。此下策也。一念之微。大關學養。望尊懷之廻出流俗也。

書

一三四

示長兒逢羅書

囉兒知悉。接爾信。備悉近狀。聞聽酬頗多。究與讀書妨碍。仍宜省應酬。作切已工夫爲是。不可虛擲光陰也。余於七月念八抵家。上下人等。水陸平安。極荷天之厚庇。爾平日胸懷須放開。恬適浩蕩。乃是丈夫氣概。好書須時常看。不可拋。各事亦須留心。惟收放心以謹獨爲要。此乃第一事。能漸漸得力。則可恭喜。一身一族之氣運。皆在方寸之內。勿以爲無要緊。隨隨便便。忽忽悠悠也。切不可急求人知。求聞譽。惟積之極久。自有人信耳。

又

接信。知一切平適。甚慰。余一概如恆。爾自離余左右。能一一如前檢點否。抑不及前也。如不上緊求進。卽無顏對余矣。先儒名賢書。不可不常看。隔數日不看。心便散了。余半生得力。全在看各大儒書耳。最要尤在四書。不

闡 道 堂 遺 稿

時紬繹。補益身心。將來理政事亦得力。若泛泛悠悠。散漫過日。徒與俗人往還。俗事交涉。安得不卑陋。此時不早定志向。後亦悔之晚。關係誠非小。媳婦亦宜常教誨。總在自正而身致也。

又

許久未接爾信。殊懸懸。場前想有工夫做。今只聽天也。凡人福分大半在自已。尚出。湏識無日享用不勝人。究竟從何得來。宜時刻留心謹慎。不好念頭一點不敢萌。而力行方便。日求所以益人濟物。伊全不感念我。不知報我。正是好處。如讀書不勤力。做人不講究。品行不日進。皆玷辱其親也。若只做平平穩穩的人。後日子孫之福澤何望。湏早早識透此關。積累加厚加深。庶可站得穩。有遠識者。正須想得早。不致後悔。人無不欲日後好。但不知做人。是求食而不耕田也。余明年亦不想住書院。欲逍遙事外。專讀書爲事。不知當道意如何。

又

接吾兒信。知一切平安。慰慰。科名官階。早遲由天由命。不能自由。何必因下第而挹愧。此由量小識卑。余在名場。閱歷不少。深知其故。總宜付之自然。不生期必心爲上上策也。此由平日工夫不做。窮理未深。不可不早講究。余凡百如常。九月間。道臺請明年再主講。余極力辭之。亦以近來多欲鑽營求得。不成體統。余故不欲就。現聞煜觀察仍欲請。生童等亦欲留。余看來難辭。爾泛泛無益。應酬可減省。宜求冷求靜。多留心讀書。四書最宜常體味。先賢先儒書。宜反覆紬繹。此乃命根。學不博。品不高。雖日與人來往無益也。此時心尙未粗。恐涉事多。則心放難收矣。

又

接吾兒信。知合宅綏和。慰慰。吾家功名。稍比人勝。宜加謙抑。凡應接宜小心。不可一毫縱肆。理學書宜多讀。讀此等書。受用無窮。脚跟方站得

稿 遺 堂 道 剛

穩。不然隨波逐浪。異時只做個庸庸俗俗人耳。凡處境皆逆多順少。湏時時刻刻畏懼。思慮久遠。力行方便。時積陰德。救人苦難。自惜其福。不敢享用。方得久遠之計。古名儒名臣。多有賢子孫。福氣長久。以存心做事。皆與人不同也。俗人多顧目前。不知爲久計。臨苦時。但怨天怨命。其實人事極有權。不可專靠命也。

又

矚兒知悉。爾在外久。余惟恐沾染惡習。純飾官態。享福過度。打聽各人。皆稱一無病弊。如此可以自立。爾向來胸襟。欠闊欠高。湏借古人所言所行以醫治。常自體味加省察。俾其大異流俗。日有進益方可。大概家之興旺。全靠做人。志氣果當奮發。心日常求義理。日做益人事。此乃真福田也。二十年。前何如光景。不可不自省。爾宜時刻檢點身心。識艱難。勤學業。日求行方便。即可造福。不然。優游自在。無所用心。卽禍機所伏。爾常聽余誨。卽知

做家矣。

又

余一切如常。近公事比前更難辦。余意服闋。亦不作出山計。惟爾與孫等在外。不免挂懷。不知何日往看也。爾今日所享用。皆祖父所貽。必須存好心。行方便。不求名聲。惟求慎獨。庶日後可靠。心頭湏時常題醒。切勿學俗人悠悠忽忽。散散漫漫。只求快活。不知藏禍也。世間只有兩途。其賢人君子所爲。時思與抗。其無學無識者所爲。取以爲戒。便是終身受用。十三十四叔。心地性情品學俱佳。爾可不時與考究討論。取師不在遠也。凡外間儘有極出色人。然好人亦甚難。近習氣亦可惡。官場有更不堪言。在各人自定主意。不可隨波逐浪。後悔不及。

又

余服闋。意不欲出山。氣力近亦如前。但出去於世。能大濟否。時勢難知。大

約余性格方而迂。與俗浮沈。一味摸稜。所不能學。而目下求富貴者。以圓軟柔媚爲第一關。余不肯奉承逢迎。誰其賞識。左思右想。惟有退局可自由。不受人間羈束也。大約出門離骨肉。惟有力學保身。日長見識爲要。如不在心上做功。終無長進日。余極望者在此。至科名官階。數已前定。天自安頓也。

又

九月連接兩信。具知近况。慰慰。稍暇惟勤讀書爲最要。或經傳。或詩文。或史鑑。必須有數部得力。多研究推敲力得其味。不可蹉跎優游。致廢其身。人不學。則自取賤也。余頗健。稍暇惟讀書甚樂。今暇豫平順之境極難得。須知窮理立身之學。若世故及身。茫然莫識。便自吃虧。大約先求見識。次卽膽量才幹。斷不可少。

又

余在書院。一切照常。京中細看。何一位品學最優。可信其後日不走作。與之交好。其得力於心較速。無切磋討論。恐自以爲是也。得好友三兩個。即大福澤。在常時審察得定。既得其詳。即虛心下問。與研究道理。以及詩文。皆可集益。然必先品行後文采。無習氣。無市井氣方可。汝平日志氣不大。胸懷狹窄。要須借古人豪邁之氣。以展拓我之心胸。便不類俗。不然。只做一謹愿平穩。無甚走作之人而已。聖賢經傳。常體味自異。然大端在奮志氣。從心坎中操持起。方得要。

初任須知

一上任須計及離任。得官須慮及辭官。斷不宜高興。致無退步。

一家人須擇得勤幹練達者二兩人。付以稿案錢糧事件。雖重任之。優待之。仍時督責。戒其橫肆。諭以常顧顏面。勸其無傷陰德。不厭反覆教誡。庶彼稍識是非。不致放縱。若過包容緘默。彼將玩侮恃寵。民間傳爲笑柄矣。

一官親如不曉公事。難以學習。品行未妥者。但給衣食。使其養閑。若一派管事件。難免後悔。

一事上官雖不宜諂媚。而儀節宜恭謹謙抑。庶不招嫌。上府上省雖不能無。然不必太多。致近奔競。

一案中有大富戶一名數名。須速批速審速結。恐有旁人撞騙。彼受其欺。署中人亦或垂涎。本官無以自明。且恐有借官名以嚇詐。既結。仍面詢以臨訊。有無被人愚弄。囑人央求情事。庶內外皆知其清淨。

一署內以肅靜爲要。凡賭博歌唱等事。皆宜禁止。家丁既多。不能耐閑。勸之習字看書。可免外出淨蕩。如有歷次輕出外者。即辭出。

一差役雖少正人。然外顧體面。不大放肆。尙肯効力。粗知公事者。亦未嘗無。宜於無事時留心物色。借事令其覷面。溫言獎勵。以防有緊急機密事。生手斷不能辦者。即使其承辦既辦得好。或賞以票。或賞以物件。彼亦樂爲宣力。

一家丁以辦稿案及錢漕兩項爲重。大缺錢漕則派兩人。小缺則用一人。最小則統稿案錢漕只用一人。然此外亦須擇一二人。先派辦雜事。看其人才具心地如何。或者前所派門丁不妥。要湏更換。則以此人充之。此暗爲預備者。

一州縣責任。無所不管。其催科聽訟。日理事件。固宜不憚勞苦。然其最要在救正人心。轉移習俗。如察訪此縣。素陷溺何項。素欠缺何處。素偏好何端。擇其大惡陋者。隨時剴切指導。當稠人聚會時。尤宜反覆曉諭。如

考試之期。或書院考課。或下鄉之時。有等老成輩。連番諄誡。使之通傳。彼僻陋鄉村。從不聞有人講及。黑白不明。是非顛倒。遂至昏迷。本可憐憫。或雖係大地力。而狃於陋習。不講正學。見聞有所偏。不妨爲之喚醒。仍於公餘之暇。親撰告示。遍貼各集鎮。人心不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此番苦衷。不有數人醒悟者。卽一時相詫怪。而久之又久。傳播四鄉。亦必有聞而動心者。能漸令習俗變而歸正。此功便爲不小。未可畏勞避謗。而甘不掛口也。

一案中係屬家庭骨肉事。繞漬曲爲調停剖析。無輕依律動刑。卽明判輸贏。仍論以和睦爲要。天倫重於錢財。忍耐可以保家。忘忿正以善後。此理可再四遍曉。庶彼能回頭也。

錢糧既徵有成數。速宜批解。不可遲留。公事早完一分。省得後來焦急。一上司有薦幕友。極不好辭卻者。只合送乾脩一年或半年。如稍可不必到署者。總不必令到署。恐署中人多。難照應周到。

一縣內有應辦要事。鄰縣亦所必辦。而已。意思難決。幕友不能作王者。可詳寫一函。請親送鄰封某某。聽其回答。仿而行之。可省躊躇。或彼數縣各異。則擇而用之。

一隣近數縣。不能數見面。而問候書札不可疎。恐有密事。不免通問。或托之關照。如平日不相得。則臨急不能靠得。

一辦事貴敏。而敏非急迫之謂。但不久停留。不致堆積。則自有餘裕。且必求過速。未免草率忙亂。過誤叢集。惟從容精審。安詳細緻。欲發言。仍思一回。欲動筆。仍想一回。不因人催促而亂。不因人聚觀而慌。不恃其熟手而輕率。此則慎密之訣。至於太熟則自捷。毋庸勉強學也。

一伴作所司。關係甚要。一到任。即訪其那一名能幹。那一名平常。彼雖輪流該班。若係真命案。則兩人同去驗。以防差錯。如皆屬生手。即令速訊習。

一上司及

欽差過境。應用什物。應備酒席。無從懸揣。既接上站之信。即帶丁赴前站。細看前站所辦公館。如何酒席。如何門包。各項夫馬一切。如何接應。抄列細單來閱。以便仿照。或有前站所開。不足盡信者。宜斟酌畧換。仍先擇一公館。派二兩家丁專司其事。

一報荒歉之區。不能即准。恐其招邀紛來。半多謊報。然察其大勢。似不能不准者。即親下鄉閱看。分別可准不可准。萬不得已。委屬員幫看數區。但官小者。或爲利動。不盡可靠。仍不如親看爲穩。

一民間至微瑣事。至困苦人。欲遞呈。則代書勒索。其遞白稟。果看其無大違碍者。即可收。不必駁。此體貼窮黎也。或有一案。前已遵狀式遞過數次。今係催審。雖白稟不妨收。

一應提要案。而原差堅不肯提到者。必有弊病。湏是比差。至再三比亦可。若無緊要事。彼兩造俱不催。則聽其稍緩亦得。

一兩造已齊。而原差講規費。勒索太過。不肯稟到者。准兩造於大堂喊冤。仍

於到任之初。親撰告示。貼照牆及四城門。使其通曉。

一案既稟到。向皆送帥參頭爺帥。飭房檢卷送八方批審。有輾轉三四日而本官不覺者。批瀆吩咐門上。有稟到者。即刻飭經承送卷。交與本官閱。一閱即訊。無庸付簽押手。萬一有應與帥爺面商再三者。則稍緩半日。然此亦寡。

一判斷之讞語甚緊要。招房瀆當堂寫就。或我不能即看。可帶八簽押房內細看。或小有更改。然後發出亦可。不必忙急。

一任內陋規。雖不可增。如欲裁損。亦瀆細意斟酌。數處詢問而後發口。如太急。或格於勢。則難復翻。

一爲治固貴以身教。而言教亦斷不可缺。先從官親起。宜常勸以安靜循禮。或以驕奢遊蕩縱之。半年後難挽回。或且望而靡然從之。惟諄諭丁寧。勉以自愛自重。知利不可無。而妄求過貪。終徒玷名招議。未見有益。彼聞之既久。或能聽從其半亦可。內既嚴肅。則書役等。時常訓戒。自易爲力。

一報盜案多有假捏。須從其破綻處詰駁。使無可回答。據理例立案。彼亦不能強我。我亦可站得穩。

一凡下鄉。無輕動刑。如察看必無妨礙。方開口。

一凡求驗傷。未可全信。如不准者太多。則差役值日。無可指望。如輕准。則令人輕告。

一攔輿遞呈本不碍。宜隨時收。以便民。

一各鄉地保。有略端方。頗體面。能辦事者。宜溫言嘉獎。令其在所管里分。排解訟爭。可省事。

一接鄉紳時。可詳詢城鄉中。有老成端方爲衆欽仰者否。有把持詞訟武斷鄉曲者否。隨其所稱何人。暗立簿記之。互加詳訪。以看確否。如所稱僉同。則對衆明言。某可師法。某某若不改過。再敢播弄。必當拏究。將傳揚四方。惡者自斂迹。善者亦喜而加奮。且地方或有義舉。要借紳士力時。則可延請商辦。我察之有素。則臨時不煩疑慮。

一待貧富須平均。固不可輕侮困苦之民。而富戶被人詭詐陷害。共圖其利者。亦不可不重懲。周禮曰安富。即此意。

一州縣所管事多。小小處分必不少。如上司有催繳罰俸銀。可不必急。如辦案有小處分。亦不必避。惟關降級者。必要預防。

一案既通詳。某案何時起解。報病何日滿期。須囑師爺切記。不可錯過。討累。

一遇斬絞犯及奉

旨拿獲之犯。雖派一兩家丁協差押解。仍不放心。須請屬員押行。取有前站回照。方安穩。

一凡餉輸過境。須派家丁協差護送。

一當流差之家丁。須擇強幹年壯者充之。方能耐辛苦。如遇犯人兇悍。亦能彈壓得住。若懦弱年輕。恐畏勞而誤事。

一管監須擇老成家丁。年五十內外。常不飲酒者當之。

一監內不能常親查。瀆囑付捕衙。常到還看。每下大雨時。須問有無漏壞。有則立時脩補。

一馬號瀆不時入查閱。恐尅扣馬料太多。

一境內如被災當賑。此則太焦勞時。宜細詢老書辦。查前此如何辦理。將舊卷逐細查明。知其可取法處有幾。其不可循照者有幾。胸中既有把握。又問師爺曾否辦過。與之熟商方不誤。此事外人但視爲利藪。我雖不圖利。實惠不及民。徒飽他人囊。亦爲已累。此事亦當於無事間之老寅好也。蓋一省一府。各有不同。難以執滯。

一獄中有斬絞入情實之犯。宜早吩咐門上。九月內有釘封文書到。斷不宜稍漏洩。可照常從容。不露聲色。密爲安排停當。方開口。

一居官不可有所好。一有所偏好。雖屬文雅。如唱和詩章。字畫法帖。花魚禽獸等類。即有人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借以爲媒。出人衙署既慣。卽代人說合。或聞地方有某案。即探本官主意。播揚於外。借以射利。本官反

被污穢。不如早謝遣之。勿使輕謁。

一 審案固不能無怒。然當其頂撞之時。彼必有所恃。不如虛心察其所由來。將罵急忍。將打又忍。忍之既慣。仍不能全免而出之稍遲。自漸至從容安詳雍和恬愉。人不能測其涯涘。昔薛文清做二十年功。不能制一怒字。明道先生謂。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怒爲甚。能於此極力忍耐。省得無限罪過。嘗有一兩言發之太快。後卽不能挽回。聽者終身切齒。不可不戒。果遇刁猾太甚者。雖畧見怒容。使之生畏。而懲責時。仍無罵以難堪語。便見涵養。一州縣官小任重。鉅細串常變。境皆必閱。總在心神鎮定。觸之震之嚇之侮之不能動。則指揮寡謬。昔人謂爲將之道。在治心練膽。爲州縣亦然。其要在有識有養。此得力在讀書。在閱歷。

一 解犯而中途脫逃者。必解差鬆脫刑具。家丁聽之而不禁止。或青衣人犯。無派家丁押送。總須常常諄諭於先也。

一 出狀榜及過批。於原呈每不免有誤錯。須托一人細看過。或自己抽看數

次

一交代最要。須將前兩任交代冊來看得其大意。其大款若干。細款若干。切記在胸。俟抵任四箇月造交冊時。與師爺細談。如明吃虧。做人情則可。若暗吃大虧。或爲人所瞞。而數又多。致將來不能交出。則受累反爲人所笑。交代冊金任常情金之外。須講明多少。或交出與接收不同。或則交接一體。須看各府情形。

一上府晉省時。須嚴諭門上。不可令人多出外。亦囑官親老成者。防閑各人。其公事則令典史代折代行。若有要事。則打包封送公館定主意。其獄中人犯。則囑管監家人。斷不可輕出入。

一衙門習氣。最易染浮華。以儉樸爲恥。一人倡之。衆人和之。一年如此。後難矯變。須知官乃幻境乃夢境。今日在任。享用如此。雖任當如何。好缺如此。壞缺當如何。未仕之前。艱辛俱受。豈今日而全忘。抽簪之後。所入何來。豈今日不知計。能於在任時。得意時。冷冷澹澹。作今日明日。即行交卸之想。自不敢稍縱。而豪興自消矣。

一各官多喜露已長。而揚前任之短。此非厚道事。如閱文書。查舊卷。前任有漏落處。應改處。判斷有乖謬處。必對書差稱其誤。只可云。前官所見亦有道理。但未甚圓。可加補些。或云。彼亦偶爾大意。非見識不及。前官聞之。亦無芥蒂。即上司詢及前任政績才情作官一切。亦宜將其不足者而包藏之。不必非薄前人。謂莫已若也。

一營兵與民人訟。門斗弓兵等與民人訟。果審出係民有理。則將營兵等送與本官責處。此全他體面。或有重大事似斷不能放者。再酌量。

一家人有長處有短處。可於無人時明諭他知。使彼保其長而不失。勉其所不能而使漸進。或派一事。有才具優長而欠穩實。即另派一謹飭周到者以幫管。庶有成效。此古人用人法也。

一積慣訟棍橫行。一縣人不敢控。彼亦無事跡可指。設有別縣告發。而事不甚緊要。當堂不過申飭小責。或他有頂戴未易詳革。而彼之罪過實人所憤恨。只可於謁上司時。開名條一紙。將其劣跡畧敘。請上司作為



稿 遺 堂 道 兩

訪聞。行文令縣中嚴拏。解府重辦。明知無大案件。不能辦出。卽出示招告人。未必出頭來告。只可問一堂。卽嚴押一二月。提再問。又發押兩月。使受磨折花費。以洩衆忿。人亦知訟棍之終敗露。所得不能不失。然亦上司與我畧投機。方與熟商。安頓辦理。始如何拏。終如何釋方好。一門上派傳帖。近所謂差門者。甚無緊要。有才幹者。不肯爲。然亦湏練達曉事。方不得罪於人。不然。自尊自大。稱謂之間不謙和。而傳遞之時不輕快。致客久等待不知會否。又不肯替通傳。其應否回拜。不稟達。致主人忘記。或人僥送禮物擅留下。或而嫌少。或資茶敬不交出。種種弊端。不可不明爲諭知。且加伺察。恐其因僕而責及主人。

一聽訟時。有百姓不曉官話。彼此所講。互不了了。則用紙條寫明與他看。問你所稱是如此否。彼不認得字。只合叫傳供者問之。或傳供者有弊。間則叫書辦詢明。必彼所講我已明白。方可開口判斷。南方多用傳供。未審前必先交錢若干。而後上堂。錢多者。每代掩飾。自己不能達。

而彼代之講。否則。述其言以激官之怒。受冤者。無從伸可懼也。

一 在署不可拘忌。設遇良辰佳節。有報命案。即須迅速赴驗。不可少停半日。恐其發變。皮間紫黑青紅各色俱有。屍親即指爲傷痕。總以速到爲妙。如弔死。即赴上吊處看明。如投水。即赴水次看明。不可畧。

一 屍親及事主。最好逞刁放肆。惡言難聽。實易動氣。只可含忍。毋輕叫打。惟察出明白。無可狡辯。如假命案。小小竊案。捏報大案。則重打。方快人心。

一 居官不可護短。如前一堂錯問。後即轉頭。前案已結。後因彼心不甘復控。則虛心體察。果前斷有未詳未圓。則更正。正以見大公之量。

一 凡有疾。或年過五六十。或新喪。或太飢餓。或彼太醉。勿輕用刑。有功名而所犯事甚微者。亦然。

一 審案須常在白晝。可免燈燭火把。又可察看顏色。然有緊急事及大眾會齊事易了結者。即速訊以省羈押。過夜亦可。

一舊案有兩造俱不催審。已閱四五月者。不須另出票。

一審案必須隔別人証。問此人而彼聽不見方可。或既訊明。尙須補傳一二名者。即刻叫招房寫票出。限原差於即日或二日傳到。不須俟送稿用印。總以早一日結案爲妙。

一告錢債事。如欠主不能即完者。可分爲三限。或三限。十日一限半月一限均可。其有錢多而欠主家寒者。分爲四限方完。或減其利。或僅飭還本。或准將別業抵數。均無不可。其田土事有呈契者。訊清時。即將原契當堂發領。以免彼領費。

一考試時。將十名前抽八面試。場場如斯。不許他人近其前及與說話。試至兩三次真僞立判。

一署中買什物。恐經手者向舖戶除欠。可明出示諭。以本縣俱發現錢。從無敢除欠。則舖戶自曉。不受其騙。

一城內掃女。非極不得已。不可令進內署。恐彼妄談謬傳也。僱乳母亦不可

取美貌。

一官媒如押少年婦女。須嚴諭。不得令少年男人與之接談。

一家丁湏時諭。以無輕出宅門。無與外人來往。不許放肆喧嘩。奢華妄費。不得耽擱案件。至所帶家丁。總不宜多用。恐多一人。則多一層訪聞也。一幕友所批呈詞。固不必輕改。亦不必逐一遵依。尙彼識解不及。不妨自改。或乘他面商而後改亦可。

一本地紳士。有品行端方學識過人者。宜優禮厚待。時通殷勤。若泛泛無識輩。不拘本地寓居。總宜稀見。恐惹彼干求也。

一書辦中。亦或有頗體面。曉練公事。不甚苟賤者。宜優待之。庶彼感奮。有事時可得其力。卸事交代時。亦不敢背我欺我。

一大祭祀。湏先期諭承辦者工精。不得草率。仍臨時親閱看。庶精誠默與神通。

一番案時。或有反覆翻異。則究問何人唆使。倘常嚴究訟帥。極力懲治。訟

關 道 堂 遺 稿

源自息。

一命案必有見證。

一犯供真正舒服。方可起解。

一報舊犯日期。必須斟酌。即後日扣限之根。

一屍傷部位。必與洗冤錄細對。

一兇手父母年歲。有無兄弟。必須查確。恐辦留養。

一辦謀故殺。必確切分明。一涉合混。便遭駁斥。

一初報命案。須洗刷簡明。毋得混入枝節。致難收拾。

一盜案匪數。宜分合無差。

一盜獲多名及共毆殺人之案。須隔別問供。人人吻合。方無疑竄。

一訊戶婚田七案件。須兩造皆指出不是。然後寬饒。則易於完結。

一訊強姦案最難。有強合和成利後稱強和合強成之分。非問及細微。則該

犯有生死之別。

一到任。先用地方小僮子一人。教以官話。有得能官話者更妙將土話釋明。另本錄出。但能解得三分。則傳供者不得舞弊。

一訊事時有屢出屢進。必係兩造有買囑傳話者。湏禁止。

一用刑宜擇諳練之人。有生性手輕手重者。平時記認。宜輕者呼某人打。宜重者呼某人打。但一呼其名。則皂役知輕重之分。緣當堂不能令輕打故也。

一曉起登場相驗。宜飽食壯氣。以辟惡穢。不可飲酒。如面帶酒氣。遇有怒急之事。觀者皆謂本官醉語狂亂也。

一奏銷宜早日起解。誠恐中途雨阻。免致愆期。沿途必撥兵差。往往老於解穽。惜兵差酒資。經過州縣。並不稟報。一有事故。所關非細。

官不拘大小。當未得之先。不勝艱難。今幸

君恩畀以權柄。宜思何以無負此恩。但常存爲民之念多。則肥身之念少。敬事之念多。則喜事之念少。知卸事則補救無及。知任事則戰兢必深。

署中之言動嚶笑。四境無不爭傳。堂上之判斷准駁。堂下無不互相揣摩。聲望之馳遠。陰鷲之常存。賠累之能免。全在存發。得機宜耳。故臨民治事。必須定識定方。尤在籌畫於赴任之初。

治事有大小輕重常變之殊。而理須講貫於事之未至。總在此心之善用耳。知萬事之不可厭。思所以處之。預講求而把握已得幾分。及事至而從容措應。條理分明。不執成見。不拘一格。非故使人不測。而理實非可少過者。惟心謹密。故能周而。平日求放心持其志之工夫。於此可驗。

居官心要宏大。而措置宜省約。昔人謂事不煩。民不擾。又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皆以簡爲貴。歐陽文忠所蒞之處。事務逐漸皆簡。已之胸次以樂。民自安帖。不致紛擾。

凡到任日算起。其案在半年前控告者。書辦送稿。則批緩辦二字。或有畧要緊者。則批俟呈催再行文案。可不致勞形矣。

坐堂可不拘時候。但差既稟到立即傳訊。事事不耽擱。令原被干證無守

候之苦。則暗中益人已多。

凡家庭骨肉間相控。惟委曲剖析。再四開導。不厭舌爛唇焦。庶彼漸漸感化。久自悔悟。若輕用刑。則彼之仇隙愈開。形迹愈難弭矣。

官長本以解人之忿。息人之爭。而吾之火氣不除。稍有偏倚。或有乖戾。則吾心無中正和平之蘊。其何以望民之歸中正和平乎。故常返已常省察。不獨遠邇之觀感可通。而吾學亦進。

聽言發言大不可忽。雖事甚近理。而輕聽一面之話。遽生喜怒。或輕聽傳聞之話。遽信爲真。誤事不少。惟凡事虛中無我。不偏向。不執滯。而沈深不露。庶可也。

聽訟在乎隔別審訊。不存成見。詞色之間。因人而別其良善。蠢愚之民。必瀕溫霽和藹以蒞之。使不我懾。則得盡其辭。其刁猾兇橫者。必須嚴厲端肅以蒞之。使彼知畏而不敢輕肆。大約恩惠威嚴。相輔而行。方得馭衆之策。而訊供時。以從容詳細爲妥穩也。

凡報命案時。先叫來報者。及地保問其大概。仍留差速赴鄉密密打聽光景何如。一面傳伺候。速行相驗通身。須仔細看清。當衆指問作。庶吾心有把握。以免後來生疑。報盜案亦必早早赴勘。是真是僞。在指其破綻以駁之。稍遲則彼又善擺佈矣。

州縣事務殷繁。間有巨案。險案疑難案。旁觀爲之咋舌。幾致束手。此時務須神明鎮定。不忙不慌。泰然不動。必求所以了決。而站腳安穩。異日不致另生枝節。偷胸中先自擾動。不免毀譽得失之見。旁人又從而嚇之。則案愈難辦理。至辦案或有可膺獎勵之處。亦宜付之自然。不可妄生希冀。故惟識精養達。胸境常覺安恬也。

凡無剛毅之志。果敢之氣。不足以肩世肩。不足以語正學。即爲地方作好事。除惡習。去大蠹。而吾心一前一却。乍信乍疑。將欲爲千萬人之德。而又恐百十人之怨。將欲爲君子之信。而又恐爲流俗之譏。謀定於多年。游移於一巨。是皆志識之故。果志已定。識已透。何尚有依違兩可之見哉。是在

平時自奮發。自省悟。知所以不剛不決之由。皆溺於流俗。根於錮習。半世不能跳出此淵。今既省其病根。豈可復遵其窠臼。昔人謂硬着脊梁立定脚。正謂此也。

監內及管押班房。須十餘日。或一月。或數日。出其不意。親自赴查。看其有無凌虐。有無濫押。臨訊時則詢各人候審者。該役有無鎖項。到案何時。則差役等不敢縱肆矣。

原被告既已諭服。則令具結。其干證鄰石人等。不必令具結。

一每告期所收呈雖數十張。而就中要緊者。不過數起。可詳看情節。擇其重者。急者。先催傳到。可緩者則聽其自到。

一下鄉所帶人役家丁。皆不宜多。然須默默稽察。恐彼先行。而我不及知者。

一衙中所用什物。不可輕向紳士借貸。即鹽當店亦不可開口。如有極急差事。猝然報到。不能置辦。向人暫借。可令他開單。事竣。逐單送還。不可

滯。

一衝要之區。人物雜處。巨室聚處。多有囑托公事。央求人情。硬辭面斥。則欠寬大。惟婉轉辭却以理例。不能做情徇私。將爲兩累。彼亦不能措詞。如半年既無瞻徇曲法。宣播漸遠。自不致再托矣。

一宦途插脚穩否。定於赴任之初。而主意在未赴任之前。其志在自肥者不必言。即意欲澤民。求有建樹。而理路不明。講求不透。得半失半。宜此礙彼。雖志趣與俗吏迥異。而後日公議。亦未得全美。故大權在握。在有膽有養。有量有才。而更在有識。識有得於仕前者。以常取古名臣之善政懿行。宜古宜今。不格於現在律例者。時加體會尋繹。則根柢把握。已得一半。識有得於仕時者。在將赴任。則虛心下問。凡寅僚之練達者。逐加明辨。既蒞任。則屈已抒誠。凡紳士之端方者。曲加採訪。得一議。問一番。即牢記不忘。仍熟爲籌畫。另質他人。則胸有成竹。動與古合。又切時宜。公餘燕閒時。每以所言所行。自勘自察。是否草率。是否周密。是否悉準。

情理。是否後無流弊。或偶有未安。立即改換。不稍文過飾非。見解逐日增進。而聲望自然日隆。夢寐自然恬愉矣。

一宋儒呂本中有清慎勤之箴。在自愛者。固常緝佩。然盟心雖如白水。而家丁之需索。幕友之挑剔。防閑未密。訪察未周。其受累亦不爲小。此中須大用精神。有所問。亦不爲驟發。恐告者之過。既歷問。亦不可曲庇。恐效尤漸衆。然此皆本官闇弱與怠故耳。果奮勵不懈。時刻留心。則若輩之貪污驕惰。自知斂迹。否則或面責。或諷諫太不堪。則辭出。無庸爲他人受惡名也。

一文武同寅及屬員。難得一與已投機。惟寬恕渾厚。於小不是。則隱忍遮掩。平時和睦。則遇有事故。可以通融倚靠。毋輕生嫌。

一宅心以平澹爲妙。平則視藍縷殘廢惡疾奇窮者。無厭惡鄙鄙之心。澹則視豪室巨富衆所歆羨者。無趨向親熱之心。遇有訟事。富貴者不爲屈抑。亦不徇縱。貧賤亦然。推之生面熟面。本境異境。皆不計。總以

理爲權衡。庶爲正大。

一本境鄰境。如有素結官長。借以自雄者。或邀請遨遊玩娛者。斷不宜輕與契合。彼杯酒殷勤。所費雖巨。然恐借此漁利。所得不止幾倍。何苦爲彼羅致。設我離任。彼尙能踵候吾門乎。故惟冷可消彼熱。

一既受職任。則以民事爲急切之務。平時有無本領。後日有無福澤。皆於此時發現。湏是日所思。夜所夢。惟在此。前日所好之詩文字畫。概爲擱起。凡東西鄉之情景。南北鄉之事件。常若有無方之督責。而默爲思量。卽幸而案牘甚稀。民氣甚淳。無可費力。亦須思辦一長久利民計策。方見讀書真得力。未可以幽曠清高爲懷。致誚獯官。後日抽簪。欲奮力大作好事。反無權柄。不滋悔乎。

一城鄉有清苦守節之婦。力不能請旌者。可出示飭附近紳士地保具呈。如合例。卽以匾額旌其門。用斐茹茶飲孽之心。

一城鄉中有素日力行善事。品行無玷。衆所翕服者。果訪得實。以聯匾旌

之。亦可勸善。

一 緝拏匪類。正以安民。既到任。卽諄飭捕快地保。盤查奸宄。如常送小賊。則以言獎。拏得要賊。則以錢獎。如屬強盜。則重重加賞。偷屨無獲。則比責。庶閭閻皆知。官不庇匪。宵小自斂。盜案搶案。必稀且絕。平時不惜小費。亦免大案而大費矣。

一 冗費最宜裁。如做生日遇喜事。演戲宴客。皆曠功廢事。一年數次。則更不宜。若借此漁利。尤不必。居官須轉移風俗。不宜爲風俗轉移也。

一 入仕恬澹爲得便宜。主意當拏得定。彼官親幕友家丁。無不以謀辦好缺。勸其乘機。只求陞遷。勸其鑽營。在彼何嘗非愛我。親我。然不識義命。且營求不護。其果喪彼之廉恥乎。喪我之廉恥乎。上司同寅。其將看輕彼乎。看輕我乎。何如熟審而自取舒泰。况乎上憲之垂青。又不全在巴結哉。一書役人等。每乘新官生疎。捏造文簿。稱歷任官某項。如此支發。一經輕信濫給。後則成例。不可不審慎。卽數人同聲。亦不妨默記而別詢他人。

一班房須防有私押犯。須防夜中私卸。早晨枷回之事。總以夜半。或將曉時出其不意。自查驗。每年數次如此。則若輩知懼。

一例雖要熟。然有不能拘泥處。或本省犯此者衆。難以盡辦。或按例雖重。而接情可原。或照例難容。而株連太多。此則須加酌量。不必膠執。至如借屍肆鬧。無屍捏報。借鬼怪以惑衆。屢糾衆以洩忿等弊。亦須擇其尤以痛懲。常出示以嚴禁。庶望錮習之漸破。

一既完糧之戶。宜立刻給半使歸。不得耽延。致彼羈候。總須囑徵比掌串者。以迅速爲妙。若按串索錢。更爲大弊。不可不防。

一幕友家丁及辦事之官親。每有借案勒索書辦者。如訪得實。可面阻止。如太濫太多。須另理處。若家丁更宜重治。仍諭各書役。如署中有需索者。可速面稟。不可含忍。

一看大堂大二門之看役。於署中人出入無不知。可常常面輪。以署中人
有半夜出嫖賭者。必須稟明。不得隱蔽。

一訪拏訟棍。最益地方。然此意不可露洩。其有功名勢力者。畧間必有耳目。惟冷冷澹澹。若不十分着意。再四咨詢得實。實有兩案可據。方下手拏究。或因審案時。因其控情支節。則問原告之人。被告者之呈何人所做。問被告之人。原告者之呈何人所做。若係代書。做其事節。與現所訊無甚懸殊。則不究。若係訟師。做其捏造大題目。意在誣陷羅織。得贓到手者。立刻當堂飭拏。不可鬆半刻。既到案。則將所供之人。當堂質明。無可狡賴。仍飭妥役。立赴彼寓處搜其囊篋。有無字據。果得實迹。則重究辦。要必使其不能反噬我。靠得穩。當下手。則計後路層層周到。則辦一可懲百。亦大快事。

一訪奸宄必細尋窩家。能去三兩家。則巢穴空。而躲藏無地。

一拏得夢犯。如關係鄰境處分與顏面者。則通詳時可帶敍鄰縣差役。以免上司之責彼。而彼亦見我之周到。

一遇有將匿名揭帖送看者。但取其帖細看暗藏。不須輕出票。恐人傾陷詭

關 道 堂 遺 稿

計。或即燬亦可。若有謗已者。亦燬而不究。王文中子所謂。止謗莫若自修也。

一將赴任時。署中修理被糊傢伙器具。或有出書差辦者。俱宜諭以樸質不華。稍可過得即罷。亦不可多辦。至家丁多好挑剔。惟喚書差面吩咐。則彼不敢肆。夫仕宦本幻境危境。今日難料明日。如事事項項。求華飾精緻。將何以退乎。不徒損福傷人乎。

一境內如有荒誕大不經之淫祠。衆所惑者。即爲燬去。其住廟人等。另爲安置。仍出示曉諭立案。垂之永遠。以免復造。若膽怯多疑。亦難行大好事。

一城內外有非祀典之廟。相其地勢可以更改。則或爲義學。或爲書院。或爲養濟院。皆化無用爲有用。受益者愈多。民亦知趨正而怯邪矣。其要須先熟籌默算。一舉必成。若如築室旁道。不濟事。

一本地如前代有大名賢。大名宦。功德不少。世所欽仰者。舊有祠則修葺

以壯觀瞻。若本無祠。則取將廢之廟。或不經之廟。改爲某公之廟。則力省而名正。

一外間每有假上司官封書函薦人者。又有假年誼打抽豐者。須細察。恐墮其術。反惹物議。

一境內要道如有橋梁坍塌。行人病涉者。先捐貲爲倡。即邀紳富商賈。共修葺之。裨益亦廣。

一近日風氣。以力催科善捕盜爲升階。此二項原不可緩。然主意則大分霄壤。如徵比得法。不迫不擾。使刁頑者不能抗違。奸宄者不能掩飾。而國家正供有益。此則職分所當然。若欲專意討好。不顧窮簷力能完否。而滋擾太多。此則居心有難對人。如鋤奸詰暴。俾良民安枕。則嚴厲正以行仁。殺者數人。而快者四境。有何不可。若一意求官階之進。煅煉以成。雖幸而不次遷擢。問心豈免赧愧。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必洗肺腸。而後成功成名。永無後患。

一書稟雖客輕。然措詞得失。用意深淺。字迹謹肆。亦足見本官之用心。故有心理甚正。事甚實。而人讀之生氣。亦掌書記者不善爲說辭之故。總在得人而用。又以已意詳告之。倘尙不愜。不妨更改。

一掌務墨筆者。於告示過批。發票。皆經其手。然要緊新票。何役安。何役不妥。非自己不知。故須親標。倘有弄巧。請師爺標以瞞官者。察出重究。

一告示雖不可無。然浮泛老套。最無要緊者不必出。惟擇重大緊切者。或請幕友撰。或飭書吏撰。或親自撰。必字體畧大。不可太小。加以圈點。貼於衝要處所。人亦喜閱看。不厭腐陳。

一考文章。如初抵任。防有借官行騙。必於每場前十餘名。細意應核。且面諭諸童。以外間如有撞騙。斷不可聽。倘上司薦人閱卷。如十分難卻。則送乾脩。以免其來。不然。不交彼閱則難爲情。交之閱。仍須自閱。則又加苦。其發榜亦不宜久耽擱。致人旅費之窘。此中有請托。則婉辭爲正辦。一履任稍久。有製詩文歌訟者。或恐涉於諛諛。不須喜獎以導之使前。須防

其後有干求。難以峻拒。蓋一有喜譽心。必墮奸人術矣。

一錢糧一項。收錢多少既定奪。仍不時稽察。各銀匠有無暗增。須於無意中。遇老成百姓。詢以外間每兩收錢數目。又屢次諄諭銀匠以擅加則懲。庶無弊。蓋民間惟喜官減。若減得少許。皆吾陰德。不能減而比前任有增。何似曰慰。

一問案。有原告所遞呈詞數張。未曾言出之事。因被詰駁難答。將被告者前數年與此案無涉事供出。或被告所遞呈數次未曾言出之事。因理虧情屈。將原告數年前事供出。皆所謂遁詞。知其所窮。案外生枝。一概不准。若細意聽之。彼又供出許多閑話。案更難結。惟剪除支蔓得其扼要。就兩造現在爭持不下者。而秉理例斷之。則簡快。

一控告有大出情理外。多圖准不圖審。其意不過欲陷害人。所恨之人。既破財耗產。彼已得計。不敢到堂。惟節差先傳原告。次傳被告。既審實。即將原告痛懲。不可姑容。即所告十事而五事虛者。亦必責。蓋嚴治原告。乃

息訟之根源也。

此卷刪婁生業師先已梓行於世緣婁生師出幸西粵素慕先君前宰江蘇以聲早著遠邇共欽因與先君講求吏治討論多日仍慮記事無珠特請先君泐之於書以當鼓琴之佩先君舉筆捷書非以傳世本不經心第念膺民社者實有不能出其範圍不敢以非先君稽重而或遺棄也故併付剞劂毋違闕謹識

語錄

語錄

一七二

嘗論爲人。須從根頭絕頂處下手。人既志在聖賢。自然能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矣。自然無聲色貨利。放僻邪侈矣。譬人之一身。元氣既足。自然四肢爽快。百疹僻易矣。故程子云。甯可學聖賢而不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惟中等而下。便當逐事檢點。隨處體驗。方可入門。

逢人每詢自己過失。或者曰。清勤慎已備。復有何過。答曰。此三字。乃居官本分。然亦未易言也。清湏濟事。勤須無錯事。慎湏善決斷。否亦惟視貪污怠肆者稍別。而循吏名臣。正不止此耳。

甫到任。掛示四條。一凡有原被告已齊。而原差耽擱不稟到者。准於大堂前喊冤稟究。一地方有匪類窩家。以及游棍之徒。擾害地方者。或避姪害。不敢直首。准其密稟。一本官有家人出外嫖賭撞騙者。許爾民人凌辱送究。決不袒護。一本縣有過失。不知悔改。許爾民人指事而稟。

再不斥責。

在官無輕置衣服。間有添置。亦以粗樸爲尙。偶着新衣。曰。如此便涉富貴之態。

公事無大小。不經手亦過目。即舊案簽裏。亦必細心檢查磨勘。不輕畫行。曰。堂上省一點朱。堂下省一般累也。

家常殘飯。只一葷一素。非欺客不添菜。曰。極口腹之厭何補。徒然累百姓脂膏。減自己福氣耳。又每逢食時。覺有不自安之態。曰。此一碗飯。莫非

皇上之恩澤。百姓之脂膏。將何以答報之乎。

在官。三更後方就寢。黎明即起。除坐堂接客外。終日足跡未嘗離簽押房。或檢閱案牘。或催理事件。或靜坐嘿思。恐有錯漏。或勸其太勞。答曰。二日之間。多少人。多少事。皆待於我。終日孜孜。尙多延誤。豈忍安枕閒談乎。稍空即檢看先儒正書。精神或太疲。亦不過靜坐片時。暗卻思慮。

而身未嘗貼席。

每對人必虛心下問。如何儆待好。聞者曰。此等地方。此等風俗人情。如此做法。豈復有過此乎。答曰。必擇官而仕。擇民而治。人人皆能。又何待我。古人不云。不經盤根錯節。不見利器耶。或曰。是當由漸而至。亦未可急於旦夕也。答曰。吾滄此土。年月已非暫矣。尙未見好處。撫懷殊愧古人耳。

用財之闊。待人每從豐厚。有無厭求者。分文升斗。亦再加酌予。曰。設如入少一項。或別處多用一項。凡事須替人設想。待人須留餘地也。惟將沿孰成例者。則絲毫小苟。曰。吾人行事。總期可繼。一人滋慷慨之名。而令衆人受慳吝之謗可乎。古人云。甯備怨府。不啓恩竇。正謂此耳。

浦縣舊有書院。名曰歌風。經費久空。庭惟草宅。抵任半載。遂自捐廉。并設法勸募。不數日。聞風興起者甚衆。膏火經費。房舍窗櫺。煥然一新。時在道光七年冬月。

閣 道 堂 遺 稿

嘗云。每日閒無事。閉目靜坐。毫無思慮。便是懷慕上人。但恐過枯寂。仍須動時練習。方爲實學。

嘗云。養心乃爲學者第一關鍵。心既存。則斗曰于正。日然。卽無有外錯。

沛邑有一秀才。因糧征催征事。鬪殿聚訟。爭論不休。以日下之勢觀之。秀才理曲。反逞刁抗。通署人俱云。急宜通稟。照例詳辦。答曰。萬事都從忙裏錯。容再詳訊。方通稟亦未遲也。稟稿已經送案。乃力壓之。後事果直。

每下鄉。對保約百姓。必從容婉詞以問之曰。此地方有匪類窩家否。有差役嚇索汝否。有本官之家人在外撞騙否。

每堂訊時。判斷責罰後。即詢原被告干證等人。何時到縣。此案官方費錢若干。有書差撞騙嚇索否。有供出者。當堂卽將書差責飭。

嘗云。凡人大福氣者。方能受得艱難險阻。亦是有大福氣者。必受過

艱難險阻。故天欲福人。必先試之。苟不克安。則福量可知矣。

嘗云。凡已遭逆境。將已作人看。則神志自定。設如人遇患難。我有如此之焦急否。凡人遭逆境。將人作已看。則情意自切。設如我當苦楚。我有如此之從容否。

每堂訊判斷責罰後。某應管押。某應釋放。抑應一概具結回家。必逐一吩咐。又恐聽者未曉。再四囑致。以防書差影混私索之弊。

沛邑書院。十數年無寧效。嘗親自督課。每到講課舉業之餘。卽示諸生以身心性命之學。曰。才人無品。文章功名不足補也。升降拜跪揖讓周旋之儀文。亦勤爲指示。諸生亦倍加發奮。沛邑士習本樸野。此時頗有衣冠之象。

每接客。叙寒暄外。或講論爲人。或詢採風俗。或談居官事宜。或詢自己過失。一切道聽塗說。隨風逐浪話頭。未嘗開口。有知己者勸之曰。此樣都好。官場中似覺不宜人。亦唯唯而已。究不道其緣故。退而語諸弟曰。宜

人不難。惟恐不宜已耳。

每斷訟。曲直分明後。必將和鄰里。睦宗族。息爭訟。免罪戾之意。再開導曉諭。聞者亦多感悟。故鬪毆田土婚姻等細故。一訊即結。不致累訟。

嘗云。做官心欲小而胆欲大。心不小不能周詳。胆不大不能決斷。

嘗云。吾自幼因舉業耽擱。浪費心力。不知從本處着力。幾悞了半生矣。乙酉冬間在京邸。得王陽明先生集。再三體味。痛哭移時。寢食幾廢。始悟三十年前未曾過夢覺關。時俗所謂做好人。行好事者。都係培其枝葉。養其皮膚。而根本元氣已剝盡了。當時立誓不敢沿前習。必另做一樣工夫。

嘗云。吾輩爲人行事。都被無膽錯誤。明知事當如此。惟怕不合俗評。不當人意。有碍身家得失。毀譽之念。牽纏膠擾。故因循苟且混過。故人必有一家非之不願。一國非之不願。方可任事。然膽生於識。平日之學問須先也。否又流於狂妄之任性。豪俠之任氣矣。

嘗云。讀書有益在於掩卷之餘。不在於展卷之時。

嘗云。爲人不可存富貴之念。富貴念重。則必致屈已徇人。亦不可絕富貴之念。富貴念輕。又涉於矯情絕物。

嘗云。天地不可一日無君子。亦不能一日無小人。有陽則有陰。有晝則有夜。自然之理。惟視其盛衰消長何如耳。此其權操乎有風化世教之責者。

天旱祈雨。齋戒必誠。只於二堂陳設香案。早晚進香。成語其何不外設雨壇。呼道士醮祝。亦令民間知本官祈禱之切。答曰。如此則類虛文塞責。且藉力僧道。尤是無理。天不能聽我禱。而卽聽僧道禱乎。禱天只在禱心。天知心知。何必人知。

有時祈雨祈晴。更不在於二堂陳設香案。惟於上房之中廳。朝外拜祝。在署者亦不得而知。自撰祝詞。殷懃痛切。無非引罪歸己之意。

每逢上憲有詰難處。毫無怨言。曰。君子愛人以德。固當如此。况吾實有未

能盡職處。

待自己孩兒。不肯加以美衣鮮食。曰。必使旁人不知爲宦家子。亦使他將來不自知爲宦家子弟方好。

嘗云。陸官調缺。權操在人。爲學立品。責歸於己。在者可聽人。在己者須責己。

嘗云。人之一身。奇偶相生。剛柔相濟。動靜相因。各具一天地。惟習焉不察耳。能體驗之而得其趣。能運用之而得其當。則天地一體矣。

嘗云。人之一身。自具一易。猶是消長動靜之理也。故聖人學易。非徒事於觀象玩辭審爻玩占也。惟靜驗吾身自心。

嘗論古人云。子孫不賢。多財何益。吾云。此身既不賢。雖有子孫亦何益。況多財乎。

凡堂訊。不輕用刑威。再造爭供。每至言語喧雜。左右亦爲之怒。然未嘗拍案怒罵。或議其少堂威。答曰。此所以使堂下得曲盡其情耳。惟盜賊匪

類。則刑威不輕減焉。

每聞百姓有刁抗之。曰。此究吾之德惠有未孚耳。

、每陞官調缺。便有羨慕之念。乃曰。陞官非難。進德爲難。調缺非難。遷善爲難。況缺愈好而事愈繁。位愈高而責愈重也。

每聞將調繁。毫無喜色。曰。繁缺似不難勝任。但終日以奔弄廉酬爲事。於已何益。於民亦何補乎。

嘗云。吾少時讀古。至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不勝其愛之慕之。由今思之。此志固大矣。猶滯於偏也。吾人生聖賢。便當以天地古今爲己任。能任天地古今。自任天下而無難矣。

嘗云。韓魏公每不輕許人以膽。此語甚是。人須有識。方能有膽。古今許多人都少一膽字。所以諸事趑趄遷就。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沛邑

文廟規模本可觀。但兩廡以下。鄉賢名宦諸祠久廢。遂自捐廉三百金重修。

事在道光八年十一月。

沛邑本無

萬壽宮。遂捐廉新建。道光九年四月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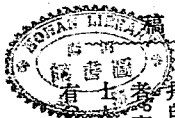
凡命案。係自縊服毒路斃等類。多在屍場了結。不帶堂訊。

在官凡有投刺請謁者。必飭人家詢明何事。爲公事則速請入見。爲私事則曰明日再來。亦不過於斥絕。間有鈔見而說訟案者。只應之曰。兩造備自應公斷。不能臆說。若係門人。則嚴詞正色以諭之。客座有賄。凡案件公事。有央求囑託者。切勿聽自記之語。

遺 堂 道 關

沛地本低窪。溝洫久堙。橋梁甚少。故屢被水災。到任年餘。遂籌設經費。并自捐廉爲倡。開溝洫六七十里。舊橋則重脩之。未有者添置之。其最著者。南關外來往通衢。有大橋久塌。乃與紳等勸捐重建。不數日而落成。德之。乃相呼爲雲公橋。渡此橋者。咸曰雲公之力也。故沛人餞詩。

有父老橋頭欲斷魂之句。



語錄

附 道 堂 遺 稿

沛縣本無緝捕經費。捕役怕累。每不敢獲賊。匪風於以日熾也。抵任數月。屢欲勸捐。無如地瘠民貧莫之應。惟自捐廉隨時酌量給不計數。又於斷訟。間量力因事。酌爲罰款。理曲者亦情甘焉。而緝捕經費。稍有着落。自是。捕役既免累。又獲賞。遂力而拘之。而獲案者甚衆。未獲者亦聞之心駭。而溷跡遠逃。沛地兩載。遂少竊匪之害。

在官不作生日。即父生日。亦只盡家庭之禮。自行叩祝。並不聲張。曰。吾輩之所以孝敬父母者。惟立品爲人。居官盡職。能脩身。不負君。不負民。即揚名顯親之上策也。否則雖不惜貲。不吝力。肆筵設席。演劇延賓。車馬壞門。亦何裨益。况以父母之事累人。亦志道者所不爲也。

嘗云。吾今看書。惟於理學之書方覺有味。餘不敢涉獵。

嘗云。當少時見富宦之家。器具華飾一切玩好。頗生羨慕。自今視之。不獨不喜。更覺厭惡。又云。入人之門。觀左右陳設。其志趨可知。

沛邑有名清苦。前宰多引疾去。人每視爲畏途。蒞任二年。黽勉辦公。毫無

蘭 道 堂 遺 稿

懊悔。常語諸弟曰。不怕官負我。只怕我負官。更幸應酬省。可專心民事。且可以鍊歷我智識。磨礱我筋骨也。及聞上憲有欲調赴上海。此至要至豐之缺。衆人俱相喜賀。而自視毫無喜氣。且有慚愧之色。語諸弟曰。吾出山而來。豈爲溫飽計乎。惟家本寒苦。得免賠累足矣。休貪好缺。徒以奔走會計了事。無益百姓。如果有確音。吾將具稟固辭。不審可准否。後得調六合。乃曰。不致賠累。可行我志便好。

嘗云。吾於上司前。常禮當盡外。多打一恭。多叩一首。刻下卽陞我以方面之位。吾不爲也。藉賄賂以鑽營。更不消說耳。

嘗論聖賢之言多平澹。故令人厭誦讀。文人之言多華飾。故令人喜揣摩。叛道之言多新奇。故令人樂談道。易記憶。

嘗云。湏絕了陞調之念。方可做官。况自有定數。徒思亦無益也。能絕此念。省一番煩惱。則此心即可向正當事上去。

沛邑有一悍匪。凶殘甚熾。黨與甚衆。捕役不敢撻其鋒。時刻籌畫。事尙未

舉。時已奉調六合矣。遂將設計以擒之。或曰。吾將離任。只求省事。何必切切。答曰。吾幸此土。將爲此土除暴安良。現雖十擒其八九。一暴不去。責將誰任。心將何安。遂毅然募鄉勇。帶悍役。親詣匪窩擒獲。比時匪人尙不覺本官親來。遂逞兇將其幼子殺之。計以圖賴捕役。及覺本官在目。方就擒。土人大相驚駭嘆服。曰。此乃數十年之慣匪。未嘗到案。此非官之悃誠。誰肯擒之。此非官之胆識。誰敢擒之。故浦人餞詩。有除暴快談。隨虎穴之句。事在道光九年五月。

在浦二年。風俗民心爲之大變。及聞調六合。浦人士乃集衆歛費。將詣上轅遞呈。再留一年。此足見百姓之愛慕。無如於例未合也。乃集諸紳士父老而告之曰。吾本才疎德薄。無所施布。不堪令人感戴。幸爾等人心本古。風俗本厚。相率向善。此吾之受德不淺者。不獨爾等不忍去我。我亦不忍去汝也。奈如遷調之權不在我耳。惟願你等各安本業。各守本分。孝敬父兄。和睦宗黨。禮讓相交。廉恥自持。愚呆者忍氣吃虧。勿輕興訟。

讀書者。奉公守法。勿到公門。如此相規相勸。則我雖去而仍留也。叮嚀痛切。不覺相對泣下。

將離沛任。百姓遮道勸留。乃詢之曰。余亦何德之相及也。答者曰。自太爺來沛二年。我等夜睡不怕竊。夜行不怕劫。官司不費錢。我等百歲人。但不見如此官。亦並未之聞也。乃勸之曰。爾等能相友相助。自無盜賊之患矣。能和睦忍讓。自無官司之累矣。官長所持者。不過國法耳。

沛縣有一錢庄。最富厚者。被控在案。此案書役訟棍。莫不樂其拖延時日。俟新任換行新票。可逞威吞噬。比時新任已報入境。離城只三四十里。書役已奔接矣。乃毅然傳案帶訊。無關要緊人證。不俟齊集。遂判兩造曲直。取結銷案。書役訟棍。爲之瞠目。事在道光九年七月初八卸篆日。

雖沛時。凡有未了公事。一一勸諭士民。以終美舉。應交出之案項。必逐點點交紳士收掌生息。再不肯將官項作抵。以防官吏侵漁之弊。

凡將到新任。必先數日專丁持紅諭飭知書役。預備公館器具。以便迎接。

或曰。此宜依樣。免致臨時周章。答曰。所謂送紅論者。即爲家人謀。案陋規也。陋規取於書役。即出於百姓。多一科派。即多一擾累。况居官事事宜代人節省。公館一切有備即是可。不必張皇騷動華飾精緻也。紅論何爲遂不發。

近日對保舉之上司。每稱門生。或勸其沿此故事。有益無損。何妨從俗。答曰。此非即受職公朝拜恩私室耶。惟座主係暗中摸索者。不在此例耳。

時常致友書。寒暄套語不多叙。惟相勸以身心性命之學。立品爲人之道。諄諄切切。累篇盈牘焉。曰。未必看者能體此味。而吾之所以待相好者。當如是耳。

逢人每告以爲人之道。或勸之曰。可與言者。言之固可。不可與言者。徒費口舌。且易招厭。答曰。人雖有不可與言。吾究不忍以不肖相待也。萬一有一二稍知領畧。安知非吾類之幸。

關 道 堂 遺 稿

嘗云。未曉之事。遲言緩行最妙。

嘗云。以吾今日才具遭遇。發千萬金。甚非難事。無如不能變此心耳。

在官凡有饋送者。未嘗荷領。

嘗云。慷慨好施。本是好事。但一味好之。便有市名市息之念。便非聖賢精義之道。須隨力難易。隨事可否。隨時緩急方可。

嘗云。讀書須先有真識。方能開卷有益。否則。與供耳目之玩好何異。

有兄弟骨肉與訟者。判曲直後。必諄諄告以和睦之道。曰。吾所執者法。爾所重者情。歸家仍須照常相待。更要加以忍聲下氣。使其形迹漸消方可。切勿以官方得勝。遂逞喜氣。恃官斷。將來仇結愈深也。

嘗云。多談人短。多道己長者。其人必輕淺而少福澤。

告狀者。每多牽累無辜。收呈時。當堂必先詳細訊察。若被告多人。有無甚要緊者。當堂鈎出。不准稟傳。

凡稟到人證。決不能齊集。若有不甚緊要者。不令再傳。即將已到人證帶

訊。取結銷案。速令回家。恐推久耗費。間有刁狡不善會意者。將人證未齊之語搪案累人。必再勸諭曰。再加一日。即加一累。未必再訊必勝。即算得勝。所得亦不補所失。聞者亦屢信服。具結而去。

嘗聞人之譽已。並無喜色。亦不自幸。其善理處。既而曰。究是人之恕待也。聞人之毀已。並無改容。亦不辨白其爲難處。既而曰。究是我之笨拙也。

嘗云。人之聲名最忌太早。世間速成者必易結果。

嘗論用人。惟湏感動其良心而已。若將逆詐僞已信。不但無此明智。亦勢所不能也。況人俱有可用處。只患用之不當耳。故有時明知其瞞昧處。亦且裝瞞混過。惟假威嚇索。舞弄公事者。必嚴爲訪察。不宜縱容。

嘗論用人。須無多疑。又無輕信方可。

一日出門。有騎驢者前來。已經下驢旁避。清道前呼者口喝手推。擠令下水。比時望見。即責問道者二十皮掌。事在道光九年八月。甫到六合任

未數日也。

將抵六合。先飭前站者曉諭書役。無用過境奔接。應用多少人役。逐一吩咐。以防隨丁多派之弊。

每初到任。凡署中應用的家伙器具。飭先送單。親自檢點。擇其所必需者。以防家人並朋友任意濫取之弊。又必飭取堅樸。不准華飾。

到六合數日。下鄉查災。隨後差役。半多坐轎。遂押令步行。發轎回家。間又有縱驃馬殘傷鄉氏物業者。一經望見。立刻責飭。

凡有不干己事。呈首出告。或案外挑訟者。均當堂申飭。呈詞不准。

凡無關要緊之積案。過半年以上。原告不催。被告不覆者。概不行稟。以省騷擾。

有云。吾於今辦公酬應。當稠人廣衆中。與燕居獨處無異。似從靜中有得力處。此道光九年冬日語。

嘗云。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暴氣。非必刑威過度。怒詈加人也。卽

遇事張皇。出話激切。神色稍未優閒便是。

嘗坐齋中看書。屋上忽瓦解椽落。適當案側。未嘗驚慌動身。既而告人曰。

吾初聞有震動之聲。正在頂上。身雖未動。而心仍動。便覺存養未到。後

至瓦落柄墜。身不動而心亦不動矣。故不可不隨時省察也。時道光九年

九月。六合署中事。

六合書院。歷任所募膏火經費。實收者只十之一。滄任閱三月。遂捐廉五百千爲之倡。曰。此地之錢。即當爲此地公用。且平日儉節何爲。只欲於當用處用之耳。而士民亦聞風而起。踴躍爭先。不數日。陸續捐繳。幾有萬貫。事在道光九年之十月。

六合衛務久累。歷前任勸捐貼費。數有幾萬。隨收隨解。但此項解費無出。

故前此董事。每於正項抽出。遂致正項虧少。屢干上詰。到任三月。即先

捐廉二百金。並設簿重募。爲解費資。以塞挪移正項之弊。

嘗云。得一日閒讀書。便享莫大之福。

凡有兄弟至親。因田土細故互控者。曲直既判。宜重責者輕之。輕者申飭之。諭曰。輕重本應照罪。但恐深爾骨肉之仇。故姑寬之。以全爾骨肉之好也。臨訊時。開頭一句必曰。兄弟重乎。財產重乎。聞者亦每感動而不累訟。

每逢有談人短者。不輕參口。或言者太慇懃。乃曰。或傳聞有異詞也。或一時之疏忽也。或事之別有因也。官廳貼壁自警曰。汝心常在腔子否。今日有談人過否。

凡愚蠢之民犯法。既審得其情。退而嘆曰。可惜可惜。此等冥頑無知。自幼至老。無有父兄之教。耳無聞句好話。目無見個好樣。故致此耳。朝廷立法。又不能爲若輩獨寬也。可惜可惜。

嘗論學者。惡念妄念易除。而雜念最未易淨盡。所謂雜念者。非謂不應爲之事。乃事未到而先思。事既過而復思。卽思出其位之謂也。

有友問曰。子之始到任時。人每畏其嚴厲。近日又樂其慈祥。果其心其政

有異否。曰。何以異。且並無有所謂嚴厲與慈祥之成見存也。惟看人待人。因事處事。

沛縣交代。本無虧項。因新任藉端刁難。任意挑剔。監盤又置不問。以致拖延不結。旁觀者不平。屢勸急稟藩憲。調省會算。答曰。再聽之。或小吃虧亦罷。可無令人受跋涉之累也。嗣因限期已迫。不得已而稟請之。及會算清。果正項無虧。接任者亦不得不出結了局。比時李令始到省。心抱忿恨。出口每多不順之話。乃恬然受之。酬應如常。毫無改容。又諸同寅勸幫補李令盤費六白金。亦默然傾之。無少吝。既而李令亦相與感曰。吾自沛來省。奔山涉水。實抱許多不平之氣。現與六哥晤面。接談一般。和氣春風。八人肺腸。真似醇醪飲我。不自覺其忿釋氣平矣。

嘗云。當權者之好尚喜怒。俱不可令人窺伺。被其窺探。則揣摩者百出。獻媚者叢起。撞騙者得計。又曰。爲人須時時防受人餌。

曰。孔子所謂。浸潤之譖。膚受不愆。不行焉者。只在從容而已。

案或曰。未仕之時。律書可看否。曰。古人云。聖賢書有十分。例律書有八分。看之亦有益於人事也。且可爲將來出仕之地步。

嘗云。俗語。俗事。最易害人。每見許多人聰明才智。性質心底都不讓人。而終碌碌無所稱道者。都緣壹俗字攔不脫。

曰。古今之著堪輿星學諸書者。都無一是志道之士。

有友云。人生志學。富貴利達之念。都可置之。惟仰事俯畜。啼飢號寒者當前。能無戚戚乎。答曰。古人豈盡富足而能學耶。探薪負米。賢聖何常不然也。

有友云。余每於看書困倦而渴睡。乃以界尺打頭自警。如何。答曰。不如將目前所觸之物。隨案頭器具。庭前花木。體究道理。尋索意味。心有所得則樂。心樂則神自爽矣。

論處家之道。凡兄弟妯娌妻子奴婢。有罪過切不可暴露明言。惟小有過失。即宜督責規勸之。

有友云。告狀者呈詞。制定百字。過者不准。使虛飾之辭不得盡。其法如何。答曰。豈在於辭之繁簡。總關乎審訊時虛心和氣。聽其親供。觀其神色。則曲直自判也。供與詞異。往往然者。況一半的事。有曲曲折折。又有不得不繁者。

六合署齋前有薔薇花。頗茂盛。曰。即此一叢花。天地萬物陰陽消長之理盡在是。

六合地頗衝要。接遞人犯不虛日。不論隆冬雨雪清長。都要點解。或勸之曰。早晨坐堂易招涼。且精神亦要保養以爲要。大公事便時。可委捕衙代點也。答曰。我且憚勞怕寒。他人不然乎。

嘗與諸弟言。吾輩出山。不能遂其建策。不如早退泉林。讀書養性爲妙。他日又翻然改曰。去就須待臨時。先設成心。即吾輩之量隘器小。所以不及前賢也。

嘗論斷獄。最不可預設成見。有成見。則不能虛而公焉。雖未坐堂時。必將

由翻閱。乃欲知其事之始末。非憑其辭爲是非也。近世有昏庸之官。毫無主見。先與幕友酌定判語。然後坐堂。不知候人多少矣。

嘗論聽訟有三要。虛必。耐煩。忍氣。

嘗論明心寶鑑。人生必讀等書。雖甚佳。但話涉因果。乃中人以下之金鑑也。故常飭家人等購買此書。令其看之。

凡出門遇有手提鳥籠者。飭令劈破其籠。而放其鳥。以儆遊手好閒之習。

六合紳士衆建一小學於城內。顏曰集善堂。撰聯誌喜。枕善而居。頓成勝地。裁義爲骨。賴有同心。

所屬官員。朔望外。每逢三。五。八。十日稟見。常規如此。乃面囑之曰。各有各職事。宜及時辦之。此等虛文。不必拘拘也。惟有公事當面詳者。無論晨昏。皆可見耳。

嘗云。學不正。識不深。妄爲著書立說。乃天下後世之大蠱。無論其淫詞邪說。亂人心曲。誣聖譽賢。駭人耳目。即紀惡而過於苛。紀美而失其實。亦

是使天下後世論說百起。聚訟不休。無識者。不幾爲之悞乎。

凡有經到過公庭者。已隔年月。又因別案變改別名而來。亦京記認之。乃詰曰。汝原名某。某年某月。因某案到此。吾經打汝若干。曾記得否。聞者曰。是或官司得勝。或應責未資。都壹壹記道無錯。故人屢神服。

嘗云。俗語塗說最易損人學問。

嘗云。生人終日宴安無事。最可危可懼。終日刻苦自持。最真快真樂。

凡過年過節。彼此各相喜賀。禮也。亦相與盡之。而其心實愈加戚戚焉。曰。德未能因時進。業未能及時修。度了年節。又錯了光陰矣。真可危可懼之時。何喜可賀。又俗說。每於元日早起先設香案於吉方拜迎吉神。然後出門。乃曰。是誰能知吉神在何方乎。且吉凶在人。吾爲吉人。自無往不利。吉神何爲。遂不從。

嘗自嘆曰。人既入宦。則此身爲孤危之身。凡所接之人。俱係道我好者。誰

肯道我不好。可憂可懼。莫此爲甚。偷不自家時時省察。不將終身流於罪惡而不知乎。迨其知之。則悔已晚矣。

嘗云。人之墳墓廟宇。止望本子孫照顧。其志量小而福量亦隘。古先聖賢。以及名儒名臣。天下萬世供其馨香。帝王將相爲之下禮。並子孫亦不得而私之。尙慮墳墓之或失。廟宇之不修哉。

凡書役與刁民。每相勾通。每詞訟。必牽連事外有身家者。刁民得以報宿恨。書役得以逞吞噓。乃於堂訊時。審得虛僞。雖口供鑿鑿。決不從其根究。或於收呈時。先經詰究。當堂塗銷不差傳。卽已到案。亦速令解放。緊囑回家。以息波累。

嘗云。無病不可以死人。有輕有重。則有遲有早。而死則一也。無惡不可以害身。有大有小。則有緩有急。而害則一也。倘以彼善於此。自矜而笑人者。直以五十步笑百步耳。

嘗云。好靜之人。必厭喧雜。然厭喧雜究未靜也。此心能靜。雖紛華靡麗。

喧譁煩惱交前。亦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方謂能靜。

嘗論司馬文正云。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視積金積書者固勝矣。究亦祇爲中人以下者說法也。古先聖賢以及名巨名儒。出一言。行一事。澤溥生民。利及萬世。著一書。立一說。上繼前賢。下開來學。則子孫可知。且爲子孫計者。亦將爲自己身後顯揚地。然功業果及天下後世。則尊我重我者。當不徒在子孫也。

凡有無關要緊事來告者。必申飭之。規勸之。令其自悔自息。不准呈詞。

嘗論君子內方而外圓。然圓有許多樣。總以因事因時因地因人耳。若一味要圓。即世俗之隨流逐波。脂韋隨俗者流也。

在官從不演戲。即土地倉獄諸神生誕。向係衆書役斂錢演戲。以慶賀者亦不准。

六合紳士將設長生祿位於集善堂。以申愛戴之忱。牌已刻。期已定。乃極力堅辭。衆亦曲體其意。且暫停之。事在道光十年五月到任。甫半載。

時也。

有事下鄉。儀從甚省。寧忍飢渴。纔不受供應酒食。曰。官吏一酒一羹。最易相沿成例。吾豈可以口腹累人乎。即向有成規。亦必節除。出門亦不用茶担。曰。多一役。多一擾累也。旗纛執事。惟於城外出入送迎。

凡幕友批呈詞。有混告亂瀆者。批駁不准。外加以申飭一二語。故套然也。乃親自檢點。逐字磨勘。若語涉已甚者。必刪改之。以留餘地。

曰。人常言用。錢如用水。言其不識艱難而少撙節也。吾常用水亦如用錢。應多應少。不稍枉。用以一水一火。爲物雖微。亦費許多人力。豈可以不稍稍節制乎。推凡飲食衣服器具之大者。更宜裁制有度。體念艱難可知矣。

沛邑歌風書院。嘗撰一聯以勗諸生。旣列儒林。豈容半箇時偶忘聖訓。誰傳道脉。莫將一等事少讓他人。

稿 遠 堂 道 陶

畫
錄



丁巳年



1100

★海南書局

古書目錄

曾文正公全集	一十五元
曾文正公家書	一元二角
曾文正公六種	一元八角
曾文正公日記	四角
曾文正公言行錄	一元
梁任公飲冰室集	一元三角
歷代通鑑輯覽	一十五元
三希堂畫寶	一十二元
顏氏家訓	二角
歷朝史印	二元
經義述聞	二元

昭明文選	三元二角
隨園全集	八元
校正管子	二角
鐘鼎款識	一元
劉孟塗全集	一元一角二色
涵芬樓文談	五角
滄亭文集	三角八色
史記論文	四元五角
畏廬文集	五角
詩法渡針	二角
杜詩鏡全	三元五角

